

柳残阳著

# 魔箫

下

武侠小说精选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 魔    萧

(下)

柳残阳  著

# 目 录

|               |       |
|---------------|-------|
| 第 十 六 章 ..... | (273) |
| 第 十 七 章 ..... | (297) |
| 第 十 八 章 ..... | (315) |
| 第 十 九 章 ..... | (334) |
| 第 二 十 章 ..... | (353) |
| 第二十一章 .....   | (374) |
| 第二十二章 .....   | (394) |
| 第二十三章 .....   | (414) |
| 第二十四章 .....   | (433) |
| 第二十五章 .....   | (451) |
| 第二十六章 .....   | (469) |
| 第二十七章 .....   | (488) |
| 第二十八章 .....   | (506) |
| 第二十九章 .....   | (525) |

## 第十六章

两人都有与对方较量的意思，所以皆未亮兵刃，双方赤手空拳，打得激烈难当。

很快的，五十招迅速过去了。

敖子青身形晃闪中，冷冷的道：

“白门主，在下这两把式，够陪你玩好一阵子了吧？”

白尊一言不发，身形尽量减少移动闪跳，双目怒睁，出手之间，却越形猛烈！

当然，面对此等天下最强的高手之一，敖子青是不敢有丝毫狂妄疏忽的，他口中虽然刁损嘲讽，骨子里却异常谨慎！

白尊的身法也越发快了，他双掌猛挥，往返扫拍，风声呼呼，劲力澎湃，似巨浪漫空，狂飙横拂，甚至连他的人影也看不真切……

二人的争斗似乎已经呈胶着状态，一来一往，有时急攻快打，有时竭力保持着平衡。

另一边——

整个山坡上，兵刃的寒光闪耀，驱体的跌滚沉闷，夹杂着利刃切入骨肉中的“噗嗤”声，人们自丹田的怒吼，与惨号，一个个个人影在追逐，在扑腾，一条条的生命在陨落……

人在翻滚哀号，其声惨厉的有如狼嚎鬼哭，一幕悲惨的景象又凄怖地展开了，好一场可怕而令人难以忘怀的修罗图啊！

刀邪奇禹与苦心鬼头施少云猛打的难分难解，两人正在电

掣一般往来闪移，神速无匹的交互相击，神火剑精莹的光芒，闪耀着炫目的光辉，与两团急速滚动的银球融为一体。

金狐狸易建航与鬼斧黄天两人实力也相当，易建航的三节棍正泼风似的倾力施展他的绝活，以生平之力，抵挡着他眼前的强敌！

神铃葛全浪面对两大高手尤昭以及官蔚，忽而上穹碧落，下过黄泉，忽而右掠右射，纵横无间，这三位武林中顶尖高手之斗，看来尚要一段悠长的时间才能分出胜负呢！

金狐狸的武功，虽然足可称为江湖中第一高手，比起鬼斧黄天来还差一截，但是他凶猛泼辣，他闷着头狠干，黄天却奈何不得，情势异常火爆！

宛似六丁神胎下凡般的神铃葛全浪，乃为大雷教的三大护教之一，三人中只他一人前来，可见其本身实力，他武功深厚精绝，遇事镇定冷静，而他外家修为之深，在大雷教亦是佼佼者。

他面对的梅林门两大高手，全是狠角色，但都是靠不近身，其它的梅林门兄弟就更沾不上边了，他确有万夫不当之勇。

只有驼叟康易是身陷重围了，他身上带了几处浮伤，又遭梅林门的数十名大汉攻杀，他身经百战，早将生死置之身外，翻身回舞，一下左冲，一下右突，那模样，活像一头负伤的疯兽，又是凶恶又是猛厉。

在芙蓉山侥幸的龟甲萨吉化，此时对上季梦寒，季梦寒香汗淋漓，气喘吁吁，身法之间，已然越来越形迟滞。

拥簇在一堆的大雷教弟子，这时却整个落了下风，梅林门不但人数占了优势，又是在自己的地头上，所有高手尽皆倾巢而出，大雷教当然吃亏。

大雷教虽然竭力死拚，但抵不住人家人多势大，这一阵子下来，业已尸横狼藉，血流遍野了，而且情况十分危殆……

这次带队远征的大雷教马教头马威足，他眼看双方在浴血苦战，目睹着自己手下在拚杀肉搏之后而倒下，却无能为力，因为身上的刀口处处深可见骨，大量流血，人已软弱的没有一点力气……

这边——

敖子青与白尊已经苦斗了二百多招了，双方的攻势仍然凌厉威伦，丝毫没有迟滞之感！

大雷教处于劣势的情形，敖子青当然看得出来，他暗忖道：

“大雷教二十名弟子在梅林门老窝放火，按时间算来，早该火势大起了，怎么现在一点动静也没有，莫非出了差错，果真如此，一仗下来，大雷教损失只怕更惨重，为今之计，自己给白尊个下马威，时间，不宜拖得太久了……”

一面想着，他那削瘦的身驱，已倏而脱出白尊的掌力之外，在空中不断翻跃，如流星般再度倒射而下！

白尊强呼一口真气，沉意凝神，双掌互圈，又猛然横展而出，一片劲风，亦刚烈至极的由下反迎而上，这是白尊的秘技之一：“飞天旋地”！

白尊飞天旋地带来的劲气，力量十分骇人，而且密布周围三丈方圆，空气亦被劲气激荡得带起轻啸之声，沙沙直响。

敖子青的身驱宛如一片薄珠树叶，在这有似惊涛骇浪般的绵绵劲力中急穿而过，抖手十五掌，狠袭对方全身九大要害！

白尊预料不到，自己的掌力未伤到敌人，而敌人反而突破攻来，他大惊之下，向后急翻，双掌猛合，流矢般蹿出七尺。

敖子青长笑如虹，如影随形般电射而上，左手并指如戟，将敌背后五大要穴全然圈内，右掌幻起漫天掌影，急封对方四周退路，招式之狠，可谓一绝！

白尊狂吼连声，面孔涨成血红，蓦而仰天发出一阵刺耳的啸声，掌势在他的喝叱声中迅捷闪出，掌风形成相互冲激回旋之状，雄浑至极！

敖子青急吸一口真气，身驱似弹簧般蓦而升起，他大笑道：“白尊，这是你的看家本能‘佛罩四方’吧？在下看来也不过如此！”

白尊不理不答，口中依然喝叱不停，掌势挥舞中，劲力澎湃，沙飞石走！

敖子青在空中的身形忽而伸展，像煞一头鹏鸟自上扑落，双掌闪电般自胸前向下推出十三次，一波波的劲力，有如海洋中的波浪，汇涌冲出，波波浪浪，层层不绝，威伦无比！

呼轰的响声在空气中爆裂，宛似一根根巨桩捣入耳膜，震人心弦，沉重而闷实。

结果——

白尊像饮下过量酒，脚步不稳，踉跄后退五步，全身摇摆不定，却又十分急促而惊怒的奋力跃出二步！

敖子青抽空目光一瞥，不由他越来越觉心惊，大雷教这边已经逐渐失去了主动，以全盘形势来衡断，他们显居于劣势了。

白尊的一身功夫，是经过数十个悠长的岁月积累起来的，他的实力足可与任何一位武林高手力拚数百招，而不致落败，而他目下遇到鬼箫影敖子青，却是他一生中，做梦也想不到的最强悍的劲敌！

白尊自然看得出梅林门已占明显的优势，只要拖延时间，胜利必属于梅林门的，他喘喘气怪笑道：

“敖子青，你一身好功夫，如果投到梅林门，双方得利，如虎添翼，锦上添花……”

敖子青身上的伤实在不轻，他让脸上尽量带着微笑，道：

“白门主，大雷教的确不如梅林门，不过你还是多为自己打算吧！”

白尊似笑非笑的道：

“难道你想战到大雷教不剩一兵一卒，你才肯罢手？”

蓦地——

一声尖叫声打断了他们的话声，二人眼角同时瞧向叫声传来之处——神铃葛全浪的兵刃竟将尤昭的脑袋砸成了一团红白交加的肉糊了，稀烂的头颅混合上满地的尘沙！

敖子青双目中倏闪而掠过一丝令人寒悚的光芒，他淡淡的道：

“你们的代价也不小，白门主！”

眉梢聚着汗珠，白尊嘶哑的大吼：

“拿我兵刃！”

同一时间，一个焦急的语声蓦而传来：

“咱们本部起火了，不好了……”

在这片混杂沸腾般的喧叫声里，双方人马俱皆转头，在虎脑背的前方，如今腾腾浓烟直冒云霄，猛烈的火光映红了半边天，那么炙热，那么广泛，那么凶猛，又那么不可收拾！

白尊的面色变成了紫灰，他额上浮着青筋，双目圆睁，怨毒已极的瞪着敖子青，道：

“这是你们下三滥的手段！”

敖子青露齿微笑，道：

“在下早先不是说过，想看看白门主无家可归，如丧家之犬的模样吗？现在看到了，嗯！好像蛮有意思的。”

白尊双目暴睁，咬牙切齿的道：

“不可能，咱们派有细作，一直跟踪你们，直到你们全部出发，我们才放心的倾巢而出，你们不可能在争斗中，还有余力挪出人手去放火，姓敖的，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敖子青淡淡一笑，道：

“说穿了不值一文，放火的人是由在下率领的，马教头故意拖延时间，让在下救了人质，然后再令人放火，时间虽然晚了一点，不过，总算大功告成，聊胜于无是不是？”

全身一震，白尊道：

“你说什么？你已经救出了人质？所有地牢中的人？”

敖子青静静的一笑，道：

“在下已先算准了大雷教既然入了梅林门的地盘，岂能不被监视之理，所以在下就等马教头先行，让贵门的人以为咱们全来了，而回报于你，在下等人再潜入贵门，果然不出在下所料，你们没有重兵留守，因为白门主以为在梅林门范围内很安全，来往不到半个时辰，所以……大意就会失荆州。”

白尊悲创绝望的面孔扭曲，尖吼道：

“好，你狠！老夫发誓一定要将你们一个个活剥了。”

敖子青冷笑道：

“如果你还有机会的话再说吧！”

白尊转头愤恨的骂道：

“吴沾那混帐东西是干什么的？老夫叫他留守，他死了不成！”

他的形状活像要吃人一般，他身旁的自己人吓得退了一步，他狰狞惨厉的咬牙大叫；

“传令下去，全体撤退，立即回去救火！”

说完，白尊头也不回，奔跃似隼鹰掠空，抢先而去！

敖子青突然高亢叫道：

“大雷所属，别让梅林门的跑了！”

敖子青一声令下，全部的大雷教好汉恍然大悟，梅林门的人军心已溃，此时不杀，更持何时？人人精神抖擞，杀气昂扬。

洒着血，挥着汗，个个紧握家伙，疯狂了似的反扑向敌人，有如一群疯虎！

这一来，整个情况完全改变，梅林门的人见首领已退，本部又陷入熊熊烈火中，心里只想撤退，分心不战，士气全失。

而大雷教一见计划得逞，个个生龙活虎，悍不畏死，大都横了心，即使受了伤，也咬着牙竭力拼杀！

神铃葛金浪兵刃连串左右开攻，梅林门的大汉哀声连连，一下子伤了五六名。

驼叟康易已经战的精疲力竭，此时，突然又振作起精神，在一个又快又急的贴地溜滚中青虹刀暴挥如曳，那寒冽冽青光倏闪，有两名第三瓣的瓣士业已开了腔，五花肚肠朝外迸流，大白脸顿时成了青白，一个仰头使往后翻，一个俯摔在地！

他的刀未及从敌人身上拔出，五名大汉围攻上来，他单掌猛挥，仍有二刀戮进了他的身上，而且刀刀是致命的伤。

金狐狸易连航见状，要救却已来不及，他嘶声力竭的大叫：

“康老你挺住气，咱们好好痛宰这些兔崽子，康老……”

叫吼着，他的三节棍捣飞了一人的兵器，他悍不顾死飞奔向康易的方向，官蔚的出手快不可言，趁易连航一个不注意，他的金勾倏然斜错，易连航的胸腹间立即衣碎血涌。

他棍身倒回，已将一名刚刚乘隙扑上来的梅林门弟子的脖颈生生砸断：

敖子青见状之下，像煞一抹魔鬼的幽影，以无可言喻的快速，飘然而到，一片恢宏而令人震骇的狂厉劲气，挟在漫天的飞舞的掌影中，自四面八方纵横而来，有三名大汉应声倒地。

他这一片片连绵不断的掌影，宛如飘渺无际的海洋，又似呼号咆哮的暴风巨浪，直有天云变色之概，如此紧密！

在这劲力冲激的瞬息间，一名大汉在“砰”的闷声中，被砸成了一堆肉泥！

一连串的叫吼声中，尘土再度飞扬，周遭想趁机溜走的大汉，同时被震到两丈之外，灰砂与鲜血纷纷洒落，大约有十多位。

一条条残败的躯体如朽木般，在敖子青的掌力下，毫无生气的砰然坠落，自然空气中还萦绕着哀号的余韵来了。

梅林门的弟子越来越沉不住气，他们的头目很多都已经逃回去，而他们大都不能脱身，难免急躁恐惧，不知哪一个人先吼道：

“咱们拼个鸟，瓣主早回去了……”

“可不是呀，咱们为谁卖命啊……”

“快设法跑，不跑命都没有了……”

只听一声声惊骇的大叫随即变成一片喧腾与杂乱，有人谩骂，有人埋怨，有人咀咒……

梅林门那头的浓烟弥漫着天空，烈焰熊熊，火苗子冒升已半天高，一片炫目的红，一片扎心的红，疯狂的火势，并没有因白尊等人的回转而有所改变……

鬼斧黄天也知己方的军心已经摇动，而且精神支柱——白尊门主已退，再打下去，只怕损失更为惨重，身形一动，架开了两名敌人的大刀，他引吭吼道：

“梅林门弟只们快回去救火要紧，余孽改日再清除。”

大雷教实在也无力再战了，敌人要退那是最好的，只有假装的虚张声势，吆喝辱骂几声，任凭梅林门的人马迅速的退走。

有如滚汤浇雪一般，像一阵落潮也似瞬息一空，受了伤的梅林门弟子根本无人理会，大家逃命要紧，哪顾得了同伴。

敖子青双眸有些呆滞，他喉咙干裂如火，内腑在翻滚抽搐，他却连口气都顾不得喘，他沙着嗓子叫：

“季姑娘呢？谁看见她了？”

几名弟子东张西望，一脸无知的样子，敖子青不禁打了个栗，哀痛的叫道：

“梦寒，梦寒，你在哪里……”

地方横七八竖的躺满了，有敌，有友，有死，有伤，可是他不知道季梦寒躺在哪里，不知道她现在怎么了……

全身一冷，敖子青忙道：

“快找季姑娘……”

有一名大雷教弟子大声道：

“敖师叔，在这里，季姑娘在这里……”

敖子青目光独处，不禁心脏一抽，躺在地上的季梦寒脸色惨白如死，气如游丝，眼睛紧闭着，披落着长发，鲜血湿透了衫裙。

他俯下身去，颤抖着把试了一下季梦寒的脉搏，探探她的鼻息，他将这位美丽的情人抱起，踉跄行向刀邪奇禹那边。

心痛的，敖子青道：

“奇兄，贵教有无随行大夫？季姑娘的伤很重。”

在季梦寒左肩上，一股股的鲜血，正自伤口中向外涌出，敖子青心中起了极大的动荡，他眼眶中有着酸涩湿润的感觉。

奇禹点点头，回头吩咐一名汉子道：

“把王大夫找来，先给季姑娘疗伤！”

季梦寒是个女孩子，不如男人壮硕，敖子青不知她如何熬过这些创伤的，缓缓放下她，他抹抹眼角的泪痕，语声沙哑的道：

“梦寒，你……你还好吧！”

季梦寒仍然昏迷未醒，那张美丽而惨白的面庞，叫人看了不禁心酸。

王大夫跪在季梦寒身旁，小心翼翼的为她拭擦伤口周遭的血污，敷药止血，然后为她匆匆包扎起来，又让她吞了一粒雪白的丹丸才离开。

敖子青长长吐出一口气，满身血渍斑斑的站起，他脑袋晕沉，四肢欲折，双目看到的尽是一片朦胧，胸口又是充满了翳闷与郁气……

他的双腿已经酸麻得仿佛不属于自己了，他勉强移步，孱弱的问奇禹道：

“怎么样，奇兄，马教头还好吧！”

奇禹点点头，道：

“马教头伤的不轻，不过精神还好，他直问敖子青如何了。”

敖子青略略放心，他回头，看见两名大汉抬着一副尸体，目

光触处，他不禁全身一冷，急问：

“康老如何了？”

奇禹凄凉的摇摇头，哀痛的道：

“他断气了……”

敖子青伤感的道：

“康老原是大雷孝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他的精神令人敬佩！”

沉痛的，奇禹道：

“康老捐躯的事，一时还不敢向马教头禀告，怕他承受不了这么大的打击，他们一直是好朋友，亲的如同手足……”

深深吁了口气，敖子青道：

“葛兄及易兄如何了？”

凄苦的一笑，奇禹道：

“两人都还透口气，大概死不了，不过也够他们受了……”

低喟一声，敖子青沉沉的道：

“奇兄，为什么到梅林门的兄弟，拖延了那么久的时间，否则我方的伤亡应该不会这么大。”

冷冷麻麻的，奇禹道：

“唉！二十个兄弟只剩三个回来，他们才一行动就被发现，一面放火一面抵抗，要不是对手急着救火，只怕情形就更糟了。”

长长吁了口气，敖子青道：

“还好，总算没误了大事……”

敖子青觉得天空好像在震动，大地宛如在摇晃，双目看到的尽是阳光洒下的大小圈点，他的胸口又像是一大块积血壅塞着……

他双眸有些呆滞，近乎麻木的注视着一切，在力疲神虚之后，他渴望好好的睡一大觉，但他明白，目前万万不能睡下……

大雷教中主事者只剩奇禹伤势较轻，只有他能自在走动，所以见他四处指挥手下的人救治伤患以及善后的工作。

敖子青蹒跚的走向季梦寒的身旁，他坐了下来，闭目养息，他的心像刀割似的，他多么愿意季梦寒的伤由他来承受，他实在心疼梦寒的模样……

奇禹走了过来，关心的道：

“敖大侠，你的伤不轻，你竟还能敖住？我叫王大夫来……”

敖子青摇摇头，道：

“在下的伤无妨，让王大夫先治其他兄弟吧！”

奇禹感激的望了敖子青一眼，讷讷的道：

“敖大侠为了大雷教的事，受了这么大的伤，无论如何，大雷教一定要善尽照顾之责，否则上头怪罪下来，奇禹可担待不起。”

说完，他又吩咐下去，速找王大夫来，敖子青遥望梅林门，就这一阵子，那边的火势更大了，红彤彤的火光，像是连半天的云都烧了起来。

他喃喃的自语：

“如果这一场大火再晚烧了点，这场面又不是这样子了……”

王大夫奔了过来，匆匆检视了敖子青的伤口，双眉不禁皱了起来，道：

“敖大侠，你还能走？你这伤……”

奇禹又移了过来，闻言惊惧道：

“王大夫，敖大侠的伤怎么啦？你快帮他包扎啊，愣着搞什么鬼？”

王大夫连忙为敖子青检视伤口，道：

“不可思议，你全身满布的可怖伤痕，你看血液还在津津流淌，换了别人，十条命都不够死，你竟然还好端端的……”

敖子青含笑点头，道：

“这须要精神支柱……”

奇禹叹道：

“敖大侠，你对大雷教的恩惠实在太大了，如果没有你，只怕……我们会全军覆没，对方太强，太狠了，我们……”

敖子青笑道：

“现在不是说这话的时候，奇兄，你快点去照顾伤亡，收拾残余，如今只有你能独撑了。”

奇禹点点头，向敖子青行个礼，交待王大夫好生照料，即匆匆办事去了。

王大夫包扎好敖子青的伤口，向他施个礼，匆匆离开，敖子青的目光始终没离开过季梦寒那张苍白而美丽的面庞。

他摸着季梦寒的下颌，激动的道：

“梦……寒……你原谅我没有好好保护你，想不到敖子青一而再让自己心爱的女人……受到如此严重的伤害……梦寒你……你要好起来……”

这张娇俏的面庞上，苍白的没有一点血丝，几处发丝，斜斜垂在她那白嫩的额边，越发显得俏丽，有一股脱俗超尘的韵息……

敖子青眼眶湿润，他俯下脸来，那么温和地在季梦寒那两片失去血色的嘴唇上一吻，季梦寒好似动弹了一下，仍双眼仍然紧闭。

敖子青握着她的手，她的手柔软而洁白，光滑得似是一块羊脂白玉，均匀得如半透明的象牙骨，像兰花的花瓣。

敖子青一脑子的紊乱，有一名大汉一拐一拐的走了过来，咧嘴笑道：

“敖师叔，咱们马教头来看你了……”

敖子青一看，放下季梦寒的手，正待起身，马威足已走了过来，按住他，低弱的道：

“连累你了……”

马威足混身上下敷满了白色金创药，形色之间，显然十分委顿与孱弱，那模样就像随时会倒下去。

敖子青微笑道：

“马教头，你的伤重，不要移动的好……”

马威足的声音喑哑低涩到，宛似掖了一颗枣核在喉咙里：

“老夫实在过意不去，即使拖了老命，也非得来看看敖大侠不可。”

敖子青一怔，道：

“马教头言重了，在下与梅林门本来就是有过节，他们曾在芙蓉山围杀在下，今天在下不过来讨回一点公道，血债血还！”

点点头，马威足道：

“如果不是你的计划成功，大雷教此次会栽得更惨呢……”

敖子青又道：

“马教头，其实在下以为梅林教大有问题，在下前往搭救季

帮主时，曾有一大群怪异的人也被关在一起，为了赶来这里，不及详问，在下一直参悟不出，那些人到底是谁……”

闭闭眼，歇了一会，马威足道：

“对了，季帮主父子如今何在？”

敖子青道：

“梅林门这些畜生对他们用了刑，两人行动不便，所以在下让他俩躲在树林内，应该不致于被发现，咱们离开时再带走他们。”

轻轻吁了口气，马威足道：

“总算一切顺利，虽然……损失惨重，回去对大哥……也可以有一个交待了……”

敖子青点点头，道：

“这一次可说是两败俱伤，不过也给梅林门一个教训，他们想要重振，只怕得需要一段不短时间，沿海各帮会可以暂时松一口气，不致于受到梅林门一再的压迫……”

像想起了什么，马威足道：

“季姑娘……她的伤如何？听他们说，季姑娘……勇猛得很……巾帼不让须眉……令人敬佩……敖大侠与季姑娘可真是……天生的一对……”

苦笑了一下，敖子青道：

“季姑娘的确不容易，只怕她一生中也未如今天杀了这么多人，真难为她了，她心地善良，今天的场面给她刺激很大，王大夫给她上过药了，她的呼吸已经顺畅了，一时还没有醒过来……”

顿了顿，他又道：

“来不及告诉她季帮主父子已经救出来了，否则她现在说不定醒了，一个人心中只要有了牵挂，很多不可思议的潜力都会发挥出来的。”

马威足放松了脸部的肌肉，低弱的道：

“只要两位平安就好，老夫一直担心，如果两位任何一位有任何差错，大雷教上下可真万劫不复，永不得超生……”

皱皱眉，敖子青道：

“马教头言重了，在下承当不起……”

一下子呛咳起来，马威足哑着声道：

“梅林门的好手不少，今天叫他们栽了不少吧！听他们说敖大侠不但以一应付梅林五煞，还抽空干了他们不少家伙，了不得！”

咬咬唇，敖子青道：

“梅林五煞，如今可用的只剩下九剑士徐勇一个，他真是个狠角色，他们五大高手之一的尤昭也完了，绝情刀高青成也走了，各瓣的瓣士损失的更是惨重，只是他们有两位瓣主终没有出现，而五大高手中的第一位闪形手黑山封也一直没有现身，好像这三位要角，根本不在梅林门内，值得注意。”

叹了口气，马威足道：

“还好这几个人不在……否则我们这边只得赔上几个好手……这些个个是硬把子……当初咱们兄弟的如意算盘……以为双方不过比斗……想不到来个狠攻急打……唉！”

微微点头，敖子青道：

“武林本来就充满刀光剑影，江湖风云，乃血腥场所，以血还血，这种手法虽然残酷，却是武林规矩，身在江湖，也只得以

此方式，解决双方的纠纷，贵教与梅林门的梁子只怕解不开了。”

一咬牙，马威足道：

“难道咱们还怕他们不成？老夫已经命人转回大雷教，说明战情……也请大哥调派人手……不日内大雷教大匹人马定会赶来相助……”

略一沉吟，敖子青道：

“马教头，现在先不提这些，咱们伤亡人数如此之多，需得先设法解决才好，天已暗了，咱们也不便在此露宿，找个地方先歇下来，与梅林门的事再从长计议，如何？”

马威足一笑道：

“敖大侠提醒的是，老夫已与大哥约好，在离此约有三十里的地方，叫‘老家集’，那里有不少本教弟子的家属，上那儿去……我们会得到很好的招待……敖大侠你的伤也须好好调养……”

敖子青尚未答话，奇禹走过来道：

“禀告马教头，我方共折了一百三十一位兄弟，受伤的有二百四十五人，梅林门的喽罗共死了三百二十五人，还有受伤他们仓惶退回未及救走的，共有八十六位，不知如何处置？”

顿了一下，马威足反问道：

“敖大侠的意思呢？”

敖子青考虑着道：

“他们还留着一口气的弟子，别再为难他们，他们不是主事者，也是身不由己，相信咱们走后，梅林门的人会来处理的，咱们受伤的人全力救治，战死的我方兄弟……集中就地掩埋，如今我们能做的——大概就只有这些了，哦——对了，奇兄，此地不

宜久留，叫大家动作快一些，速离此地。”

马威足颌首道：

“老夫的意思与敖大侠相同，奇禹听到了没？还不快去，难道还要老夫亲自出动。”

奇禹一躬身，道：

“是，马教头！”

笑了笑，敖子青道：

“奇兄也是个人才，难得他武功高超，勉力应付现在的局面，我们这边的好手伤亡颇众，要抽调人手也颇不易。”

咽了口唾沫，马威足低哑的道：

“不怕敖大侠笑话，老夫年纪大了，与凌老头这一仗打下来……心血颇觉不顺，如果在二二十年前……再多二个凌忌仲也不入在眼里……”

敖子青赞赏的道：

“马教头神勇，凌忌在江湖中也不是好惹的……你能将他击毙已经不易，老实说，幸亏是你出马，否则别人只怕制不了他……”

黯然的，马威足道：

“唉！敖大侠，兄弟们怕老夫难过，不肯说实话……不过老夫心里有数……大雷教这次来的好手大概已经伤亡殆尽了……他们不说，老夫难道看不出？前前后后只有奇禹一个人忙上忙下，这不够说明了吗？这些兄弟跟了老夫十多年，就……”

顿了顿，他又道：

“敖大侠你跟老夫说，那些不见的兄弟是不是全折了？老夫……”

敖子青平静的道：

“马教头，咱们损失的确不小，但是没有你想像的严重，葛兄及易兄身受重伤，已经没有问题，马教头，打杀场中，生死原是难卜，这是残酷的事实，不是你死，就是对方死，原无法……”

双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马威足沙哑的道：

“这道理老夫如何不懂？可是说来容易，做起来不易，敖大侠，人心是肉做的，如何不心痛这些兄弟？谁没有父母兄弟？谁……”

敖子青安慰他道：

“马教头，先别说这些，咱们会为贵教先走的弟兄们报仇的，咱们留一滴血，要叫对方以十滴血来偿还，以命偿命！”

喘了口气，马威足道：

“这是自然，否则大雷教也别混了，大雷教立教二十三年岂容他人如此欺凌？大雷教成立至今从未遭此风波，这也给我个一个教训，居安思危，祸害原是不可预知的……”

此时，有一个弟兄跑了过来，道：

“禀马教头，敖师叔，前面有两个人，他们说要找敖师叔，兄弟们怕他们不利于敖师叔，拦住他们，他们却一直叫嚷……”

敖子青与马威足互视了一眼，会意的点点头，敖子青道：

“大约是季帮主父子，麻烦你去带他们来，就说在下与马教头有伤不便远迎，哦，对他们两位，请……以礼相待。”

一掠身，那名兄弟已经离开了，敖子青道：

“他们想必不放心，而且……季姑娘在此，在下本来是计划离开时再去带他们走，想不到铁虎帮这样就完了……”

马威足苍哑的道：

“江湖中人传言敖大侠心狠手辣，残酷不仁，如今一见才知相传有误，敖大侠原是如此仁义双全的豪士，大雷教有幸……”

敖子青忙道：

“其实江湖中传言并非完全不实，对敌人在下原是非常残酷，对朋友则另是一回事，否则如何成为人呢？人是感情的动物，但是要恩怨分明，相逢即是相缘，马教头别再客气……”

两人正说着话，原先来报告的那人，领了季全创、季海奇父子一拐一拐的朝这边走来，马威足及敖子青勉强起身，双方互道了几句客套话，四人都席地而坐，彼此身体都不太方便。

季全创首先开口道：

“敖……敖大侠，没想到你会来救我们父子，以前我们……”

敖子青道：

“不打不相识，季帮主，在下不曾伤了你的左右护法，但愿你原谅当时的情况，在下得不如此，否则如何脱身？”

季全创冷汗涔涔，道：

“此事千万别再提起，是老夫等的不是，敖大侠不但不记恨，而且还深入敌区解救我们父子，这种精神叫老夫敬佩，也感过意不去，想不到敖大侠……”

敖子青笑道：

“季帮主言重了，咱们一无冤，二无仇，不过一点小误会，咱们江湖中人，不拘小节，以后千万别再想起了。”

马威足颌首道：

“敖大侠真乃义薄云天，咱们现在别提这些了，季帮主两位

身上也带了伤，难道梅林门的人对两位施了酷刑？”

季海奇恨得咬牙切齿的道：

“梅林门这些畜生，他们先是要我爹再组织铁虎帮，臣服于他们，我爹不答应，他们又说要我接替我爹的职位，我季海奇岂是一个如此不知轻重的人，他们……一天三次轮流酷打我们…”

喘了口气，他又道：

“士可杀不可辱，我跟爹早抱了必死的决心，咬紧牙关，要打要杀任凭他们去，二十年后还是一条好汉，怕什么？”

点点头，马威足道：

“虎父无犬子，季帮主父子的志气令人敬佩，老夫……”

季全创忙阻止，沙哑的道：

“老英雄，你这么说，更教老夫惭愧的无地自容，铁虎帮在老夫手下，轻而易举的被毁了，江湖上传言出去，岂有老夫立足之地？”

敖子青忙道：

“季帮主往者已矣，咱们好好计划将来如何讨回这笔帐才是正事，梅林门这回栽得也很大，好戏还在后头，两位不必在意。”

季海奇低声道：

“敖……敖兄，我妹妹梦寒不是跟你在一块儿吗？她人呢？”

敖子青移动一下身躯，原来季梦寒就躺在他的背后，季家父子的目光才一接触那美丽而惨白的面庞，蓦然一震，季全创哭道：

“我的儿……你怎么走了……你……”

敖子青明知，一个人对任何人、事，关心则乱，他们父子一见季梦寒苍白的脸孔，一时之间误以为她已死，敖子青柔和的一

笑，道：

“季帮主，梦寒受了重伤而已，已经上过药，大概也快醒过来，在下很遗憾，未能好好照顾她，让她吃了这么多苦。”

季家父子这才放了心，季海奇道：

“妹妹有你照顾，我跟爹都放心，也很感激，妹妹她一直很喜欢你……”

这话说的敖子青脸都红了起来，道：

“在下福浅，不过在下定当好好照顾她……”

好像想起什么来，季全创道：

“敖大侠有一事，老夫一直忘了告诉你，你在梅林门放走的那些人，听说有好几位是三十年前，风云榜内的十大高手，只是不知他们为什么被梅林门的人关了起来……”

敖子青一惊，沉吟了良久，才道：

“这事只怕不单纯……”

季全创颌首道：

“老夫好几次试图想打听一点消息，可是他们不吭一声，而且他们几乎每一晚都有一个人被带出去，也不知道干什么，要到天将亮时才带回来，除了几位高手外，其他的人就不知来历了……”

敖子青双眉紧蹙，缓缓的道：

“梅林门十分迫切要得到风云榜，而风云榜内有有名的高手却又在他们的地牢里，这其中有什么玄机在？他们……好像在进行一项什么阴谋？到底是什么呢？事情为什么变得如此扑逆迷离？”

马威足一脸疑惑，不解的道：

“敖大侠，你们在谈些什么？老夫怎么摸不清头绪了，三十

年前风云榜的事，老夫也略有所闻，十大高手不是全部被暗杀了吗？怎么你们又说他们被关在梅林门内呢？这是什么回事？”

敖子青道：

“马教头，此事说来话长，就这样的……”

敖子青很简略的，把风云榜的事大约的说了一遍，也把自己中毒而幸遇毒圣房狱的事说了一遍，听得三人张大嘴。

季海奇首先开口道：

“敖兄真乃神人，中了剧毒，又抵挡强敌，吉人自有天相，终能逢凶化吉，敖兄的超人能力，小弟好生佩服。”

敖子青一笑道：

“季兄过奖，敖某不敢当。”

马威足却摇摇头，道：

“敖大侠，你所说的话，恐怕……有些不实吧！”

敖子青轻轻一笑，道：

“马教头是怀疑在下所言？在下难道会说谎吗？”

马威足连连摇手，道：

“敖大侠，误会了，老夫之意，乃是你说碰到房狱为你解毒据老夫所知，房狱确已遇害，秦平须所言不假，你却说他为你解毒，这不是太不可思议了吗？这其中另有玄机。”

哦！？

敖子青也迷糊了，可是他的毒伤明明是房狱所解的，这是怎么一回事？

敖子青略一沉吟，道：

“马教头，如何如此肯定房狱已经身亡了，说不定他装死……”

“不……不……不！”马威足连声道：

“房狱与我家大哥有过命之交，他死后还是我出面葬了他，不可能装死……”

奇禹匆匆过来，躬身向四人行礼道：

“禀马教头，一切事情都已妥当处理了，咱们是否准备起身？”

马威足道：

“敖大侠，这事咱们再说，我们先离开这个鬼地方吧！奇禹吩咐下去，即刻上道！”

大雷教受伤的兄弟不少，他们暂时斩木扎枝，将就编制，用来运送受伤的人，一个个安放在马背上，由仅存的兄弟护送。

马威足也已经无法再行动了，所以他由两名大汉抬着，上了马鞍，季家父子虽然一再坚称自己能走，但是马威足仍命人照料他们。

敖子青的伤也不轻，但他执意亲自照顾季梦寒，由他抱着她的娇躯，登上马背，一行人就这么缓慢、艰辛的离开了虎脑背，往老家集行去。

留下一片惨厉，一片凄凉，若有人看到，定会惊骇失色，而镂记心版直至终生……

## 第十七章

在老家集已经过了七天……

伤势较轻的大致已经痊愈，伤重的也大有起色，都能轻微的走动，活动四肢了。

敖子青进入季梦寒的房间，季梦寒的伤已不碍事，可是她仍心有余悸，神色之间，虽然清瘦憔悴，却另有一股清新而柔弱的柔态美。

她睁着大眼睛，静静的瞧着敖子青进来，又静静的瞧着敖子青向她轻轻一笑。

她那澄澈的眸子里浮着泪水，道：

“子青……”

敖子青微微一怔，悄声道：

“一切都过去了，别怕……”

呛咳了两下，季梦寒的脸蛋上病态的红晕又形加深，轻轻道：

“我……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多死人，这几天我一闭上眼，我眼里全是死人，子青，我……我的精神崩溃了……”

敖子青温和的在她的唇上吸吮了一下，低回的道：

“别怕，这些混帐敢伤了你，我非让他们以生命相报不可。”

他一把将季梦寒抱在怀里，季梦寒颤抖了一下，但她却温驯得如一只小猫似的偎在敖子青怀里，低低的道：

“其实我也伤了不少人，他们也没占到便宜，不必了……”

敖子青低沉的道：

“不，他们十条命、百条命，如何抵得上你的一滴血，一滴泪，我再也不能看你受到如此的伤害，而不全力讨回的……”

“敖子青紧紧搂住她，亲了又亲，吻了又吻：

“梦寒记得，在我心里，你还比我的性命重要，不为你也要为我好好珍惜你自己，你应该相信我，我可以应付他们的……”

季梦寒幽幽的道：

“当时我差点吓死了，我看见敌人一举一动，一刀又一刀砍在你身上，我以为……我以为你会离我而去，所以我也不想活了……”

“天啊……”敖子青深沉的道：

“你怎么会样？你……你那么好，你不应该有这种念头？梦寒以后不许你这样，你要为我而活，活的好好的，知道吗？”

深深的沉默含蕴着这位少女激荡的千万柔情，她怔怔地凝注着敖子青，半晌，她悠悠的道：

“你也要答应我，为我而活，活的好好的，没有了你，我也不要活了……”

敖子青语如深川幽谷中的回音，深递而荡人心弦的道：

“那是自然，我们彼此不会失去对方的，甚至在千古以后，我们还要在一起，不过……”

“不过什么？”

敖子青握住她的一只小手，爱怜的道：

“不过要你愿意，我永远不会在要求你，做你不愿意做的事……”

季梦寒温柔的道：

“子青，你知道我愿意的，比翼三生，连理九世，我生生世世都要跟着你……”

敖子青舐舐嘴唇，轻轻的道：

“我们一定会的，你这么美好，对我又这么多情，上天也舍不得拆散我们，上天堂，下地狱，我们都要在一块……”

房间静静的，静得可以听见血液的流转，心儿的蹦跳，季梦寒斜倚在敖子青怀中，悄细的呼吸着那特有而熟悉的男性气息，眨眨眼，季梦寒心疼的道：

“你的伤怎么样？我看你比我伤得严重，你怎么还能照顾我？”

敖子青淡淡的道：

“在刀山剑林讨生命，哪能不挨刀子，你放心，我的生命力很强，你还记得那天在芙蓉山时那副样子我还不是活过来了……”

眨眨眼，季梦寒脱口道：

“我知道，子青你为了救我，挨了好几刀对不对？我当时又恨又急，心疼的要命，恨不得那些刀子是砍在我的身上……”

敖子青亲亲她的额头，一笑道：

“别胡说，你是个千娇百媚的美人儿，怎么能被伤害呢？你被我连累，吃了这么多苦，我心里已经非常难过了……”

季梦寒咬着下唇，半晌，才道：

“子青，你不要这么说，你为了我，出生入死，冒险救出我爹及我哥哥，我很感激，我愿意为你死一千次，一万次……”

敖子青用唇堵住了她的话，久久……平静的道：

“你不该再跟我分彼此，你爹有一天也会成为我爹……”

季梦寒面庞红得娇艳欲滴，她羞涩不堪的道：

“我跟你一样在祈待……”

敖子青温和的道：

“还有什么比我娶到你更值得骄傲的……”

季梦寒若有所悟，轻轻的道：

“子青，那天我亲眼看见你在血战中浴血进出，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些恐怖的垂死者面孔，那血淋淋的锋利凶器，还有令人毛发悚然的哀号，子青，这些一再出现在我的梦中，我虽然自小习武，可是我从来没有见过那种场面……”

敖子青沉默了一会，道：

“不错，这一切对你而言实在太残酷，对我却早已司空见惯，比这一切更悲惨的场面我也见过，我早就麻木了……”

季梦寒感到全身都在发冷，她有些颤抖的道：

“子青，我知道你本性不是这样，别再杀人了吧！我希望你越来越完美，你对人、事只要有一点点的忍耐性，会减少很多生命被宰杀，子青，你本性不是如此残酷，你是见了太多的血腥才如此的……”

敖子青深深颌首，感喟的道：

“我会接受你的关心，除了有人想夺取我的生命，否则我不会滥杀人，事实上，我也没有滥杀过一个无辜的人，他们都死有余辜……”

季梦寒低柔的道：

“我了解，但是不论为了什么，双手沾染了太多血腥，总不是一件好事，对不对？为了我，你多忍忍好不好？每天杀来杀去，难保无失……”

敖子青唇角浮起一丝冷煞的微笑，他平静的道：

“梦寒，没有人愿意整日呼吸血腥的空气，还有一件事未了，事过之后，我愿意与你携手走向山林，过着与世无争的日子。”

季梦寒大眼睛一眨，道：

“到底什么事？”

敖子青笑笑，深长而悠缓的道：

“你还记得救我的那个房狱，他很可能是个冒牌物，我必须查明他的真正身份及目的，还有风云榜之内是不是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秘密，以及梅林门地牢内那些武林高手，究竟为什么被关起来，在我直觉中，这些事都有牵连，结果是一样的……”

季梦寒低低的道：

“你必须管这件事吗？”

敖子青点点头，淡淡的道：

“一位武要前辈薛天和遭人杀害，临终前将风云榜交我，要我找到主人，而且不要我为他报仇，他坚持不说出凶手来，受人之托，一个临终的人交付我的事，我能不办妥吗？再说……”

季梦寒阻止他再说下去，嫣然一笑道：

“我明白，我当然不愿你失去信用，子青我还愿意帮你完全这件工作，我以你为傲，你是武林第一人，我很高兴我……我有眼光爱上你……”

俏脸蛋儿一阵酡红，羞得钻进敖子青怀里，敖子青搂着她，低声道：

“谢谢你，梦寒，我会用一辈子，十辈子回报你的爱……”

外头有一个声音响起：

“敖大侠……”

敖子青放开季梦寒，大声道：

“那位兄台？有什么事？”

外头的人大声道：

“小的是易建航大哥的手下，马教头让小的请你到前厅去，有要事商量。”

敖子青缓缓的道：

“跟马教头说，在下立即到，请他稍候！”

那人答应一声，脚步声远了，敖子青亲亲季梦寒的香唇，满足的道：

“你躺下来休息，我到前厅去，大概是援兵到了，梅林门这回讨不到便宜了，呆会儿我再来看你，好好睡一觉吧！”

说着，敖子青大步行到外间，这是一间民房，矮矮的房子，低低的屋檐，走起路来要稍微低着头才不致碰到门楣，但是因为这一家是大雷教一名弟子的家人，所以对敖子青一行人甚是恭敬，照顾的无微不至，嘘寒问暖，一会儿茶一会儿水的。

来到大厅内，大家分宾主坐定后，两名婢女穿梭往来，斟茶敬客，他看看里面的人，所有大雷教此次的要角全来了，即使负伤的易连航、葛全浪等人都在场，脸色显然苍白，但也恢复了不少。

他思忖：

“如此看来，大雷教的援兵未到，不知是为何事召集，莫不梅林门那头有动静了……”

他正在心中猜测，马威足已开口道：

“敖大侠，刚才负责监督梅林门的弟子回报，梅林门今天突然撤退了，也就是说，他们弃门大举迁移他处了。”

敖子青不料梅林门会放弃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江山，难道那场火真把他们的基地烧的如此严重？应该不至于吧！

敖子青抿抿嘴唇，道：

“他们移至何处？情况如何？”

马威足望着奇禹，道：

“你把事情原原本本，详详细细的告诉敖大侠，大家参考看看，找出他们的用意何在。”

奇禹向马威足一点头，对敖子青道：

“根据弟子的说法，从那天事后，梅林门一直很安静，不如我们想像的慌乱，好像他们并不怎么在乎那场大火似的，昨晚也没有什么异样，今天一大早，他们突然倾巢而出，沿着北方行去，而且走的一个不剩，我们的人还冒险进去查看，所有重要、珍贵的东西全部搬走，连个侍仆也不剩……”

敖子青有些疑惑的沉思半晌，然后，他淡淡的道：

“梅林门除了宜都县外，还有没其他的窝？或者什么重要的分支？”

奇禹摇摇头，道：

“据我们所知并没有其他的地方，至于分支，任何一个帮会多少会有几个分支之类的，但是想不出梅林门有哪一个比较重要的组织。”

马威足缓缓的道：

“敖大侠，依你看梅林门到底搞什么鬼？”

敖子青沉吟了一下，道：

“这事的确有些奇怪，按理他们不敢弃此地盘他迁，如果江湖上传言出来，说梅林门被大雷教打得无容身之处，他们如何再

扬名于世？所以除非有非常特别的理由，否则他们不会冒这个被讥笑的险而搬走，一时之间，在下也想不出其中道理。”

马威足点头道：

“说的也是，他们实在没有理由移走。”

奇禹大声道：

“或许他们真怕我们所以才走的，不如我们立即追击，使我们来个措手不及。”

敖子青平静的道：

“不好，贵教援兵未到，伤兵又多，贸然行事只会徒增伤亡。”

马威足沉声道：

“按照行程，本教的援兵，本日也该到了……”

说话间，有名弟子匆匆跑了出来，马威足不悦的斥道：

“越来越不懂规矩了，你难道不知道，我们跟敖大侠正在商议事情吗？”

大汉呐呐的道：

“禀马教头，教主亲自率众前来，如今已到了村外，弟子特赶来禀告……”

马威足一笑，道：

“想不到大哥自己来了，快——快——快出去迎接，敖大侠咱们一块出去。”

众人走了出来，六十名蓝装大汉把刀奔出，直到门口，分立两旁，往外望去，可以看到两列整齐的队伍，雄武的往这里行来，人数大约三四百名，后头有三人骑着白马缓缓而来。

片刻间，几位气度雍容，风范超拔的人物一一出现在敖子青等人面前。

为首一位年约六旬，凤眼隆鼻，他穿着浅蓝色的长袍，有一番令人不敢逼视的脱俗与威仪，满脸清气。

这蓝袍老人之侧，有位中年汉子，身穿一身夹青长衫，白马巾套在外面，精神奕奕，热切切的向众人点头招呼，

另有一位却是个中年女子，仪态万千，鹅黄色的衣裳，鹅黄色的花裙，眉目之间，妩媚无比，徐娘半老，风韵独存。

三人走到门外站住，蔡天魂马威足大步向前，躬身道：“大哥，老六，老七，想不到你都来了，真是太好了。”

那蓝袍老人温和的一笑，道：

“老五辛苦了……”

他抬起头来，向敖子青等人炯炯注视，敖子青一拂衣袖，洒然行出，长揖行礼，朗润的道：

“在下敖子青谒见大雷教各位教头，一路辛苦了。”

这相貌清奇儒雅的蓝袍老人，乃是大雷教第一交椅的人物，江湖上鼎鼎大名的鬼锁子裘禾邦。

裘禾邦仔细把敖子青上下打量了一番，温和的还礼，道：

“敖少侠，素仰盛名，此番敝教与梅林门之事，承你惠助一臂之力，老夫代表敝教全体向你致万分的谢意。”

马威足道：

“有话咱们进去再谈！”

进入厅内，大家分宾主坐定，他对坐在马威足身侧的那位中年美妇特别留意，他一直在思忖：

“大雷教共有五位教头，而马教头称这位夫人为老七，不知道她是什么人，以前没听过这号人物，那位老六又是谁……”

他正在猜测，马威足已开口道：

“敖大侠，这两位是大哥新近招收的兄弟，这位老六，是武林中人称‘双链子’的彭路超，老七是人称‘毒蝎美’的凌晓彤……”

凌晓彤展颜一笑，道：

“五哥，小妹今日第一次与敖大侠见面，你就称为毒蝎美人，你可知人家会怎么样？”

马威足呵呵笑道：

“江湖人的称呼不一定正确，像七妹你，称你美人一点也没错，说你像毒蝎则太过份了。”

凌晓彤笑而不语，敖子青忖道：

“原来这两人也是大有来头的，裘教主像是慧眼识英雄，大雷教不断增加好手，怪不得他们敢与梅林门正面冲突了。”

凌晓彤一双大眼睛尽往敖子青身上扫视，他不想对方如此大方，不禁有点尴尬。

马威足已移位与裘禾邦低声谈话，想必是在报告此次与梅林门在虎脑背的战役双方的情况。

敖子青心中另有事，他心想：

“既然梅林门已退，大雷教又来援兵，或许他们之间的事，我可以抽身不管了，亦虹的尸首未寻获，一颗心总悬着，不如趁此机会告诉几位当家的……”

过了一会，裘禾邦望着敖子青，尔雅的道：

“听五弟刚才提及，与梅林门的第一战，倒是敖少侠为大雷教扳回面子，老夫十分感激，也为大雷教感到惭愧。”

敖子青舐舐嘴唇，道：

“朋友相交，贵在知心，在下与大雷教各位朋友一见如友，为

朋友两肋插刀原是份内的事，裘教主如此一说，在下反倒汗颜。”

裘禾邦笑了笑，道：

“真乃天下第一豪士，老夫幸会！”

敖子青微笑，道：

“教主过奖，在下年轻，少不更事，还请列位当家多多指教！”

凌晓彤轻轻的道：

“大哥，敖大侠，现在不是谈这些的时候，我们应依商量一下有关梅林门的事，听五哥说他们撤退了，该如何把他们做个了结才是。”

敖子青平静的道：

“不知大当家的意思如何？”

裘禾邦沉吟了一下，始缓缓转过头去，向双链子彭路超道：

“六弟，你的看法如何？”

彭路超从进来至今一直没有开口，其为人较为沉默寡言，他想了一想，片刻后，低沉的道：

“虎脑背一役，双方可说是两败俱伤，我们远兵来攻，该退应该是我们，如今对方有此反常现象，显示情形不简单，大哥，据小弟所知，梅林门有一个结盟的帮会是‘黄龙堡’，说不定他们往黄龙堡奔去了。”

敖子青一颗心猛地沉了一下，但是，表面上却极为平静的道：

“你是说在黄河下流一带的黑道上的老大哥黄龙堡？”

彭路超点点头，道：

“梅林门的白尊与黄龙堡的大龙头锦心鹰迟囚，还有巫刀门的血衣僧三人是过命之交，现在他们北移，据我判断他们是去黄

龙堡。”

敖子青英挺的面孔上，浮起一丝冷漠的笑意，他淡淡的道：  
“在下明白了……”

众人一怔之下，他们看着敖子青，凌晓彤嫣然一笑道：  
“敖大侠你是明白什么？是不是你猜到了他们的用意了？”

敖子青闭了闭眼睛，抿抿嘴唇，平静的道：

“适才彭兄提及梅林门、黄龙堡、巫刀门三位龙头有过命之交，而三派中以黄龙堡位处中间，梅林门的建筑被我们烧了大半，而我们又虎视眈眈的守在外围，他们自然不便整修，他们伤亡人数不少，唯有借助外力，方能自保，所以白尊即通知巫刀门分头到黄龙堡会合，增强实力，以便对付我们。”

凌晓彤大眼睛一转，不悦的道：

“他们也太无耻了，自己的事不自己解决，大老远的去投靠别人，仰人鼻息，让别人替他们出气，真是无耻之至！”

敖子青断然道：

“夫人，以在下看来，事情就不单纯，梅林门好像在进行一项什么武林大阴谋，而今，黄龙堡也牵扯到了，巫刀门只怕也脱不了干系。”

裘禾邦开朗的笑了两声，道：

“老夫此次亲自出面，原为了争一口气，梅林门欺我太甚，如此总算不得大胜，至少把敌人逼跑了，也算争回一点面子，依老夫之见，咱们就此罢手，打算回大雷教吧！”

马威足左看右瞧了一会，轻轻咳嗽一声，先打了个哈哈：

“大哥，你心地宅厚，仁慈悲怀，老夫也不是好战之徒，但是江湖有江湖的规矩，血债血还，梅林门破了我们三个分支，又

伤了我们不少弟子，连……康老也走了，我们岂能不讨回这笔账？难道大哥不怕同道耻笑大雷教吗？”

裘禾邦微微一窒，没有再说话，凌晓彤却尖刻的道：

“是啊！大哥，咱们对梅林门一忍再忍，他们明目张胆欺到我们头上来，我们再不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不是对他们太示弱了。”

裘禾邦有点为难，无可奈何的转首道：

“敖少侠，你意下如何？”

敖子青平和的一笑，向裘禾邦道：

“这是贵教内的事，在下本不宜插嘴，但是，武林的安危，我们江湖中人人有责，所以查明梅林门等的阴谋，大家是义不容辞，至于贵教所流的血……梅林门也偿还了不少，就看贵教的想法了。”

裘禾邦点点头，道：

“说来此事，大雷教是义不容辞了……”

突然间，敖子青的神情一变，他转了个方向，侧耳倾听——怔了怔，裘禾邦温文的道：

“有什么不妥吗？”

敖子青睛帘半垂，低声道：

“有马蹄声，有两三匹马朝着我们的方向驰来。”

裘禾邦等人立即屏息注意，但是什么也没有听见，还是和方才一样平静。

敖子青皱眉道：

“声音还十分遥远，但是确实有，而且马奔得很急，却只有两三匹……”

裘禾邦一愣，随即哈哈一笑，道：

“是了，应该是老二、老四、老八他们来了。”

马威足沉声道：

“大哥，他们都来了，你留什么人留守咱们的本部呢？”

裘禾邦呵呵笑道：

“有老三赛孔明在，老夫还有什么不放心的？你三哥留守着。”

马威足笑道：

“三哥的确是位智多星，而且本教戒备禁严，谅也无人敢犯！”

正说话间，外面响起了一阵兵履声响，有一名弟子跑上前，急声道：

“禀教主，二教头、四教头及八教头已到，他们……他们身上有伤，好像与人动过手……”

大吃一惊，裘禾邦迅速的道：

“快接他们进来，伤的如何？”

马蹄已近，直到门口才停止，马上三人吃力的下了马，踉跄的走过来，裘禾邦率众迎上前把他们扶挽进入屋内。

敖子青只见一个青色长衫，面目俊秀的中年人，左肩脾上印湿着一片殷红，脸色煞白，呼吸十分急促，伤势不轻。

另外一个胖大汉，满头大汗如注，全身衣衫破碎不堪，血迹斑斑，大嘴张着，气咻咻的直喘，模样儿可狼狈得可以。

另外一位全身锦衣，胸中也是一大片血债，这老人身材矮胖，阔口大鼻，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不过比起前两人好些。

后面这个矮胖老人口里喷出的一口口气，大约是火大了，一

肚子气。

裘禾邦急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们遭了谁的道？”

中年胖大汉大口喘了几次，哇哇怪吼道：

“大哥，这次咱们要栽了，他奶奶的可真够狠，王八兔子贼，俺闯荡江湖三十年以来，尚是第一次吃这种瘪，他奶奶的……”

以三人的年纪身材来看，这位胖大汉可是排行大雷教第四把交椅的“胖罗汉”古大狐，而那矮胖的老人，大约是田星，人称他是“山神”，而长的最俊秀飘逸应该是排列第八的青衫秀士文风采了。

彭路超唤过仆役给三人送了些水喝，边沉静的道：

“四哥，你慢慢说，将经过说一遍，让我们从长计议……”

胖罗汉古大狐大叫道：

“大哥，俺差点都气疯了，你知道，你差我们先将教会内的事办妥再赶来会合，奶奶的，一大群武林高手，上来一句话也不吭，他娘的，一窝蜂全涌上来，咱们三个竟然敌不过人家，真窝囊……”

裘禾邦一拍古大狐的肩头，温和的道：

“静一点，喝口水养养神，别动肝火，八弟还是你来说，老四一说起来，火气就大得很，老夫根本弄不明怎么回事……”

青衫秀士文风采冷静的点点头，道：

“我跟二哥、四哥为了赶上大哥，一路快马加鞭，没有留意什么时候被人盯上了，在一片树林前遇了近十名的武林高手，上来只道了一句：你们是大雷教的？四哥答了声：是又怎么样？不想他们全部拥了上来，这一打，心知对方早有预谋，满树林子都

是他们的人，他们下手歹毒，招招式式皆向我们要害下手……”

裘禾邦轻沉的道：

“他们是哪一条路上的？”

胖罗汉古大狐唾了口唾沫，忿怒的道：

“天晓得，他们个个妖魔鬼怪似的，也不打结，俺怎知他们哪一条道上的？”

山神田星吁了口气，道：

“大哥，我好像听了他们说要快速解决了我们，尽快赶回黄河渡口去，当初我心中犹感疑惑，想不透黄河渡口哪一个帮跟我们过不去，我问了他们一句：你们到底是谁？他们又不说话，一会儿又提到黄河渡口，一共提了好几次……”

一屋子的人全静了下来，大家时而低头，时而蹙眉，时而低声讨论，但都想不出对方是什么人，为何知道大雷教的行踪。

马威足沉重的道：

“敖大侠，你想想会是什么人下的手？大雷教一向没有什么敌人啊！”

敖子青毫无表情的眨眨眼，他生冷的道：

“黄龙堡、梅林门、巫刀门。”

古大狐仰起脖子牛饮似的灌下了一半，抹抹嘴角残渍，水星四溅的吼道：

“妈的，一个梅林门已够棘手了，怎么又来了个什么黄龙堡、巫刀门呢？他奶奶的……”

裘禾邦双眉紧蹙，低低的道：

“老夫也以为他们一伙人，但是敖大侠你有何凭藉，如此肯定就是他们呢？”

敖子青微微一笑，道：

“几位教头刚才说对方一上来并不打话就动手，但是他们又一再提及黄河渡口，如此不是暗示了吗？而且……他们人可能不在黄河渡口，他们正朝我们这边来，说不定他们快展开行动了……”

古大狐变目似欲喷火，咬牙切齿的道：

“好，他们如果敢再来，俺老古这回可饶不了他们了，王八羔子……”

有几人懂得敖子青的意思，有的却不知道他的推断理由何在。

裘禾邦转头彭路超道：

“老六，你的看法呢？”

彭路超闭目想了一想，道：

“我的看法跟敖大侠一样，他们故意说他们要回黄河渡口，让我们走错方向，他们可以趁机给我们来一个偷袭，打个我们出其不意……”

古大狐气咻咻的道：

“不可能，他们一意要咱们死，咱们如果死了，他们的计划不就行不通了……”

山神田星颌首道：

“老四说的不错，如果我们死了，他们如何误导我们呢？”

敖子青闭目又睁开眼，眼里有着一股难以言喻的神色，他淡淡的道：

“三位教头不要见怪，恕在下说一句不中听的话，对方是有意让三位逃……让三位突围而出的，当然在下之意，并不是三位

定能不能突围，不过，所受的伤害会比现在更大……”

古大狐又从田星口手接过茶水，牛饮了两口愤怒的道：

“你放……胡说！”

他本来想骂敖子青放屁，随即又觉不妥，忙改了口，骂了几句胡说！

裘禾邦微感一怔，低沉的道：

“少侠的看法与老夫相同，四弟你不得对敖少侠如此无礼！”

古大狐沉默了一下，小声道：

“他……就是敖子青？”

敖子青，温和的道：

“古教头，久享盛名，今幸识荆，实感万幸！”

脸色是冷峭的，山神田星断然道：

“大哥，敖大侠，现在既然知道敌人将来，咱们快设法才行，别尽说这些废话，四哥，你的脾气也该改一改了，年纪一大把了还像年轻小伙子似的，那么火爆，不怕人笑话？”

古大狐脸上灰灰的，有些不好意思，裘禾邦沉下脸来，道：

“现在大家把自己的想法提出来，我们酌衡一下情形——”

## 第十八章

马威足首先站了起来，朗声：

“以现在情形来看，强敌撤走原是计，只怕他们如今已在咱们周遭伺机而动了，大哥，咱们是不是下令全面紧急戒备？”

裘禾邦缓缓的道：

“五弟，在老家集外围，有没有咱们的人负责监督？”

马威足点头道：

“这还少得了吗？”

山神田星神情极阴沉，此刻在椅上重重一拍，冷厉的道：

“梅林门与他们的帮凶既然反扑，咱们岂含糊得了？这一阵不比前阵，非杀得他们寸草不留不可，一口怨气难消。”

毒蝎美人凌晓彤清声的道：

“我们当然跟他们硬拚，这不是废话吗？我们要商量个办法，不但要痛宰他们一番，而且也要减少我方的损失才是。”

古大狐哼了一声，道：

“杀就杀，哪还有什么办法？我们大雷教来这么多英雄好汉，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宰一双，这还用得着说吗？”

裘禾邦沉默了片刻，道：

“四弟你且勿急躁，梅林门其声威之宏，并不稍弱咱们大雷教，如果他们再找了巫刀门、黄龙堡做帮手，坦白说我们胜算不大，只怕这一次棘手了。”

坐在椅子上，一直不开口的彭路超沉沉的道：

“大哥说的是，他们合三派之力，都不是寻常的武林帮派，我们千万不可大意轻敌，我们虽然又调派了三百名弟子前来，但原本的伤兵实在太多了，实力恐怕要打了些折扣。”

厅中诸人，这时纷纷相继发言，或喁喁低语，但是，不可掩饰的，每人的面孔上都流露出一股淡淡的忧虑神情。

敖子青一直静静的思索，心中忖道：

“大雷教个个当家都是不可多得的好手，如今大敌前来，一场血战看来就免不了了，自己本有私事想走，现在实在不好开口，也好，趁此机会，查查梅林门与风云榜之间到底有什么秘密存在。”

他正在思量，一旁的裘禾邦道：

“敖少侠，何不把你的意见也提出来，这一次血战还得请少侠再惠助一臂！”

敖子青淡淡的道：

“不敢，在下倾薄棉之力，但愿有所助益，以在下的看法，对方既然来了，我们就不要坐以待毙，我们迅速离开这里，与他们迎面接触。”

山神田星慢条斯理的道：

“这是为什么？我们以逸待劳，不是更好吗？”

敖子青一晒道：

“不好，老家集有贵教弟子的家属，如果我们在此等他们过来，双方动起手来，难免伤及无辜，如此一来不仅不仁，而且也会分了贵教弟子心情，大大的不妙，敌人可能就是利用这因素，才想用这种微妙的关系，血洗老家集。”

裘禾邦神色严肃，缓缓说道：

“果然高明，敖大侠你的分析见解的确令人佩服，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请问敖大侠，咱们该何处等他们呢？”

古大狐毛躁的道：

“这一些破烂杂碎，作法太不光明正大了，妈的，花样真多……”

敖子青若有所思，沉穆的道：

“在老家集外有一个野地坪，是他们入侵必经之地，我们就在那里等他们，虽然咱们可能也是以寡敌众，但至少在此地好的多，大家可以心无旁骛，伤残者还是留在此地疗伤……”

裘禾邦怔了一怔，目光环扫厅中各人，问道：

“你们还有没有其它意见？”

裘禾邦此言一出，全厅的人你看我，我看你，谁也没有再开口说话，这当然表示他们完全同意了敖子青的提议。

一直站在一侧待候的奇禹，此时突然开了口道：

“启禀大教头，五教头与敖大侠身上都有伤，只怕不宜再有剧烈拚斗，您看……”

马威足怒道：

“这里岂有你说话的余地？老夫这点伤算得了什么，倒是敖大侠，他的伤要换成别人，当场命都没了，你们看他坚毅得很。”

敖子青淡淡的道：

“在下既能杀人，也得随时准备被杀，千锤百炼之下，这一点伤没什么大碍的，各位放心，只是不知三位当家今天的伤……”

古大狐大笑道：

“没什么问题，还能把那些狗东西，一个个给剥了。”

山神田星也故意轻松的道：

“带着他们给咱们留下的伤，到时候大家才能记得讨回这笔债，把这群兔崽子斩个精光。”

大厅内逐渐又静默下来，但是，每人的面孔上仍是有些怔忡不安之色，他们心中明白不管口头上肯不肯承认，但是本身的实力比威震八方的三个帮会，只怕有些不及，他们难免担心。

裘禾邦霍然站起，双目神光充足，带着一股说不出的冷厉，沉声道：

“现在已近黄昏，下令所有弟子立即准备应变，除伤残者，其它的人一律在入夜后，随老夫起程，前往野地坪，等候敌人的大驾。”

众人答应一声，各自走回寝室，敖子青方迈出一步，裘禾邦在后头叫道：

“敖子青，请留步！”

敖子青回过头，问道：

“裘教主有何指示？”

裘禾邦迂缓的道：

“少侠英明，老夫甚是佩服，想必少侠也看出大雷教此次的出击，胜算并不是很大，这些人都是老夫多年的兄弟，老夫心中颇感为难。”

敖子青心中一动，轻轻的道：

“教主仁厚，对教友又亲同家人，难免为他们的生命安危而忧虑，只是身在江湖，打打杀杀的血腥日子，这些原是难免，试问谁无父母兄弟？即使敌人的爪牙，他们也是父母所生的，生命一样贵重，只因立场不同，各为其主，只得干戈相向，我们只能

尽人事听天命，对方虽强，我们也不弱，教主暂且宽心。”

裘禾邦嗯一声，道：

“老夫活了一大把年纪，对于生死两字，却不如敖大侠参得悟，老夫真是惭愧。”

敖子青一笑道：

“教主太谦了，在下行走江湖多年，遭遇的各帮会首脑也不少，如裘教主如此仁厚的，只怕再难找出第二位了。”

裘禾邦摇摇头，道：

“老夫之意，本想给梅林门一点教训，教他们知道，大雷教并不是没有能力，只是想息事宁人，想不到却演变成这种大场面的屠杀，老夫有些追悔不及，使那么多兄弟丧了命。”

敖子青双目一眨，道：

“事情决非教主所想的那么不顺利，今日大雷教不来，他日梅林门也必须欺上门去，与其被动，不如采取主动，胜算远大些！”

裘禾邦颌首道：

“但愿能减少兄弟的损失。”

敖子青望望外头的天色，缓缓的道：

“时候不早了，在下先告退。”

裘禾邦行了礼，恭谨的道：

“有劳敖少侠了。”

敖子青深深一笑，深挚的道：

“教主尚请宽心，吉人自有天相，况且贵教各位教头个个身怀绝技，这是最好的勇气！”

敖子青转身行向内室，前两天他一直没正眼注意过房间的

情势，此时要走了，他却十分眷念起来，这房间布置十分简仆，但异常整洁。

季梦寒斜倚在一张大床上，痴痴的不知想些什么，一脸迷惑。

轻轻靠近她，敖子青温柔的道：

“梦寒，看你又在胡思乱想什么？”

季梦寒展开一丝微笑，瞧着敖子青，道：

“我是在想……亦虹姐姐她……她，子青说真的，虽然我不认识她，但听你提及她的事，我……我很同情，而且喜欢她，因为……”

敖子青坐到她的身边，接口道：

“因为你爱我所爱的，对不对？”

季梦寒将面孔倚到敖子青的肩上，低低的道：

“子青，女孩子没有不小心眼的，也没有一个女孩愿意跟别的女孩子一同分享一个男人的爱，你不要以为我不会吃醋，只有对亦虹姐如此，以后……你再敢对其他女人动情，看我……”

敖子青半侧过脸，双眼半闭，低声的道：

“看你不打破醋瓶子才怪，是不是？”

季梦寒“噗哧”笑了起来，羞怯的道：

“你……你怎么知道我心里想说的话，你像……是我肚子里的……小虫。”

敖子青笑道：

“知妻莫若夫，我怎么不了解你呢？你啊——那点心眼我清楚得很。”

季梦寒沉默了一下，幽幽的道：

“子青，二十年来，就这一段日子过得最幸福，我知道这一切都是你赐给我的，但是，子青你的个性叫我担心，你有时候太狂，有时候又太狠，我很担心这种个性会给你带来祸害，你又是武林中有数的武林人物，谦受益，满招损……”

敖子青在面孔上出现一丝惊讶，平静的道：

“梦寒你说的一点也没有错，但是有一点你忘了，我只对敌人狂、狠，对朋友，对前辈，我也很谦卑，我也很仁慈，否则我饶得了亦虹之父化易吗？梦寒我会尽可能改变我自己……”

季梦寒怯怯的望着他，轻轻的道：

“子青，你说的我了解，我也相信，可是别人不知道，我是怕因此而不利于你，你要知道我是为你好，我不要你受到伤害，我要你长命百岁，永远平平安安的，子青……”

敖子青脸上有一片湛然的光辉，他全身散发着一股男人的气息，淡淡的道：

“我是太刚了，你很柔，刚柔并济，我们是天下最理想的一对情侣，你对我太好了，如果我再不懂得珍惜你，我就是世界上最笨的大傻瓜，梦寒不但我要活得久，活得好，你也一样……”

季梦寒温柔的望着他，深深的道：

“那是自然，我们要永远在一起，你活多久，我就陪你多久……”

敖子青牵动嘴角的肌肉，轻轻的道：

“梦寒，今夜我们将有行动，敌人已到跟前，我们决定出面拦截，不让他们来到这里惊动无辜的百姓，所以……”

季梦寒心腔儿大大的跳了一下，她有些着急的不安，讷讷的道：

“今晚？那……子青，对方为什么来的这么快？我的伤……我是怕到时候又让你分心，又让你为我挨刀子，怎么办……”

敖子青撇撇嘴，平静的道：

“你不要去，你跟一些受伤的大雷教兄弟们留在此地，等事情都结束了，我们再回来接你你好好把身上的伤都养好。”

季梦寒吃了一惊，怯怯的道：“我不去有点不放心！”

敖子青点点头，道：

“梦寒，我实在无法忍受你再受到任何一点点的伤害，你的一滴血比我的性命还珍贵，你去了会叫我分心，你只要休养身子我就很高兴了。”

季梦寒轻轻的道：

“可是只有你去，我怎么放心得下，我不想拖累你，可是……”

敖子青坦率的道：

“只有你留下来，我才能放手去干，你相信我的实力的……”

季梦寒嘴唇翕动了一会，想说什么，却长长叹息了一声：

“好，我知道我去了帮不了什么忙，反而碍事，虽然我不愿你跟你任何时间的分开，但……我也得答应你了。”

敖子青抬头望向她，深情的笑笑，道：

“我觉得我是天下最幸福的男人，有幸得此佳人相伴……”

季梦寒经过了一次大场面的血战，她心有余悸，抬起面庞，恳切的道：

“子青，我答应不跟你去，但是我也要你答应我平安的回来……”

敖子青用力的点头，道：

“当然，我也舍不得与你分开片刻，但是这是不得已的。”

季梦寒深刻的点点头，低低的道：

“难道双方之间真的已经到了不能化解的地步吗？”

敖子青感叹的道：

“似乎已经不可能了，在武林中，只要一点芝麻绿豆大的事都会被渲染得十分重大，何况双方已有一次大血战，既流的血如何再回人体？而且为了武林以后的安危，我也要去碰碰他们，你知道吗？我并非嗜杀才去猝袭梅林门……”

季梦寒轻轻的道：

“我知道，这只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梅林门破了我们铁虎帮，我想爹爹跟哥哥一定恨他们入骨，大家的仇恨是解不开了。”

敖子青犹豫了一下，低沉的道：

“梦寒，此次的行动，危险性很大，你爹及你哥哥身上的伤不轻，不宜同行，我又怕他们不肯，你要帮我拦住他们。”

季梦寒嗯了一声，不舍的道：

“我知道，你们就快出发了吧？”

敖子青深情的望着她，道：

“用过晚膳之后，立刻出发，别为我担心，好好睡个觉，说不定你一觉醒来，我已在你身边了，不用操心的，好吗？”

季梦寒紧紧的抱着他，祈求的道：

“你要小心一点，好好保护自己……”

敖子青点点头，温柔的道：

“放心，我出去准备了……”

他起身走了出去，看到一屋子的人，里里外外的忙着，有的

准备晚膳，有的为猝袭梅林门之事擦剑摸刀，好不热闹。

敖子青沉默的注视着各人匆忙的身影，他那双尖厉而澄澈的眸子，却已隐隐闪射出狠煞的光彩，他知道有很多生命又将在他心中结束，对于这种事，他却有些麻木，虽然他也不喜欢如此。

一场凄怖的血战要展开了，天，快黑了……

野地坪是老家集外的一片荒地，没有人居住，静，静得令人神经过敏，现在夜幕低垂，万籁俱寂，却又隐含了无限的杀机

---

在一片树林下，伏着一条条隐约的人影，他们个个身佩兵刃，偶而在黑夜闪过一抹寒光，这里丝毫没有幽雅的气氛，有的只是令人窒息的紧张与疑虑。

在远处又有无数条人影疾奔而来，树林中迎出一个大汉，快步向那些奔来的人影行去。

疏弱的星光下，映出那些迅速移近的黑影，为首的一个，正是大雷教的五教头，惊天马威足。

自林中行出的一人，是大雷教的为教头，他低沉的道：

“有没有动态？布署好了没有？”

马威足低声道：

“到目前为止没有，一切都已准备妥当了，二哥及七妹埋伏于侧，只待敌人前来，即可举事。”

裘禾邦目光四处环扫，沉声道：

“大家辛苦了，敖少侠呢？”

马威足道：

“他在前头，呆一会儿他就会过来。”

说话间，敖子青一个掠身，到了两人身侧，迅速的道：

“大家都已经好了，如果在下猜测的没有错的话，他们今晚将会有行动。”

裘禾邦颌首道：

“老夫希望他们早点来，既然是一件事，早晚要碰面的，赶快解决了也好。”

敖子青微一沉吟，忽道：

“五教头，在下提及的大雷弹，是否也备受？咱们宁可备而不用，万不可要用时没有，虽然我们并不想如此，但敌人实力未卜，咱们不得不防。”

马威足微微点头，道：

“都照敖大侠吩咐准备好了。”

裘禾邦向肃立跟前的众人逐一瞥视后，迂缓的道：

“所有的人回到自己岗位上，待令行动，敖少侠就请你随身在老夫左右。”

敖子青淡淡的道：

“谨尊教主吩咐！”

众人齐齐答应，片刻间，已各自站伏四周。

胖罗汉古大狐有些不耐烦的道：

“大哥，那些个兔崽子怎的还没有来，眼看都二更天了，俺可等不及了。”

敖子青轻轻的道：

“回当家的，你别忘了，咱们可没有跟人家约好，几时来咱们可算不准。”

古大狐嘴里又不干不净的骂了起来：

“王八羔子，他奶奶的，难道是怕了咱们不敢来了？”

敖子青淡淡的道：

“他们不会不来……”

正在他语声收住之际，黑暗的天空里，忽然闪起了一溜红光，那道红光冲天而起，就在划一轮弧度往下坠落的一刹，“砰”的爆开，洒出了各种色彩的火焰，缤纷纷纷！

全身一震，马威足急道：

“发现敌踪了，这是前头的兄弟放的火箭信号！”

敖子青那双炯然的目光向来路注视，缓缓的道：

“先别行动，待他们全部人马进入到这里时，我们再出面，来个瓮中捉鳖！”

古大狐哼了一声，怒道：

“好小子，今晚俺叫你们招呼在俺身上的，全部还给你们！”

敖子青目光凝聚，迅速的道：

“五教头吩咐所有人马赶紧戒备应变，很快就会有情况发生了。”

马威足尽快转入林内，向几个头目一一叮咛下去，瞬间，恐怖之气越来越重。

片刻间，第二枝火箭又一溜星火在夜空炸开！

古大狐双目如铃，低沉吼道：

“敌人已经进入我们戒备的林区了，太好了，这下子跑不了了。”

脸色冷峭的，敖子青断然道：

“咱们准备迎接这些好朋友了吧！”

裘禾邦低声道：

“不知道他们来了多少人？”

敖子青冷冷的道：

“马上就会知道了。”

几句话的功夫，他们业已听到了沉重杂乱的脚步声，正往他们的方向而来，光听这些脚步声就知道人数不少，震天撼地的！

马威足沉声道：

“他们为何不以坐骑代步？”

敖子青一笑道：

“蹄声杂乱，容易传远，他们若是骑马，我们就更容易发现他们，他们如何能猝袭老家集？不早就村外我们已经知道了。”

古大狐双目如火，咬牙道：

“这群王八羔子还真聪明，还好咱们比他们高明一点点。”

这时——

一大群黑压压的人影已移了过来，借过晕淡的月光，隐隐约约，仿佛是地狱在七月中放出的狐魂野鬼，教人心寒！

他们已到了敖子青等人隐身的树林外，敖子青睁目一看，好家伙，这些人中有的穿着紫衣，有的身着红衣，有的是一身黑，还有杂七杂八，什么服饰都具备了，少说也有近千人。

敖子青朝各人望去，每双眼睛，俱皆毫不转瞬的注视着林外！

这时，敖子青以细若蚊蝇的声音，道：

“等他们再近些，咱们就出去会会他们。”

裘禾邦等人微微颌首，眼看那一大群黑影已到了眼前五丈附近，为首一人突然举起手，一直在奔跃中的人全停住了脚步。

有一个低沉的声音，道：

“有点不太对劲。”

另一个声音却从鼻孔中发出，尖锐的道：

“会有什么不对？大雷教那些小子一定还在被窝里睡大头觉，咱们神不知鬼不觉的袭来，他们即使发现了，我们也已到了老家集外了……”

原先那个声音，沉声道：

“这四周都是树林，我却觉得人影幢幢，虽然看不到什么，可是感觉得出来。”

那个尖锐的声音，又道：

“白门主你大约是一遭遭蛇咬，终生疑神疑鬼的，咱们还是快赶路，我们因为谨慎，已经浪费不少时间了。”

敖子青心中冷冷一晒，忖道：

“带头的人果然是白尊……”

白尊神色沉凝，道：

“如果只有大雷教那些人，老夫就没有什么好担心，加上个敖子青就棘手了，你们不知道这小子不但本领高，而且诡计多端，哪是大雷教那几个大莫包比得上的，要不然我们也不必如此大张旗鼓，如临大敌，大雷教那些小畜牲……”

白尊左一句大草包，右一句小畜牲，把大雷教几个教头气得面孔发红，脾气暴躁的胖罗汉古大狐大概忍受不了，他突然冲了出来，双颊不住的颤动，气涌如山的咆哮道：

“我们是大草包，小畜牲，你们呢？俺看你们才是天大的畜牲！”

他这一叫嚷，把白尊等人给吓住了，个个脸如死灰，如此庞大的一个队伍，竟然没有一点点声响，大家噤若寒蝉。

为首的一人，果然是梅林门之主白尊，他此时面无表情的瞪

着古大狐，眉宇之间，流露出一股令人震慑的萧煞之气！

白尊恨恨的道：

“你们来了多少人？为什么不一起现身，出来一见呢？”

敖子青向各人点点头，首先儒雅的走了出来，平静的道：

“白门主，几日不见，上次在虎脑背一别，听说阁下率领你的徒子徒孙，仓惶逃走，今夜好大的雅兴，前来拜访老友，在下等人不敢怠慢，在此恭候大驾已久！”

白尊狠毒的凝视他，眼中光芒如蛇，他阴鸷的道：

“算你们厉害，不过，敖子青今夜，你们要为你们上次的卑鄙行为偿付代价，而且是极其残酷的代价，你们应该想得到！”

眨眨眼，敖子青道：

“在下为烧毁贵门基业的事，深感遗憾，想不到你们的行为如此迅捷，不但换了基地，又找了帮手，白门主可真高明！”

冷冷一哼，白尊道：

“你少跟老夫谈这些废话，老夫知道你们大雷教的援兵也到了，听说裘老头还亲自来了，为什么不出来现现？”

一直在敖子青身边的裘禾邦咳嗽一声，大声道：

“老夫裘禾邦已于此地恭候白门主大驾多时了，真是幸会！”

白尊盯着裘禾邦冷冷一笑，道：

“原来你也来了，裘禾邦你以为找个敖子青，就可以有恃无恐了吗？”

裘禾邦气度雍容的缓缓向前行了一步，沉朗的道：

“不敢，梅林门人多势大，此番又不知找了哪些朋友相助，老夫只怕本教会吃亏，还请白门主手下留情，勿多伤人命。”

白尊冷冷一笑，道：

“好说，老夫这一次请来黄龙堡的几位殿主，还有巫刀门的几位大师来会会大雷教，只是不知贵教请来了哪些帮手？”

裘禾邦不由暗里皱眉，忖：

“他们果然请了黄龙堡及巫刀门的人来，今夜恐怕不好应付……”

他心中正想着，敖子青已洒脱的笑道：

“只有在下一人！”

白尊双眸暴睁，冷冷一哼，道：

“好小子，这么狂，简直是目无余子，欺人太甚了！”

敖子青淡淡一笑，道：

“不敢，请多担待，在下有几件事想不明白，想请白门主为在下解答。”

白尊简洁的道：

“说！”

敖子青微微一笑，道：

“白门主，贵门的人为何远走他方？为何又如此快速的反扑，关于贵门地牢内的人又是何人？为的是什么？不知白门主可愿为在下解答？”

白尊神色倏沉，萧煞的道：

“告诉你让你做个明白鬼也好，我们搬走本是幌子，早先老夫即与黄龙堡及巫刀门约好在离此百里外会合，所以我们只是赶去会合，至于在牢内的人，因为他们不肯跟老夫合作，所以老夫将他们监禁，其余的事你就不必多问了。”

敖子青露齿一笑，道：

“多谢指示，可是据在下所知，贵门确实准备转移基地，应

该不仅仅是个幌子吧！”

白尊冷然道：

“不错，你很聪明，其实梅林门早有与黄龙堡合并之意，在你们卑鄙的放火之后，我们断然采取行动，重军移至黄龙堡……”

“合并？”敖子青脱口叫道：

“为什么？”

白尊蓦然狂笑一声，大声道：

“为了独霸武林，为了统治整个江湖，合并将使我们力量大增，而且这早在计划之中，因为大雷教的事，我们提早行动罢了。”

此言一出，敖子青及大雷教等人俱感一怔，料不到对方如此坦白的道出自己的野心，或许他以为大雷教等人奈何不了他。

敖子青一拂衣袖，冷冷的道：

“白门主野心不小，再请问白门主，在下放出的那地牢内的人是不是当年风云榜内的十大高手？他们……”

白尊猝然叱道：

“其它的事你就不必多问，如果你还有命，以后你看到老夫掌管武林时，你自然明白！”

这时，裘禾邦宏声道：

“白门主你包藏祸心，想并吞整个武林，难道其它帮派能容你如此放肆吗？”

白尊冷电似的目光微微一眨，冷冷的道：

“老夫自有办法，只要灭了你们大雷教，老夫眼中强敌去了大半，其它的就好办了。”

敖子青冷笑道：

“白门主说得容易，只怕这一个美梦不容易实现，因为你们跟前的麻烦就大了！”

白尊强硬的道：

“咱们试试再说！”

此言一出，无疑是下了最后通牒，随着他这一句话，气氛已在刹那间紧张起来。

裘禾邦努力咽下一口唾沫，强笑道：

“白门主，梅林门显名扬威，并非易事，何故再兴风波，老夫并非怕事，只是为了天下苍生，老夫希望白门主打消这个念头，切勿使江湖武林再染血腥，江湖如今已无一日安宁，何若再生是非？老夫不为大雷教想，只为整个天下设想。”

敖子青微微点头，心想：

“裘教头真是仁厚之人，只是他的对手太残暴了，怎么可能听他的话……”

白尊怒目相视，道：

“姓裘的，你不必在老夫面前假惺惺的，你以为老夫跟你在这里干什么？这是生死拚斗！”

古大狐挺出身来，怒极的道：

“白老头，你吼什么吼？俺问你，今天在树林内偷袭俺家兄弟的，是不是你们这一群狗杂碎，是不是你们这一群狗杂碎，见不得人的勾当？”

白尊冷然道：

“是又如何？”

古大狐断然吼道：

“俺要你的命！”

敖子青拉住古大狐，对白尊平静的道：

“白门主，在下相信你早就知道风云榜在我身上，而且你一直想得到，只是在下不明白你夺风云榜的目的，可请告知否？”

白尊料不到敖子青如此单刀直入，开门见山的承认风云榜在他身上的用意，微微一窒，启口道：

“有了风云榜可以控制整个武林。”

敖子青沉静道：

“为什么？”

白尊冷冷的道：

“风云榜现在你身上，老夫若是告诉你，岂不是白白让你得了便宜，老夫将你杀了，拿到风云榜后，你在地下定然有知。”

敖子青舐舐嘴唇，道：

“只怕难哦！在下一向幸运得很，想要在下命的往往比在下先走一步，在下奉劝白门主还是打消这个念头吧，如果你想多活几年！”

在白尊身后有一名大汉，突然闯出，暴叱一声，天摇地动的劈出二十一掌！

## 第十九章

敖子青长声大笑，轻灵已极的转出三步，飘然还攻二十八掌，被对方逼开，笑道：

“朋友报上你的万儿来！”

这人因一击未着，被敖子青逼退了两步，犹气愤难当的道：“老子黄龙堡负责歼敌的‘黄龙四豪’中的老二，银龙俞尚宏。”

敖子青哈哈一笑，道：

“不过是个小角色，你们龙主迟囚在下尚不放在眼里，你一个小小的黄龙二豪，也敢在此大呼小叫，分明你不知天下之大！”

俞尚宏双目倏射杀机，厉喝道：

“住口，你竟敢对本堡龙头无礼，今夜老子必将你凌迟处置！”

敖子青傲然一晒，冷然道：

“白尊，把这个走狗角色换下去，否则在下在一招之下，定将这种江湖末流角色打成肉饼。”

白尊领教敖子青的功夫，以他高超的能力而言，只怕此话不假，他正想开口斥回银龙俞尚宏，但已经迟了——

俞尚宏盛怒之下，一柄回龙刀已自身侧倏而袭向敖子青而来！

敖子青冷冷一晒，身形宛如一缕轻风闪进，回龙刀自身旁擦过，而这名黄龙五豪中的人物，肋下已中了一记铁锤似的重击！

当一声惨嗥尚未及出口，一股血箭尚未喷出之际，俞尚宏的驱体又被敖子青凌空兜起，重重摔在白尊等人的面前。

敖子青闲散的后退一步，冷然的注视对方，白尊一见俞尚宏动手，心头已是一凛，一看那具血肉糊糊的尸体，更使他面色全变，怒气陡升！

双方的人马都看到这一幕触目惊心的血腥场面，他们心中也都明白，敖子青此举在给对方下马威，煞煞对方的锐气！

白尊那副狰狞冷酷的面孔上，流露出一股难以言喻的凶狠暴戾之气，他厉声道：

“敖子青你不用如此卖狂，吾等今夜之举，必然将你们全军覆没！”

敖子青满不在乎的一笑，道：

“便凭阁下眼前这等不成气候的角色么？白门主你的眼光未免太差了。”

白尊强忍怒火，恨声道：

“我们势大力强，即使你再狠，一人也难抵四拳，何况再加上老夫，你们根本不可能胜！”

裘禾邦大声道：

“老夫掂掂白大门主，份量应该也够了！”

白尊阴沉的道：

“你向老夫挑衅？”

裘禾邦萧煞的道：

“如果你白大门主率众立即离开野地坪，那就另当别论！”

斜刺里金芒突闪，五点星光猝然飞到，风强势劲，猛不可当，宛若疾风暴雨般射向鬼锁子裘禾邦双颊，胸腹！

裘禾邦双脚钉立如桩，挺立未动，衣袖倏而一挥，五枚袭来的金芒，倏然溜泻无踪！

同一时间，发出暗器的人狂吼一声，倏而扑上，抖手攻向裘禾邦，口中大叫道：

“姓裘的，铜龙公孙基领教你的绝技！”

站在裘禾邦后方的古大狐怒喝一声，及时赶上，连出十掌，接住了‘黄龙四豪’中的老三铜龙公孙基！

古大狐向铜龙公孙基推出七式连环十二掌，公孙基滑溜的闪向一旁，双手急抖，又是一大把金光闪亮暗器射向古大狐！

古大狐怒喝一声，双足钉立如桩，沉神静气，单掌一翻，手中已握了柄铁铜，猛然一颤，那一蓬袭来的暗器，全然落空！

古大狐反手回劈公孙基，公孙基不料敌人来势如此之快，骇然侧闪之下，已稍慢一分——

“咔”的一声轻响，布屑被锐风带出三尺，一片皮肉，亦沾着血丝标有空中，铜龙公孙基大吼一声，踉跄退出！

白尊面色倏变，双臂一伸缩奇快无比的点向古大狐上盘九大要穴！

裘禾邦冷叱一声，身形焰然拔空，如箭般疾扑而落，右掌幻起千百掌影，猛拒白尊，替古大狐接下了白尊的攻击！

白尊已避过裘禾邦的掌势，身形猛旋之下，双掌抡起一座圆弧，雷霆万钧的劈向敌人胸前，腰际！

裘禾邦猛笑连连，闪电也似戮向对方身驱右侧八大重穴，右掌微偏，硬封而出！

“劈啦”一阵震响中，白尊目瞪口呆，掌臂挥舞，有如群山并庄，腿影连绵，宛似桩木滚滚，须臾间一气展出二十三招！

裘禾邦不避不退，大马金刀的连踢带打，亦在刹那间将敌人攻来的二十三招，封解一净。

在梅林门这面，有一位紫袍虬髯大汉缓缓行出，朝敖子青等人招手，道：

“各位好朋友，双方的首领都已动手，各位这么站着，未免显得太冷清了，来，来，‘怪虬客’杨大治陪你们玩玩？”

青衫秀士文风采冷静的一笑，毫无表情的道：

“今天在树林内偷袭我们兄弟三人的，阁下也是其中一位吧！”

怪虬客杨大治哈哈一笑道：

“不错，不过当时奉了白门主的令谕，只伤不准死，否则以你这个文弱书生，只怕要多十条命也活不到今夜了。”

青衫秀士文风采淡淡一笑，却如鬼魅般倏而掠过，奇快无比的向对方攻了十五招十六式，招招式式向着对方的要害攻去！

杨大治仍然大笑不绝，身形如风摆荷摇，左晃右闪，却在闪晃中，疾若狂飙般反击出二十六掌！

文风采脚步一扭一旋，硬生生的跌出三尺，双臂在身形移动中，竟奇妙的自肋下反穿而出，插向敌人颈旁琵琶骨。

怪虬客杨大治吼道：

“好小子，真有两下子，今夜再也不会给你机会了！”

叫声中，其成名绝技：“如临大敌”、“好逸恶劳”、“悍然不顾”三招连环而出，姿态奇特而怪异到了极点！

青衫秀士瘦削的身躯自往后一仰，又如风车般呼噜噜转回，双掌斜砍对方小腿胫骨，边冷笑道：

“嗯，这掌法还不错，上戏台上去杂耍可能更合适些！”

杨大治拔起五尺，又出十一掌十六脚，仍然笑道：

“我唱小生，白脸小伙子，你来演小旦也颇合适的嘛！”

这位怪虬客杨大治，是黄龙堡的护卫三蛟龙的老大，平时负责黄龙堡内的巡役工作，其功力之佳，居三蛟龙之首，所以白尊也把他带来了。

双方在冷讽热战中，互不相让，瞬息间互相攻拒了十七招。

双方的首脑自己身在战场，因为没有命令，所有手下的人只有虎视眈眈的对视着，没有人敢动，但都兵刃在握，随时准备猝袭！

这一边——

裘禾邦已与白尊拚斗了三十招以上，战况亦较前更形激烈，两位各据一方霸主，两人之争，不仅关系各人的名誉，与整个组织的声望也非常重要！

裘禾邦一袭蓝袍，气度威猛恢宏，尤其武功的造诣，业已到达登堂入室的地步了，要比白尊略高一筹许，可是，白尊久经阵仗，经验丰富，临敌不慌不乱，而且出手非常狠毒，在短时间内，尚不易分出胜负！

敖子青一直慎重而仔细的注视着场中的争斗，他在心中忖道：

“裘教主不但气度雍容，武功更属卓绝，果然名不虚传，连堂堂梅林门的门主白尊亦不是他的对手，果真不凡……”

他冷眼观望，又想道：

“对方此次来的人不少，人多势大，高手如云，这一场真是硬仗，我方也不一定占上风……”

马威足轻声道：

“敖大侠，我们现在要不要动手，助大哥一臂之力，擒龙要擒首。”

敖子青微微一笑，悄声道：

“不要轻举妄动，对方的高手一定不少，至今尚未露面，我们先别暴露自己的实力，他们一定也知道我们有了埋伏，他们心理上会有些胆怯，就对我们待机而动。”

说着，目光又移注梅林门方向，此刻——

梅林门闪出一位五短身材，尖头细目的中年汉子，已拔出他背后的一柄狼牙棒，冲向一旁的古大狐而来！

这位五短身材的中年汉子乃是梅林门的四辨主“飞鼠司马明梓”，那天虎脑背之役，他因被遣往黄龙堡议事，故未出现，而今一见曾杀其兄弟的敌人，怒火陡升，他欺古大狐身上有伤所以挑上他。

同一时间，梅林门中五大高手之首的‘闪形手’黑山封，亦阴沉沉的冷笑一声，倏然扑向正与敖子青谈话的马威足！

于是，除了原先在场的两对人马交战外，现在又有两对也加入战圈内，总括来说，大雷教目前还是稳占上风！

裘禾邦这时向白尊推出八式连环十五掌，身形暴闪间，猛可一个大翻身，已向对方再踢出二十腿，威力在刹那间又增一倍有余！

白尊大喝一声，双足钉立如桩，沉神静气，倾力迎上八掌，劲风如浪，随着掌势洋溢四周！

于是——

巨响连起，白尊面孔通红，汗渍隐隐，退出三尺之外，裘禾邦亦震退一步，但是，就在身形往后倒退之际，却借势贴向地面

上及三寸处，锐风如一片削薄的利刃，猝而斩到！

白尊面色倏变，反由急抽猛挥，隐于长衫内的一柄雕缕精致花纹，银光闪耀的沉重短戈已施展而出，猛然回劈袭禾邦！

袭禾邦冷冷一晒，如鬼魅般挪出五步，双臂急颤如浪，在一片精光耀目的戈影中，复向敌人攻出十一式十三掌！

另一边——

梅林门的四瓣主司马明梓，正拚命抵敌着马威足，这位飞鼠司马明梓，原是两湖绿林道中名震一时的人物，后因了一件不名誉的事，引起两湖绿林道之公愤，立足不住，才投入梅林门下效力，高居第四瓣主，一身所学，亦非等闲。

古大狐左劈右戮，前攻后战，猛出十掌后，豁然大笑道：

“司马明梓你这位四瓣主只有这么一点功夫？你其貌不扬，功夫也太差了！”

司马明梓不禁又羞又怒，手中狼牙棒舞得雷动风响，暴叱连连，但是仍然汗落如雨，步步后退，情形十分狼狈！

与青衫秀士文风采交手的黄龙堡三蛟龙老二的怪虬客杨大治，情势之恶劣，比起司马明梓来更有过之，这位怪虬客杨大治一身怪异的技巧，已达炉火纯青之境，而心地之狠毒，更属非凡，功力与文风采约在伯仲之间，但文风采因白天被围杀之事，甚是气愤，所以攻的甚急，已将杨大治逼得步步后退！

忽然——

白尊猛探二十七戈，回头叫道：

“大师，你该上场了！”

有一条黑影疾扑而出，这人正是巫刀门的魔头血刀僧！

血刀僧双手一偏，将斜挂于背后的一只以银合金打造而成，

沉重逾恒的血刀执入手中，半声不吭的冲入战圈，搂头盖脸便是凌厉无匹的二十刀！

裘禾邦身形飘出五尺，左掌当胸一竖斜出，大转身“当”“当”一条沉重的金锁，宛如西天蓦起的闪电，倏而现出，这正是他名闻四海，威震五狱的“金锁链”。

寒芒闪晃中，裘禾邦身形倏进，金锁链做了一个优美的震动，似经天的一抹长虹，潇洒无比的溜泻向两名强敌！

明眼的人应该知道是他名闻武林的“神火锁法”的起手式：“流星飞跃”。

白尊哼了一声，手中短戈舞起一片晶莹银墙，劲气充斥回旋激荡！

血刀僧奇黄涨成了黑紫色，伏身移步，迅速护住上盘要害，双腿则猛扫而出！

裘禾邦以一敌二，在形势上，他尚占了先机，他的真实本领，以金锁链为最超绝，但是，他双腿上的技艺也是弥足惊人！

敖子青暗忖道：

“裘教主的功夫已达登峰造极，自己行道以来，此等功夫尚是首次得见，连五雷手贺伏，赤红阎王柴造烈比起他，亦要逊落一筹！”

他又将视线移向另一面——

梅林门的第一高手黑封山，被马威足惊人的强大压力逼得大感窘迫，而怪虬客杨大治也被他的对手文风采逼得左支右绌，手忙脚乱了！

白尊猛探一十六戈，嘴唇发出一声尖锐的呼哨，于是，仿若这呼哨声的回音般，梅林门这方面的人立即骚动起来！

敖子青一见，知道对方要打群仗了，以多压少，他不敢迟疑，大喝一声：

“大雷所属，全力杀敌！”

于是——

大雷教的人马从树林间疾闪而出，与梅林门方面的人打了起来，现在，野地坪已经变成了一个充满血腥的，血肉横飞的战场了！

敖子青疾如鹰隼般飞扑过去，凌空暴翻，双掌齐出，两名黄龙堡的大汉应手摔出，脑浆迸溅！

双链子彭路超使的兵刃与裘禾邦的金锁链有点类似，不过他是纯铜制的，而且是两条交互使用，他飞快闪动，七十五锁一气呵成，四周的十余名‘梅林门’角色即惨号连天，翻滚堆跌成了一团！

山神田星也出来了，他镇定自如的大步迎上九名围过来的黄龙堡人物，隔着人家尚有好大一截，他的山神棒已狂飙一样扫了上去，那九个大汉，全像踩上了一盘炸药般肉碎骨裂的弹炸开向九个不同的方向！

这时——

人影倏闪，一个手执“铁杖”矮小身影翩然掠到，整个身形“呼”的一转，便悄无声息的站到了山神田星前面！

这人，他的铁杖不同于寻常的生铁杖，奇形怪状，舒伸节错，看来威力十足，他是黄龙堡的两大长老之一“乞丐杖”丁泗！

山神田星一见丁泗，立即大声道：

“他娘的，你这见不得人的东西，围攻老子，老子今晚要讨回来！”

丁泗叹了口气，沉声道：

“田星，老夫丁泗久仰你的大名，上回没杀了你，你应该知足，赶快退隐江湖，谁知你不知好歹，今夜还敢来！”

田星大声道：

“今天我是来报一箭之仇的，丁老儿你再试试！”

尖叱一声，田星倒扫山神棒，“当”声震响，丁泗一个空心跟斗，退了三步，那副狰狞冷酷的面孔，更是流露着一股难以言喻的凶狠暴戾之气，眨眼间，两人缠做一团！

坡上，正在进行着狠酷的激战，“刀邪”奇禹与萨吉化一碰上，的确可谓“棋逢对手”，所具修为，彼此全相仿佛，这一斗上，就成了个难分难解的局面了！

那边，毒蝎美人凌晓彤跃形飞快的应付着两个体魄魁伟的灰衣人，凌晓彤一把薄刀两侧全开了口的“蝎子剪”，正闪烁着蓝汪汪的寒光，他以一敌二，却毫无窘色，攻拒之间狠快凶猛，直将两个敌人逼得团团转，颇有点施展不开的形态！

跟了裘禾邦三十余年的“老叟”段灰，在大雷教并无职称，但他自以仆侍主，裘禾邦视他如同家人，此人平时沉默，对他人不假颜色，独对裘禾邦忠心不贰，他以一双铁掌力敌一个身材修长，颜面暗黑的黑须老人，黑须老人，正是黄龙堡另一位长老——“青鼎子”再沧！

靠近下坡地的方向，大雷教三名侍卫——雷安、贾半樵、施青合称“大雷三手”，应着黄龙堡的十余名大头目！

大致来说，大雷教虽然未占什么上风，但也没有落入困境，但是梅林门、黄龙堡，以及几十名巫刀门的弟子，他们人多，大雷教难免会出现后方不继的情况来……

此刻——

那位身材魁梧的古大狐被敌人增援而至的宝元及归缘师徒围攻，再加上原先的司马明梓，这股突至的压力，使这位原本有伤的武林健者大感窘迫，而早时的优势亦全面扭转了！

古大狐显然已经力不从心了，他咬牙切齿的与三人硬干着，但却被逼得步步后退，一柄铁铜愤怒无比，可是，他现在的对手却是武林中皆负胜名的三位高手，古大狐的攻势再是凌厉，斗志再是高昂，亦未免相形见绌了……

敖子青适时而至，宛似来自九天，他自夜暗中来，断刃的兴芒银灿飞旋，兜头便向司马明梓挥出二十招十六式！

古大狐振臂奋叫：

“敖老弟，谢啦——”

敖子青闪电般回避着司马明梓几乎及时的反攻，边大笑道：

“久违了，宝元、归缘两位大师！”

宝元尖啸如泣，血刀挥展扫回，边冷酷的道：

“你这小子莫非就是偷我师徒马匹的小贼？”

哧哧一笑，敖子青道：

“大师，出家人说话要留点口德，在下不过借用你的马用用而已，怎么是小贼呢？”

宝元、归缘师徒，乃是敖子青身中银棠花之毒，又遇到包仪心时的那两位，只是那时的敖子青狼狈不堪，而今却是英挺俊逸，宝元一时没认出来，一听他的口音才恍然大悟！

宝元不再多说，形容冷酷森寒的暴进怒扑，立即展开了一连串凌厉无比的猛攻，威势之浩荡，有如江河决堤，怒海翻腾，弥足惊人！

一侧，古大狐大叫道：

“老弟，俺与你联手，将这些兔崽子摆平了！”

狰狞的一笑哼，司马明梓道：

“古大狐，你想摆平我们，只要小心你自己不要被摆平了就好了！”

尖叱一声，古大狐铁铜似电闪蛇舞，搂头盖脸便打向司马明梓，司马明梓以他一条长鞭悍然相迎，归缘偶而也会牵制古大狐！

这时，马威足大吼一声，双臂闪电般急抄猛挥，宛似两条强而有力的硕大巨蛇，将四名凶神恶煞的削刀手捣出寻丈开外！

彭路超精神倏震，连出十二招十腿，泼风股急砍而上，含着无数柄寒芒森森的铜链，布成了一面无懈可击的光网！

公孙基狂叫一声，斜步抽身，一条金光闪闪顶端带着一枚三角形铜锤的奇形兵器，猝然向敌人兜头击落！

山神田星沉神静气，稳立原地，手中山神棒大马金刀的劈、挥、吹、戮，劲力呼轰中，威势惊人无比，而刀光，鞭影，寒芒，腿掌，便在他的山神棒挥舞下往来沉浮，波波不忽！

裘禾邦淋漓尽致的发挥他的金锁链，有时聚集成一个明亮的小点，宛似连串的闪耀的珠钻有时幻化成为无边的光海，有时舒展如横天的彩虹，萧煞得美丽，灿烂的凛烈！

白尊额际冷汗隐隐，鼻息咻咻，他已拚出五十年修为功力，与正在闪电如飞的血刀僧的攻势融汇在一起，竭力抵挡面前这位强敌！

裘禾邦的功夫，其火候之深奥，无可言喻，白尊及血刀僧两人，一身所学亦非泛泛之辈，二人功力之浑厚沉雄，亦算是江湖

上顶头人物，所以，裘禾邦若要击败他们二人，也要大大费上一番手脚。

青衫秀士文风采这时非但已落在下风，更且到异常危殆的地步，围攻他的各人中，以杨大治的武功最高，配合其它人的攻势，不只式猛力雄，出招狠辣，而所发挥的威力范围，更几乎完全封死了青衫袖士文风采所能发出的反击空隙！

段灰横了心肠，一张面孔煞气毕露，招式之间，全然是悍不畏死的打法，逼得丹沧有莫可奈何，叫苦连天，非常吃力！

“大雷三手”雷安、贾半樵、施青情势稍好，三人武功奇诡，出手辛辣，联手之下，尚可与人数占着绝大的优势的黄龙堡十余位大教头扳平手之局！

马威足以一双肉掌，与黑山封打得难分难解，二人功力悉敌，不分轩輊，马威足胜在内力悠长，经验丰富，黑山封则以闪挪迅捷，出手凌厉见称，二人掌掌相连，急攻快打，全在须臾之间，招式如飞，攻势所指，更是彼此间足可一击致命的要害重穴！

整个山坡上，兵刃的寒光闪耀，驱体的跌滚沉闷，夹杂着利器切入人骨的“噗嗤”之声，发出人们丹田的怒吼惨嗥声，一个个的影子在追逐，在扑腾，紫衣成褐了，红袍更加殷赤了……

大雷教的弟子虽然竭力死拚，但抵不住人家人多势大，这一阵下来，业已横尸狼藉，血流遍野了，虽然他们的高手略占上风，他们的弟子却整个的落了个下风，情况十分危殆……

由整个形势来说，大雷教这方面是略现艰苦的，不过，黄龙堡与梅林门若想获胜，却也非常易事，至少，他们将要付出的代价是十分惊人的……

大雷教的弟子眼看自己的头目略占上风，人人杀气昂扬，洒

着血，个个紧握家伙，咧嘴龇牙，疯狂似的扑向敌人！

这一来，双方的战况更趋白热，大雷教方面的人马完全是豁出去了，他们几乎通通采取了一种悍不畏死的打法，要与黄龙堡及梅林门的人同归于尽，竭力阻挡！

凌晓丹一个又快又急又狠的贴地溜滚中蝎子剪暴挥如电，那寒冽冽青光倏闪，叫吴良的那个黄龙堡的小头目已开了腔，他五花肚肠朝外迸流，一张大黑脸顿时成了暗青色，仰头便往后翻！

凌晓彤以一个女流之辈，下手如此狠毒，当知他“毒蝎美人”之名称并非没有理由的！

大雷教的人手舞刀盾，拼命搏战着强大的敌人，寒光血影，相映相照，人肉横飞，追逐砍杀，周遭，业已仰仆满了各形各状，死状惨怖的尸体，有的身子扭折，有的五官歪曲，有的面目一片血肉模糊，有的残肢断体，头落肠溢！

这里的景象直凄厉可怕到了极点，而死的固已寂然，活着的，却仍在那里制造寂然啊……

奇禹自血丝蒙蒙的双眸中，发现铜龙公孙基在追杀几名大雷教的手下，只见公孙基起落如飞，身形过处，挥臂宛如使棍，挡者立仆！

怪叫一声，奇禹吼道：

“你这狗操的杂种，你不用狂，你老子来了……”

一个起落便扑向了正在追杀大雷教所属的公孙基面前，奇禹一条精亮的大刀，二话不说，已陨星横空也似砍向公孙基！

那边——

宝元与齐刚已进行到一百招以上，宝元累得汗下如雨，面色

泛青，一旁助拳的归缘也喘息吁吁，鼻端汗水滴滴！

敖子青阴沉的一笑，道：

“宝元，当时你错失机会没有杀了我，取走风云榜，以后永远不会再有机会了！”

宝元大喝一声，三退三进，刀光如浪，呼呼沙响，眨眼间攻出了十一刀，身手狠辣绝伦！

一声长笑，敖子青冲天而起，略一盘旋，双腿急点敌人双目，腰身猛弓，鬼箫猝砍对方天灵，招式才出，他已一口气施出十一招！

宝元厉吼连连，在对方的凌厉得无以复加的攻势下，左闪右避，退出七尺之外！

敖子青身驱急起，如影随形紧跟而上，毫无表情的道：

“宝元大师，你压箱的绝活再不拿出来，命大约不会太长了！”

话声中，招式有如天河倒悬，汹涌出来，劲力激荡排回，惊心动魄！

宝元在呼啸的狂风中穿掠旋走，以他深沉的修为，竭力寻隙作扭转战机的反击！

于是——

两条人影闪电般上下翻飞，如两道虹光穿插复合，在人们肉眼不及察觉的刹那时，做着生死一发的连续攻击，二人身手之神速快捷，几乎已不是人类的天赋本能所可以做到的了！

宝元之徒归缘，功力之高，虽可列为江湖第一高手，但是与敖子青、宝元比起来，却是差了一大截，现在又无他插手的余地。

战况处在拉锯状态之中，在目前为止，双方的优劣之分，尚

未能断言，但无可置疑的，大雷教方面已处在不利之境。

蓦然——

马威足竭力冲破黑山风的掌势，脚步猛旋，如暴风般洒戮十五点，口中同时大叫：

“弓箭，上场！”

语声未毕，一连串机括响处，无数硬弩利矢，立如流星般射向黑山封！

黑山封大喝一声，双袖倏而盛涨，已将漫天弩矢扫落一空，在这刹那之间，马威足立即又欺身上前，两人又重新展开拚斗！

来自树林内四面八方的利矢，使得哀声连连，梅林门、黄龙堡的弟子在此情况，兵刃纷纷脱手而出，血与血不绝溅散，人命在冥绝，一条条身躯不成形态的摔跌仆倒，摔在黑暗而冰冷的野地上！

白尊的眼睛都红了，只见利矢过处，本门弟子有如滚汤浇雪，颓溃消退，速度简直快得惊人！

偶而也有大雷教的弟子被误杀，但是并不多，因为他们早知有此安排，所以他们尽可能挤到场中，将敌人逼向外围，靠近树林的方向。

敖子青冷笑一声：

“宝元大师，你们也活够了吧！”

一条人影疯狂的自后面扑到，掌风罡烈雄浑，急罩敖子青全身，敖子青反手十六刃，已将来袭者强逼退了三步出去！

鬼箫与断刀混为一体，强攻后袭者，劲力排斥中，敖子青轻视的道：

“萨吉化，凭你的能耐你实在活得太长了，继续下去，都是

这么没有出息，白活了！”

那自后面突袭的人物，果然是梅林门中第一流人物，五大高手排行第四的龟甲萨吉化！

萨吉化尖叫一声，足尖一点，再度蹿起，手中一柄银枪有如泼风打雨，绵密的丝毫没有空隙的袭来！

敖子青抖手一记“天神开路”，反腕一招“天王托塔”，身形在空中一个盘舞，紧跟着一记“石破天惊”！

宝元和尚及萨吉化怒吼着游掠躲避，而冲到眼前的十多名梅林门弟子，俱已败折命残的倒了一片！

宝元和尚大吼一声，再度扑上！

随着他动作，在挤排蜂涌的梅林门弟子中，齐齐冲了过来，敖子青闪电三刃，已将冲来的梅林门弟子斜砸三步！

萨吉化再度射进，银枪伸缩，倏忽十九招十六式，微晃而起，敖子青鬼箫回挡下，有一条人影悄无声息的跃蹿起来，双刀微闪，已狠辣无匹的插向敖子青双臂！

敖子青与宝元和尚闪电般连连击了五招六式，他毫不考虑的稍一低身，右脚一拗倏弹，快得令人不能摄视的蹶到另一个人胸前！

那偷袭者是黄龙堡一名小头目，他似乎估不到对方的攻势来得比他更快更狠，于是，他的一对双刀尚未递到位置，已怪叫着倒翻而出！

阴险的宝元和尚口中大吼：

“几十人一齐涌上，把他压死！”

几十位弟子，自不同的方向扑来，人如潮涌，刀光缤纷，哗叫声响成一片——

猛虎难敌猴群，宝元和尚心中正得意着，等着捡现成的便宜，简直是一种不可能的事，就在黄龙堡、梅林门几位弟子近到咫尺之际敖子青微笑如刀，那笑，狠毒得带血！

萨吉化吃过他的亏，倒噎了一声，一句“不好”尚未及出口，敖子青已阴沉的吐出四个字：

“倒转乾坤！”

断刃脱手而出，微微一震，快得仿佛复仇之神的冷酷眼波，在人们不及思维的瞬息之间，锋利的断刃“霍”的闪旋，断刃的光芒似乎斗然间延绵扩展，延绵于永恒，扩展在生死！

宝元和尚全身血液一下子都凝冻了，他口中发出一声凄怖的喊叫，倾出吃奶之力，疯狂的向外围滚出去，萨吉化面孔的肌肉蓦然僵了，他脸色死灰拚命往后旋出，动作与宝元和尚同样快得狼狈！

但是——

他们手下的弟子却没有这么幸运，他们的来势全是一般冲劲，又猛又快，待这些弟子发觉他们的头目正像见了鬼似的往外蹿滚之间，敖子青飞旋的断刃已到了他们的眼前！

没有任何人来得及挽回这惨厉的局面，这局面发生的如此迅捷，似是已经本来就成为事实了，“呱”“呱”的一声声刺耳裂骨之声倏起，那些自空扑落的角色，甚至连一声嗥吼也未及发出，一颗颗头颅带着满脸惊愕迷惘之色，与一大蓬一大蓬的鲜血溅飞得老远，洒得地上殷红片片！

热血溅散中，一名弟子被拦腰成为两截，敖子青的断刃实在太快，萨吉化虽然有弟子替死，他的左腕亦齐着被断刃削落！

敖子青身驱一转巧妙的接回返断刃，目光瞥及那一具具躺

在地上的无头尸体，他的唇角浮起一丝冷酷的嘲弄！

宝元和尚及萨吉化哪有胆再战，宝元和尚拚命翻滚出十步之外，冷汗透衣，面孔已成青白，他恐怖的急忙挤到混乱激战的双方弟子人群中，而这刹时，敖子青所过之处，黄龙堡、梅林门弟子有如强风拂草，紧紧仆倒！

这时，惨号厉嗥已涨成了一片，在鬼箫与断刃的飞舞里，人的躯体正与生命之泉水撞仆溅流，兵器似满空的陨星电尾，闪着一溜溜的光辉坠向黑暗，叮当踉跄之声，起落盈耳，情形像是虎入羊群！

## 第二十章

归缘见其师父宝元和尚仓皇的样子，他年轻力盛，丢了正与他决斗的凌晓彤，双臂急抖，悍厉的两个起落，已追上了如入无人之境的敖子青！

归缘奋不顾身的飞扑而至，敖子青一掌劈翻了两名弟子，他似是背后有眼似的低侧上身，一记“天神开路”，先行发难，将来势猛急的归缘逼得一室之下暴闪五尺！

冷凄凄的一笑，敖子青一脚踢倒了一名疯狂冲来的黄龙堡弟子，他森寒的道：

“归缘，看清楚了，你口中的丑小子就是在下我这副模样，你对我还算不错，虽然无礼些只要你退出，在下可以饶过你！”

归缘尖吼一声，火石闪晃，倏了二十刀，身形猝翻，再进十一腿，风声呼啸，这劲气汹涌排涌！

敖子青神色冷漠，大叫一声：

“我的仁慈只有一次！”

他的“飞刃斩”乃精萃之学，蓦然连出十六招十三式，这十六招十三式自十六个方向同时攻出，又在攻出的同时，倏幻然做十三个角度，箫影漫天，银练纵横，几乎囊括了天地空间！

归缘面孔扭曲，气喘吁吁，他的血刀虽然快如电掣，却无法突破敌人那片精耀密集的刃影，实在不愿退，不甘心退，但是，他却不得不含着满腔的羞愤，再次的退了出去。

敖子青并不追赶，冷冷一笑，他右箫左掌，长斩短砸，梅林

门、黄龙堡弟子一片片的横尸，一堆堆的叠垒，悲噪号叫里，已显得那么微弱无力了。

因为大雷教的一阵箭射，梅林门方面的弟子死伤惨重神色惊怕的一堆堆挤在一起，后面的向前堆，前面的向后挤，这些梅林门、黄龙堡的好汉以及巫刀门的出家僧，已整个丧失斗志了。

虽然箭已不再射了，但是埋伏在林内的弓箭手现在一涌而出，人数虽不多，却声势惊人，把敌人吓得更无力再战！

敖子青又往前冲了几步，箫挥刀舞，五条大汉又再残命，在五柄腰刀飞泻中，他冷冷的道：

“宝元，你逃不了的！”

宝元夹在人群中残杀大雷教的弟子，敖子青仿佛是一条飞龙，自丈外长射而来，“飞刃斩”中的绝技，一一展出，快若迅雷，威势慑人，漫天掌影流射织穿，劲气回旋中厉啸声宛如群鬼号啕！

宝元一口钢牙深深咬入下唇，在这瞬息，他将心一横，“血刀七击”一口气展出，凌空的身形同时倏弹，十一腿猝蹴敖子青而去！

敖子青冷森的道：

“你会死的更快！”

“快”的尾音犹在，鬼箫的断刃暴闪，快得不可言喻的霍然斩来，时间只是一刹，飞舞纵横的腿影蓦而消敛一空，血刀“嗡”然自敖子青头擦过，血光溅映里，断刃在空中倒旋而回，已巧不过嵌回鬼箫上，而锋利的刃口上，又已染上了一层浓厚的鲜血……

宝元倚在一株梅树上，胸膛开了一个可怖的血洞，大股的血

液正狂涌而出，里面的脏腑隐约可见，面色蜡黄得不似一个活生生的“人”，他大张的嘴巴，喘息着，却尽是吐出血泡！

梅林门、黄龙堡的弟子惊叫哗嚷乱成一片，没有人愿意去碰敖子青，他一过来，那些有如潮水般往后拚命退去，样子十分狼狈不堪！

几乎在同一时刻——

古大狐已战得心力交瘁，司马明梓冷笑一声，觑准时机，左手倏而伸缩，衣袖之内，一柄锋利之极的匕首，蓦而暴出，猛然刺向敌人右肋！

时间的经过是宛如电光石火的，只闻“嗤”的一声轻响，一柄尖锐的匕首，又插入他肋下一寸！

而在古大狐尚未至出声之际，四柄鬼头刀也如影随形般紧跟而至！

古大狐嘶哑的大笑一声，倾力移出半步，右手狼牙棒奇妙绝伦的抬向司马明梓，而当司马明梓偏身微闪之际，古大狐那颤抖的手腕又神速的折向他两名敌人，“唰”“唰”二声，两名大敌哀叫一声，飞跌出去！

此刻，司马明梓的铁铜及一柄鬼头刀已无情的砍在古大狐背后！

几乎不分先后，古大狐反身一击，司马明梓口中发出一声凄厉无比的惨号，司马明梓已拚命闪出半尺，却依然没有躲过那只长约一尺的狼牙棒，深深的嵌入他的左胸之上！

是的，古大狐所擅的“射虹三棒”是凌厉而残毒的，出手绝快，何况，他与敌人隔着如此近迫的距离呢！

但是，古大狐连中数创，不由踉跄抢出数步，一大口鲜血，

狂喷而出！

裘禾邦看的真切，当下神色惨变，面孔扭曲，不顾一切的向白尊奇攻二十招，掠身待出，但是，血刀僧却厉笑着狂扑而来！

有一名大雷教的弟子大叫着：

“四教头栽了……”

敖子青转头一看，蓦然厉叫：

“白门主让在下来奉陪！”

敖子青身形闪晃如雷纵电驰，上下翻飞，几招之下，已使白尊逼得连连倒退，手忙脚乱！

因为敖子青接过了白尊，裘禾邦对付血刀僧，顿时压力减轻许多，他急忙大叫：

“快将四教头扶下去，老四，你快走！”

这位命已垂危的大雷教四教头双目圆睁，毫不闪躲，大雷教四五名弟子死拉活拖硬把他拖进树林内，他嘴里仍兀自骂个不停！

敖子青目光冷峻而残忍的平视着，他轻轻斜出五步，一刀透进一名彪形大汉胸膛，他头也不回，又迅速拔了反截身后，一名梅林弟子已被拦腰斩死在地！

白尊恨的咬牙切齿，手中短戈越飞越快，金芒左右连闪，带起的光辉几乎已接扩成一片光幕，在一个弧度极小的回折下，令人目不暇接的猛翻狠斩而上！

敖子青瘦削的人影猝而暴泻三步，乌黑的鬼箫连接着冷森灿亮的断刃，在那人影移动的同时又交击而回，威势之猛，有如山撼海腾！

两个人已经斗在一块儿，根本看不清双方的人影，只见金蛇

晃闪，断刃飞跃，在这片荒野上，流走游移，两个拼斗者的出手简直快得不可比拟，快得像是亘古以来逝去的光阴，快得似飞泻向千百年之后的流光。

白尊的白色披风拂飞翻展，手中短戈搅起波涛千倾，身形微偏，短戈突然自手中飞出，汇聚成一溜金矢，自虚无中猝进，又快又狠，又诡异！

敖子青的鬼箫飞舞，绵绵密密，像满天浮沉着千万个巨大而沉重的磐石，箫中断刃呼轰如江涌海号，纵横交织，在千钧一发之际接漫天的金色波涛，在呼吸交闪之间力击那倏进的长矢……

于是——

两条人影骤然分射，又在分射的同时，再度接触，招式快得像长空照下的光式，如此狠，狠的似血，如此毒，毒得如百步蛇的齿液！

比人们的意念更快，较人们的思想更速，几乎是永远没有停顿，而又那么紧凑无间，当人们远没有想到拚斗双方的招式，那些快得出人意外的招式已经成为过去了。

这时短促的时间里，敖子青与白尊已互想较斗了五十余招了。

敖子青冷冷一笑，在笑声里，左右暴闪白尊连续的攻击后，断刃从斜斩，双脚疾攻对方颈项，又狠、又准、又毒！

白尊原地不动，短戈寻准敌人的攻势路子在同一时刻封截反击！

敖子青奋力射跃，就空中大折翻，二十刃，似暴雨狂风，一口气罩下！

金芒一道，深厚凌厉，蓦然冲射而出，敖子青断叱一声，倏然跟上，那道金芒在一闪之下猛而侧回，幻为流光纵横，交织成金海无涯，组合成天地衔接，那么无懈可击的冲压而来！

敖子青如电的眸子刹时冷森而酷厉，口中冷森的叫道：

“你要重蹈覆辙了！”

话声中，他整个人倏忽弹起，却在弹起的瞬息间又翻滚而下，他的周身像奇迹似的闪射幻耀着千万道熠熠炫目的银色光辉，劲气激荡，在空气中尖锐的号叫，就像一颗明亮的殒星自遥远的虚渺的高空坠下，强劲得无可力敌。

一片急剧得令人耳膜不及承受的金铁交击之声，金光银芒凌射翻腾，在那耀眼的辉芒中，两条人影分自两个方向闪飞而出，在空中略一回绕，又猝掠回战在一处！

白尊的短戈极快的颤抖，幻映出诡异而绚烂的团团华彩，那么快速的罩向他的敌人！

敖子青紧抿着嘴唇，瘦削的身躯在一个相同位置，做着无数个角度不同的移动，他的移动是如此紧凑，如此迅捷，以至看起来好像他一直站着，完全没有移动过一样。

就这样，白尊的短戈俱皆稍差一点的连连自他全身周侧擦过！

敖子青深深吸了一口气，手中急抖薄薄的断刃似一张恶魔的利嘴，那么贪婪的啮向白尊颈项、双肩、肚腹、两腿，锐利的锋刃带得周遭空气波荡不息，刮面生寒，攻势的来去快极了，快得令人震惊。

白尊吓得面白如纸，连连退了五步，气喘不息，嘴巴张的老大！

敖子青冷冷一笑，蓦地里暴喝：

“倒转乾坤！”

随着他这声焦雷似的喝声，一连串惊心动魄的沙沙声倏然响起，仿佛一只无形魔手在轻轻扯动人们的心弦，有一冰冷冷的，令人颤栗的味道，一溜寒光冷刃一闪之后转为广大无极，像煞天河迸落，浩浩滔滔，自长空倒挂而下！

白尊白皙的面孔微微扭曲了一下，猝然倒移二步，短戈一抖，幻成千股万道光流，彩色夺目的喷洒而出，这些长短不一的光流彩芒，却在它的曳尾之外，布成一个罗盖也似的半弧，美极了！

白尊这一手刀法，敖子青心中有些惊异，他心中明白，那是刀法中最具功力，亦是最为难练的方式之一：“烟火齐射”，想不到白尊的拳脚功夫了得，他在刀术修学也到了这等境界，实在令人不敢相信！

敖子青急旋出去，脚尖原地如一个陀螺似的旋转，断刃的尖端已带起一片片，一股股，一道道的流光，似夜空中的殒星千万，纵横交织的射向敌人！

因此，白尊又退了一步，敖子青借着抛刃转箫的力量，整个身躯划了一个半圆，在半圆的弧点上，他再冷叱一声：

“石破天惊！”

猝然大侧身，鬼箫怪异的三转三折，断刃横着斩，蓦地刺向敌人，在他出手的刹那，已宛如奇迹也似的，斗然间变成了千千万万，像满天飘浮的云朵，绵密无隙的罩向白尊！

在白尊的闪动中，横斩的断刃却突而似黑暗中的空中，耀射出一溜曳光，大大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砍到敌人胸前！

白尊大吼道：

“你这小畜生！”

“生”字在舌尖上滚动，又是一记“烟火齐射”，蓬展而出，一片叮当响中，敖子青斜退两步，白尊横移了三尺！

这时，整个野地坪已经成为一片血海，惊恐的嗥叫呼号声响，乱得令人心颤，在黑暗里，一条条生命在陨落，一蓬蓬的血在狂喷！

人影在来往穿过或奔掠，有的是梅林、黄龙，有的是大雷教，这处于两个极端的敌对者，他们在蹿跃奔掠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凶暴与残狠！

惨吼与悲号组合成一片不忍卒闻的凄厉乐章，在血花里飘荡，在生命的断落里翻滚，而在飘荡里，在翻滚里，没有人心存一点点仁慈，因为谁都想活下去，倒的最好敌人！

这一边——

马威足一双肉掌，与黑山封斗得分难解，马威足抖手二十一招，口中叫道：

“你们这群没有人性的东西，难道要叫你们自己的弟子死光才罢手吗？”

“呸”了一声，黑山封道：

“只要你们弃械投降，否则我方才不善罢干休，老小子认命吧！”

马威足厉声道：

“死不足惜的杂种！”

黑山封冷笑连连，猝而揉身挺进，疾苦电掣般的九肘、十一腿，二十三掌！

马威足怒骂一声，身形暴退又回，掌影起风，宛似万山并列，威猛已极的反攻而上！

山神田星与乞丐杖丁泗之战，田星这位大雷教的二当家，身材虽然矮胖，膂力过人，比起丁泗来略胜半筹，他的山神棒已到达超凡入圣之境了，在快得如极西闪电般的紧密“唰”“唰”响声中，棒影飞旋腾回，千变万化，丁泗被缠得难以施展，但丁泗力大如牛，加上不要命的拼死不退，狠扯猛挡，目前犹言可扯平……

青衫秀士文风采对付怪虬客杨大治，勉强可以，两人身形出手神出鬼没，疾若曳掣，飞闪之间更加快不可言，他身上还涂抹着厚厚的金创药，但功力依然惊人，杨大治丝毫便宜也占不上……

老叟段灰在大雷教是出了名悍不畏死，他的技业照说是比黄龙堡的两大长老之一青鼎子丹沧差了些，但由于他的凶猛泼辣，丹沧反而被搞的对他奈何不得，两个人全是闷着头狠干，情势异常火爆！

宛似六丁神投胎下凡般的双链子路超，武功沉厚精绝，遇事非常镇定冷静，他的双链子施展开来，风如涛，力似杵，有万夫不挡之勇，现在与他对手的是黄龙堡三侍卫，三人固然都是狠角色，但苦在靠不近彭路超的身，因此三人的威力不免打了折扣。

毒蝎美人凌晓彤碰上了被敖子青逼退的宝元和尚，宝元和尚见她是个美丽的妇人，嘴里便不干不净的骂起来：

“他娘的，你这挨压的货，不躲在男人的怀里，你敢来这里发什么雌威，老子将你衣衫一件件剥去，看你狠到几时！”

凌晓彤怒睁着眼睛瞪向宝元和尚，尖锐而愤怒已极的厉声

道：

“臭和尚，出家人不守清规，你如此不积口德，该下十八层地狱！”

凌晓彤的蝎子剪，闪掣流灿，长戮、短刺、回绞、反缠，俱是凌厉无比，冲起如飞虹，翻转似凤起，金芒弹溢，令人目眩神迷！

宝元和尚也施了混身解数，他的巫刀门的绝活、血刀劈、挑，快捷犀利，再加上一些梅林门的角色的助战，逐渐占取上风！

只有奇禹是陷身重围了，如今他身上的伤已有不少处，吃黄龙堡的四位高手包围攻杀，几天内身陷两次血战，他早豁出去了，一把邪刀横砸扫挥，翻飞回舞，一下左冲，一下右突，那模样，活像一头陷阱中负伤的疯兽，又是凶恶又是猛厉！

文风采对付杨大治虽然尽够了，但不时有梅林门、黄龙堡的弟子偷袭而来，他原来已止血的伤口因剧烈的扭动又崩开了，血汨汨的流，他咬紧牙，在一个又快又急的反攻中，有一个叫全成的黄龙堡小头目业已开了膛，五花肚肠朝外进流，几乎就差一线

---

怪虬客杨大治的双手、双腿并出，二十三招中，有三掌、五腿击在文风采的身上，但是，口吐鲜血的文风采已在一个猝横疾转之下，将右足抬起，蹴向杨大治的天灵盖上！

狂吼着，马威足大叫：

“八弟，你快退！”

叫吼着，他的左掌猛然捣飞了一名黄龙堡的角色，黑山封揉进似风，出手快不可言，威足急欲闪到文风采身侧，一个心慌，胸腹间立即挨了黑山封一掌，他身形倒回，狠击黑山封，黑山封

方始一闪而退，他的右掌又将另一个刚刚乘隙摸上来的黄龙堡角色脖颈生生砸断！

马威足急怒攻心，但却丝毫抽不开身，黑山封如今业已倾尽全力，将他给拦下了！

裘禾邦与血刀僧之战，是勉强还配的一对，说勉强，并非指裘禾邦，而是指血刀僧，这位巫刀门的首脑，虽是身高体大，心狠手辣，他的血刀舞得出神入化，但比裘禾邦的金锁链却要差上把火。

血刀僧身微一闪，手中血刀已天河圈目般划出一道浑厚的光带，像云影罩住星辰般那么急又狂猛的狠掠骤挥，指向敌人！

裘禾邦他的金锁链撑起如乌龙出海，又似黑云层黑，发出凄厉如啸的破空之声，在一片雄昂而暴烈的“呼”“呼”劲气中回绕纵横！

裘禾邦上下翻飞扑击中，目光一斜，心中已不由一凛，急忖道：

“我方纵使勇猛善战，但对方人数众多，假如再继续下去，我方必将遭到极大的损伤，情势只怕难以乐观了，虽然敌人付出的代价也很大……”

他心中思忖，手上金锁链一紧，有如天河倒悬，又似瑞雪缤纷，链链相接，式式不断，急若狂飙暴雨猛然反卷向眼前敌人！

血刀僧沉喝一声，稳重而谨慎的将他浸淫其中达三四十年的“血刀十六式”展出，闪亮的刀身闪泛成一片浑然的光海，又颤成朵朵耀目的寒星，犀利而美妙，凶狠而神威！

双方都知道这是一场生死存亡的激战，均倾力施出浑身解数，战的天云变色，鬼哭神号，戮、打、挑、崩，俱见功力浑厚，

刺、砸、扫、点，全蕴千变万化！

此刻——

敖子青与白尊的争斗，已到了分出胜负的关键，只见敖子青脚步微现踉跄的退出三步，而白尊却悬空翻滚了五六个转！

仿佛电光猝闪，敖子青没有稍做迟延，口中暴叱一声，长射跟进，断刃挥洒，狂如飙，冷光灿流，白尊在空中的身躯斗然硬生生弹起了三尺，短戈挽起一道彩虹似的光芒，光芒内外，幻起一片蒙蒙的白色气体，啦啦的声音入耳生栗！

当光芒弥漫，宛如在地上蒙一层阴霾，敖子青狂烈的大笑一声，身形弓着弹跃而出，跃起五尺，口中大叫道：

“不错，白尊，你比在下想像的要高明一些，但是结果还是一样的！”

“石破天惊！”

声如裂帛穿金，高昂壮厉，鬼箫透空斜推，身躯猛而横起，他在横身的同时；一片浩烈的光河绕身而起，似是怒江决堤，狂浪滚滚，令人生起一股束手无策的无助感觉！

周遭的空气呼轰，波荡汹涌，发出一阵阵尖锐得足以撕裂人们耳膜的啸声，强大的压力猝然排挤，宛如寰宇间的重量一下子全已集中于此！

于是——

白尊短戈刹时光芒散乱如一只受伤的巨蛇急速晃抖，那片晃颤的金光——不可思议的，却突然凝结成形，似一条长长的，浑圆的滚桶，精曳闪烁，耀射四周，如九天之上，九地之下骤然射出来的长虹，那么矫捷的盘旋冲上，威势夺魂慑魄！

只有一瞬息间，不及人们一次深呼吸里，那股空中滚动的金

色光体，已速速的向敖子青攻击了一百零一次，快得叫人无法相信。

白尊的身躯里在那滚桶也似的光冷电中，每一个盘旋穿刺，刺耳的“唰”“唰”之声，如有魔鬼的讽笑，播荡在空气中，像带着血，带着泪，带着凄厉可怕的哽咽！

敖子青的身形如风舞电掣，倏起倏落，忽左忽右，淡淡的像一抹有形无实的影子，给人一种无法捕捉的虚渺感觉……

敖子青面色微变，热血上冲，这一阵不比前阵，白尊的所有绝学全搬了出来，像脱胎换骨似的，敖子青几乎要怀疑眼前的白尊与那天在虎脑背的白尊是不是同一个人。

金色的光似流虹般闪刺不息，看起来，白尊好像是占足了上风！

那一抹淡淡的影子游舞如在太虚，敖子青蓦而冷然喝声：“倒转乾坤！”

只在这四个字一口气说完的时间里，敖子青的这一式“倒转乾坤”已经用完，他闪身接住了断刃，金色的光芒有些波散的盘旋出五丈之外！

敖子青的表情残酷如一只攫食的猛兽，他闪电似的跃进，断叱一声：

“流星飞天！”

断刃回绕，以惊人的速度划过一道半弧，而在这一片片练般的灿烂的光辉里，敖子青握着鬼箫的手臂不知挥动了多少下，亦不知翻斩了多少刃，滚涌的金色带，有如怪蛇舞卷，一连串令人耳鼓不及迎接的清脆撞声密密响起，于是，双方就像根本没有接触过似的，猝然分两个方向分开！

敖子青心中有些着急，他错估了对方的实力，原来在虎脑背上他隐藏了实力，如今却被他缠得分不开身，他不禁感到懊恼！

在刚才两人一擦而过的须臾间，敖子青攻拒了二十三刃，白尊的短戈也挥戮了二十刀！

两人的鏖战已在三百招以上，可以说彼此间的攻拒斗敌中，每招每式都含蕴了生死，每出每进全包含了胜负，只要一个粗心大意，就极可能会抱恨终生，万劫而不复了。

双方从一开始到现在，没有一丝丁点喘息的间隙，没有瞬息间的回旋余地，其实两个个心中都有数，如无一个伤亡，只怕不会甘休。

敖子青的脚步交叉移换，倏左倏右的往四周游走起来，样子诡异而妙得无可捉摸，白尊短戈那道滚桶似的灿然剑气，盘旋纵横连连穿射，虽是看似比敖子青的速度要快，却次次落空！

蓦地——

敖子青的瘦削身形倏忽在连环十一次的交叉换移下，如一抹流光曳空般猝然掠起，肉眼的视力只能看见一股淡淡的白烟在长空腾射，那道金色的剑芒倏然急进急追，在这似千万年时光停顿于此的一刹那，十一点闪闪的，刺目炫眼的小光点，已在一晃之后失去踪影——

几乎在那十一点光芒方才闪耀的同时，快速得不可言喻，金色的滚桶光芒已呼噜噜的歪斜出七丈，劲气即刻淡散，地下，白尊的面孔黑夜中透出惨白，有一股看得出是强自的忍耐后的巨大痛楚！

风拂着，带着浓重的寒瑟，带着萧然……

敖子青直直的挺立着，俊削的面庞上有着深沉的疲惫，他没

有一丝儿得色，更没有一丝儿笑容，山风拂着他不动的身体，拂着他飘飘的白色衣角，像煞一尊卓然而至的魔像！

敖子青抿抿嘴唇，大叫道：

“大雷所属，把白尊捉起来！”

六位大雷教的弟子像疯狂了，七手八脚把白尊架了起来，可怜堂堂一位梅林门的首脑，任由人摆布，没有余力反抗！

有些黄龙堡、梅林门弟子抢步过来想救人，一见敖子青冷煞的表情，全都止了步，他们心中明白，他们无法在鬼箫影面前救人！

敖子青向前迈进一步，梅林门弟子已乱成片的退出老远，叫吼惊嚷之声沸腾不息，敖子青冷森的望着这些吓破了胆的敌人，蓦然厉叫：

“梅林门、黄龙堡的朋友，你们的首脑已在我们手上，你们难道就眼睁睁的看着他任人宰割？他的命如此低贱不值？你们束手就缚吧！”

有一个面容冷削的中年人蓦而现身，他寒森森的盯着敖子青，道：

“黄龙堡岂是任人威胁的？”

敖子青狂声笑道：

“你们已经群龙无首了，何必作困兽之斗？朋友，识时务吧！”

这人“呸”了一声，怒吼道：

“我如影追风白雕，乃黄龙堡的首座殿主，可以代替白尊，领导我们的兄弟！”

敖子青再度狂笑道：

“白雕，你不过是个缩头缩尾的角色，激斗了这么久你才出

来，你想捡便宜？凭你这种小角色，只怕也成不了大事！”

如影追风厉声道：

“我是此次歼灭大雷教妖魂的第二位首领，有本事你也将我一起擒起，否则黄龙堡会与大雷教战至一兵一卒。”

敖子青抿抿嘴唇，道：

“你当在下不能！”

敖子青冷笑连连，猝而揉身而进，照面间便是疾如电掣般的九刃，十一腿！

如影追风怒骂一声，身形暴退又回，当掌影起处，宛似万山并列，威猛已极的反攻而上！

这时——

剧战仍继续不休，刀光与剑影互映，寒芒与锐啸相合，血红的眸子瞪着血红的眸子，强而有力的双臂，向敌人做着毫无怜惜的砍杀……

双方拼斗的激烈已更形残酷，杀喊声，叱喝声，兵刃撞击声，悲叫声，混成一片，分不出是哪一方的血，分不出是哪一方的残断四肢，太恐怖了，蜂拥般人群，杀成一团……

逐渐的，大雷教方面已落在下风，除了裘禾邦、敖子青及几名猛将外，其他各人，俱已在梅林门、黄龙堡的强大压力之下，遭到不轻的挫折，由完全主动而渐渐处于被动之时！

大雷教方面的各人情势越来越恶劣，潮水似的梅林门方面的人物，一波波的连续冲上，前仆后继，好似没完没了……

敖子青在奋力激战中，看到了己方的情形，他心中迅速的思量：

“要歼灭这一拨强敌，出手不能不毒了……”

他那线条鲜明的俊逸面庞上，有着一丝冷酷的笑，这笑中深邃而森严的寒意，蕴厚的浓烈骇人的杀斗，叫人一见不寒而栗！

这时，有三名身着紫衣的彪形大汉趁着白雕后退留出空隙，掠身而到敖子青身侧，手中腰刀在黑暗中带起一抹寒芒。

敖子青正眼也不看一下，闪电般断刃一挥，自那扑到的三名大汉颈项擦过，于是，三颗斗大头颅如绣球似的飞滚半空，敖子青沙哑的狂笑随着他的身影射出五丈，猛扑正在围攻奇禹的三个大汉！

敖子青行动之间，迅捷无匹，与他对手的如影迫风白雕想阻，倏然跟上，却连衣角也沾不上！

围攻奇禹的三名大汉，甫觉劲气一袭，情势有异，尚未及扭头察视，已被敖子青一连串毫不稍息的威猛攻势，飞摔出二步，另一位也被迫出七步之外！

此刻，在敖子青后头追赶的如影迫风迅速的向敖子青攻出十一掌，口中厉喝道：

“姓敖的，有种你别跑，咱们决一胜负！”

敖子青豁然大笑，身躯凭空而起，大转身，双腿一绞，神异无伦的蹴向白雕咽喉前胸，两只脚步，在夜影中成一团团的圆圈，来势难以捉摸，他冷冷一笑道：

“胜负立见！”

白雕心头大震，斜步抛身，急旋而出，边大叫道：

“还早得很！”

这一侧——

裘禾邦金锁链一抛，划了一道精芒闪耀的光带，洒脱的移出三步，又使双臂贯足真力，石破天惊的连出三十二招，寒电并射

中，已将与他对敌的血刀僧硬生生的逼退五步！

裘禾邦已知白尊被捕，精神一振，心中忖道：

“对方少了一个强手，只要血刀僧再制服，或许这一场血战能够提早结束，减少我方的损失，只是这恶和尚难缠得很！”

思忖间，他手中的金锁链上下挥舞，颤动如波，来去无踪，却又连续不绝，肃然而狠毒！

敖子青发觉裘禾邦从一开始力战血刀僧，虽然一直保持上风，但未能将对方撂倒，这对己方大大不利，而他现在的对手白雕，实力远不如白尊，因此他舍去白雕，掠身到了裘禾邦身侧，大叫道：

“这个和尚交给在下！”

裘禾邦反击了三招后，倏然而退，道：

“少侠小心了，这和尚身手不弱！”

白雕已追过来，裘禾邦欺身上来，两人很快的战在一处！

血刀僧目光惊疑的在敖子青面庞上游移片刻，故做镇定的道：

“姓敖的，大雷教的第一把交椅，尚奈何不了本大师，你有什么本事，竟敢强出头？”

血刀僧的为人狡猾无比，他已知这年轻人出手狠毒，连白尊都不是对手，却将心头的惊惧隐埋心中，装成一副泰然之状！

他之所以不敢贸然出手，是因对方功力高弥足惊人，自己力战裘禾邦已伤元气，故意借机调息自己不稳的内力！

敖子青如何不知，但他并不急躁，背负双手，冷清的一撇嘴唇，淡淡的道：

“在下没什么大本事，不过有点小能耐，治治你这个和老尚

绰绰有余！”

敖子青语风之力，已透出几分令人难堪的讥讽，他面色大变，但见敖子青那双冷电般的目光，那一股难以方喻的超然威仪，已在无形中将这位巫刀门的首要人物给震慑住了。

敖子青向前再进一步，生冷的道：

“血刀僧，白尊尚折在下手中，你又有几分把握与在下交手？”

血刀僧心头一跳，不觉退后半步，他努力咽了一口唾沫，强声道：

“他奶奶的，姓敖的，你那两下子吓得住别人，却唬不住本大师，你趁早回头吧！”

敖子青生硬的接道：

“那你便试试！”

血刀僧有些莫名的畏惧眼前敌人的森冷气势，但任他如何也不将自己的尊严完全弃置不顾，何况，自己也是一门之主！

这时——

战况已逐渐进入决定性的阶段，暗影中只见幢幢人影往返冲杀，寒光闪烁不定，血雨迸流四洒，充满了野蛮与残忍！

血刀僧暗地吸入一口真气，凶厉的大叫道：

“姓敖的，不要以为白门主不小心损在你手中，你就能翻上天了，本大师可从未把你放在心上，你应该了解你如今的处境！”

敖子青一笑道：

“不错，大雷教人数比不上贵方，但这不表示过得了在下这一关。”

血刀僧心头一凛，厉吼道：

“你这小子，以为本大师好惹的？要是如此，本大师也混不到今天了！”

敖子青嘴角一撇，冷悠悠的道：

“不错，你能活到今天已经不错了，今夜你就准备到另一个世界去重新开始吧！”

血刀僧如何能忍受这口怨气，双目暴睁如铃，倏然滑身进步，刀掌齐施，瞬息间便是连串的十一刀，阴狠歹毒无比！

随着血刀僧身形的移动，又有一片刀光自四面八方飞向敖子青周遭，纷纷纷纷，仿佛腊月瑞雪，却又寒气逼人。

这些人乃是巫刀门的僧人，赶来助他们掌门一臂之力的！

敖子青凄冷的哼了一声，仰首向天，半声怒叱，夹着一股猛烈的劲风，有若怒浪排空，鬼箫横排而出，劲力之强，足以移山倒海，骇人之极！

于是——

无数柄血刀飞向半空，乒乒相撞，在夜暗中溅出点点火星，起落的惨叫声跟随着条条的彪形身影横抛而出，即使血刀僧功力高强，也几乎一个斤斗摔跌地上的踉跄退出三步！

敖子青淡淡的一笑，道：

“血刀僧，在下这两下子滋味如何？还够招呼各位吧！”

目光一瞥，敖子青心头微凛，他发现黑暗中有两道炯炯的目光，如此凛烈冷厉的射向他来！

这个人卓立在夜影中，对眼前这场惨绝人寰的激斗无动于衷，他沉默而悠闲，这些雍容的气度足以显示这人的一身功力如何高超！

双方战况的变化是其快无比的，就在敖子青激战血刀僧的

时刻，彭路超的双链子已在他双手下“呼噜噜”闪滚出重重链山，一名黄龙堡的小头目，一个虎踏没来得及，连兵刃和人全被这旋舞的链子卷入，“劈哩叭啦”闷响中，立即就被砸成了一堆肉泥！

归缘小和尚飞身抢救不及，一闪立出，也险些挨上链击，他狂啸着，手中血刀倏然伸缩，眨眼五十三刀暴攻彭路超！

吼声有如狮叱，彭路超四十一招而链直捣，归缘猝晃暴移，身上负伤一直在四处游战的司马明梓却乘隙而入，铁铜捷似流曳，猛然扣向敌人右胁！

“咯崩”一咬牙，彭路超魁梧强壮的身体突然怪异的倾斜，他手中两条锁链竟“嗡”“嗡”“嗡”急颤，就像活的，顺着他的手臂、肩头，脖颈往上滚动，他右手倏拍链端，整条锁链有如一道滚木，急竖暴落，左手一条亦即跟上——

## 第二十一章

彭路超这一连串的动作，只是瞬息功夫，司马明梓的铁铜已经“嗤”的指进彭路超右肋肉里，但是，不待司马明梓有做进一步的翻扯，彭路超这一记神乎其技的“锁龙王”绝技便已发挥了威力！

“呼”的由悬空砸下，咔嚓声扬，竟将司马明梓那五短身材砸短了一半，连这位梅林门的四瓣主，一位棘手的煞手的脑袋也给他打进了颈子里！

彭路超一口气尚未转过，一旁归缘已泣血沥肝般狂号着弹射向前，他边滚进，手上的血刀掠闪如一条经天的长虹，在彭路超力疲之下，猛的砍上他粗壮的身躯，锋利的刀身立即毫不容情的扎进了彭路超的肌肉里。

这一刀嵌入彭路超的肉里，那种剧烈的痛苦，使他马上抛掉握着的锁链，面容扭曲着冲向归缘，归缘在急切间连忙用力抽出血刀，但因血刀倒扎得太深，已入了骨，仓皇间竟拔不出来……

就这短暂的延误，彭路超那壮硕的躯体业已扑到身上，不待归缘闪躲，彭路超的一双巨灵之掌，便已扼上他的咽喉，两人滚倒地上，拼命折腾扑击……

在这同时——

奇禹已闷吼着又带了伤，黄龙堡一名殿士叫胡山子的长枪极快的插进他的大腿股，又洒着一溜鲜血拔出，奇禹踉跄暴退，邪刀绕着弧形猛抡，他嘶吼的道：

“妈的，老子跟你同归于尽！”

胡山子冷峭的道：

“奇禹你还是先走一步吧！大爷不陪你哪！”

十一刀挥向胡山子，奇禹汗洒血滴的道：

“老子不甘寂寞，非你这个狗操的杂种作伴，决不甘心！”

这时，业已将黑山封逼得节节败退的马威足，正迫使黑山封移到了奇禹等人附近，他窥准目标，双掌齐发，一阵又急又快的攻击，把黑山封攻得手忙脚乱，寻妥一丝空隙，马威足飞快暴旋，十掌合并成一掌，掌影纵横，劲风如泣，十掌没有一掌落空，全面搂头盖脸的招攻在胡山子的头脸之上。

骤然间，热血四喷，胡山子倒了三步，才止住身，奇禹又形同疯虎的奋起一足，将胡山子当胸捣飞出七步之外！

黑山封被马威足逼得鼠窜西掠，又见他伤了胡山子，自己援救不及，顿时差点连肺都要气炸了，恨得几乎吐血，凸突着铜铃眼，面如呕血，额浮着筋，他像半座山似的身躯冲向马威足！

黑山封口中猛不停骂道：

“你这杀千刀的，老子岂是好惹的……”

马威足冥静无语，唇角却噙着一丝酷毒的冷笑，他倏然闪挪，掌出如电，刹时直劈，刹时横砸，刹时飞腿，刹时缠绞，他那双肉掌，宛如一把利刃，变化自如，空气中带起劲风阵阵！

黑山封双目喷火，喘息如牛，大汗淋漓中，他的双手已使尽了吃奶的力量，恶狠狠的拼命反击马威足！

奇禹仍然被五名梅林门的好手围攻，这五人红了眼，也横了心，他们兵刃穿插，又急又密，仿佛狂风般罩合着奇禹！

奇禹咬牙切齿，冲刺扫砸，倾力支撑抗拒，梅林门其中一位

赫然是梅林五煞中仅存者九剑士徐勇，在剑尖吞吐闪烁中，徐勇叫道：

“姓奇的，你无法寿终正寝了！”

奇禹邪刀偏斜崩砍，横舞竖飞，他吼道：

“老子砍了你这个缩头乌龟！”

九剑士徐劝本来一直在队伍后头，因为双方人数众多，场面也非常紊乱，所以他一直没有跟大雷教的好手碰面，现在双方人马死伤不少，他才飞身赶攻前头来，迎面撞上奇禹。

九剑士徐勇则身溜进，长剑电刺，一闪疾退，“噗嗤”轻响，一股其锐如天的无形气流已笔直射向奇禹的面孔！

猝不及防，奇禹甫觉情形有异，面部侧开，肩头却已被刺中，他怪吼一声，身子往一边翻去，一名持枪大汉趁机快刺，猛的透进了奇禹的右大腿，狠狠扎上了他的大腿骨，痛得奇禹尖叫出声，邪刀奋力砍向这名大汉！

抽枪、闪身，这名大汉微晃倏让，只受了皮肉之伤。

九剑士徐勇斜刺里暴进，倏然二十九剑合成一溜并射的寒光，其快至极的罩向奇禹！

千钧一发之际，敖子青的身形仿佛来自天外，“呼”的一下到了奇禹的身侧，斗然便是一十一刃的攻向了九剑士徐勇及三名大汉！

梅林五煞的其他四人均伤在敖子青的手上，仅剩九剑士徐勇一人，仇人相见份外眼红，九剑士徐勇失去他的修养，破口叫骂道：

“去你妈的……”

九剑士徐勇一横心，丢下奇禹，大骂着冲向敖子青，敖子青

一言不发，搂头二十八刃击向九剑士徐勇，而此刻，悍不畏死的血刀僧亦已赶到！

徐勇才一退开，又有六名大汉围攻奇禹，奇禹喘着粗气，却也毫不示弱的迎上了敌人！

奇禹伤痕累累，喘得他伸出了舌头，但他连汗水也不擦一下，捉着邪刀力战敌人，手起刀落，已将一名黄龙堡的汉子拦腰截落！

斜刺里，两柄雪亮的腰刀甫始斩到，他已狂旋而出，邪刀猛舞飞扫，二条人影全已长号着分向两个不同的角度摔去！

一名大雷教的弟子正浴血苦战两名敌人，左侧，三名大雷教兄弟与六名梅林门所属在地下翻滚扑腾，那一边，一名大雷教的大汉刚将大刀捅进了一个敌人胸膛，但他后头也立即挨了一剑……

大雷教的人马手舞刀盾，拼命搏战着强大敌人，周遭，业已仰仆满了各形各状，死像惨怖的尸体，简直凄厉可怕到了极点……

这一头——

九剑士徐勇长剑吞吐有如蛇信，疾速暴刺敖子青，而血刀僧的血刀也同时挥了过来！

单是旋转，敖子青倏忽十一刃猛袭徐勇，手中十三掌却劈向血僧，将两人各逼退了三步！

在敖子青急泄的掌影中，徐勇又再次扑上来，长剑狠截敖子青，双腿亦飞射向他的敌人，完全是一派拼命的打法！

敖子青没料到徐勇竟是如此硬干，急切间，他身形蓦的腾空，脚前头后，怒矢般暴射向前刹那间，徐勇的长剑便插进了他

的腿根，就在这同一时，敖子青的双腿猛蹴，完全蹬在徐勇的胸口上！

这位梅林五煞唯一的仅存者，便一头撞出去，头颅与地上的石头相碰，“咔嚓”一声，脑浆迸裂，在石头上印下了一团怪异的白红相间的，黏糊糊，浓稠稠的可怕图案！

徐勇那声临死前的惨号尚在空中颤抖，血刀僧已形似疯虎般冲上，血刀翻刺，又急又快，寒光闪耀中，俱是向敖子青致命处招呼！

已受了伤的敖子青叱吼一声：

“找死！”

他一个空心斤斗弹升七尺，他的右手鬼箫暴挥，只见银光一团，“呼”的弹射出去，“砰”的一记，兜胸将血刀僧砸出五步，血刀僧“哇”的喷出一大口鲜血，却一个就地滚翻向一边，血刀飞掷向正在咬牙苦斗的奇禹背后！

奇禹如今已是有气无力了，可以说全是在勉强支撑，他早就异常虚弱乏力了，何况他面前又围了五名黄龙堡的高手，血刀僧的血刀疾速如电，一侧的敖子青光一瞥之下，不禁大叫：

“快闪，奇兄！”

叫声中，敖子青虽然拼命的掠身过来抢救，但，却来不及了，血刀僧的血刀已经深深的插入了奇禹的背心，差一点就穿胸而过！

泣血般嗥号，敖子青双腿齐飞，顿时砸得只剩一口气的血刀僧面目稀烂，胸口洞裂，血浆闪沫溅飞四处。

双方的动作全快得匪夷所思，在敖子青反身击向血刀僧的一刹，有一名梅林门的好手暴闪倏进，双臂猛抖，一下子将奇禹

砸了个就地滚，奄奄一息的奇禹不知哪来的力量，奋力一掷，邪刀已将这名好手砍得打了个踉跄，面无血色！

这名好手挺身再跃进，满面杀气，狠毒的又扑向奇禹，侧面，刚刚站地的敖子青抖出中断刃，于是，一线雪亮光影倏映，“唉”的闷响，这名好手的头颅已无主的飞了出去！

双方的行动之快，俱是起自刹那，终自瞬息，像是一连串的连锁反应，不容人思考，更不容人犹豫，只是眨一眨眼，则一切都结束了……

满地全是鲜血、脑浆，横七竖八的躺满了尸体与伤者，甚至还有细碎的肉屑散在地上，这景象更加怵目惊心，看上去，叫人有说不出的惨厉，更有说不出的悲凉……

空气中，浮漾着腥膻血臭，飘浮着死亡的气息，浮沉着叫人心悸的残酷意识……

这边——

如影追风白雕两只铜铃眼全红了，他大张着嘴巴，舌头像狗一样伸出唇外，汗如雨下，他喘着气，拼命抵挡着裘禾邦的攻击，不过，他已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尽管费了这么大的力气，却仍然被逼得步步后退！

敖子青大叫：

“裘教主快收拾这个小子，我们就能控制整个局面了！”

裘禾邦不觉精神奋发，大声回应叫道：

“他逃不了的！”

在剧烈的拼搏中，白雕忍不住羞怒惊恐交集的大骂：

“不要脸的东西，大言不惭！”

裘禾邦死命狠攻，招式快而且狠，他冷厉的道：

“以众欺寡，以多吃少，哪一方不要脸了？”

一时又被逼退了三步，白雕狂吼：

“要死，大家死在一块儿！”

突然——

一个语声有如金铁互击：

“黄龙、梅林所属，立即撤退！”

敖子青目梢子蓦然触及在树林内的那双炯炯有神的目光！

所有梅林门、黄龙堡的人马，包括如影追风在内，一听这一声石破天惊的叫声，全部无心恋战，急欲从敌人攻击中抽身！

白雕突然一个腾旋掉头飞掠而出，裘禾邦身形倏转，紧跟而上，一边大吼：

“那里走！”

不管输或赢，所有黄龙堡方面的人马纷纷转身后退，气急败坏的逃奔……

敖子青沙哑的怒吼大叫道：

“大雷弹齐放！”

这五个字如五声巨雷，轰然传播四周，袅绕不散，立刻——

大雷教的人马只要能动的，个个伸入怀中掏出大雷弹，陆续的挥抛而出，于是，一连串银光闪闪的物体上升半空中，当梅林门方面的人正在推挤窜逸之际，连串的银色物体忽然撞击在一起，仿佛霹雳猝响，所有大雷弹已轰然爆裂，一团团熊熊的火球瞬息迸溅扩展……

一片轰然爆烈声中，烟硝晦迷，火蛇迸射，像一大片火钢般卷罩而落，一股强烈而令人窒息的硫磺味道充斥满空间……

梅林门方面的人马尚未及退出，已有一半以上号叫着滚倒

地下，于是，一幕悲惨的景象又凄怖地展现了……

随着这一片火海也似的爆炸声响，梅林门方面的人马，翻滚哀号，其声惨厉得有如狼嚎鬼哭，鲜红的火舌在人身上燃烧，焦臭的炙肉气息在四周飘散……

地上翻滚的人用双手抓着自己的头发，撕着自己的面孔五官，好一场可怕而令人毕生难以忘怀的修罗图啊！

整个野地坪上，火光散乱而迅速的向四处流窜，似一条条火蛇在贴地疾进吱吱之声尖锐刺耳。

火光映照里，敖子青撇撇嘴唇，他大吼道：

“别让敌人跑了！”

敖子青眼看着梅林门、黄龙堡的残余者在迅速的溃败，他冷煞的一笑，敖子青突地出手，一记“天神开路”，再有五名梅林门弟子于一片哀号里魂飞冥灭！

大雷弹放出的火箭，有如老天愤怒下降落的火雨，那么无休无止，狠辣歹毒的交织飞射，射向人身，射向地上死的、伤的躯体上！

在黑暗里，惊恐的嗥叫呼号声乱得令人心颤，几个小头目带着自己的手下，左奔右跑，一面大声叱吼镇压，但个个神色仓皇，气急败坏，有如丧家之犬，亡命般的往山坡下奔跑！

前头有人因伤跑不快，挡了后面的人，后面的不管三七二十一拼命往前冲，有的一不小心跌倒了，后面的人就践踏上去，自己人踩死自己人，霎时悲叫怒骂乱成了一片，情形凄惨！

人潮汹涌，疯狂的往山坡下推挤排拥，梅林门方面的人正在釜豆相前，自顾不暇，叫嚎呼喊的惊心动魄，人挤人，人推人，场面乱得不可收拾！

其实大雷教方面的人以呐喊追杀，也只象征性的表示了一下，因为，他们受损的情形不比敌人好到哪里去，根本无力追杀，但是，梅林门方面一听喊杀，像一群受了极大惊恐的野兽，哗叫成为一片，人马已如怒洪决堤，那么杂乱而又不可收拾的朝北奔逃败退，似山倒水流的快速……

终于——

一片沉寂笼罩场中，这却是一片极令人不快的沉寂……

大雷教可以说勉强胜了，虽然胜得很艰辛，胜的很痛苦，付出很大的代价，他们见敌人走光后，他们怔忡的站着，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话……

良久——

敖子青走到裘禾邦身边，关注的道：

“裘教主，你还好吧！”

裘禾邦显得十分疲惫，道：

“老夫还好，少侠你伤了不少处？”

敖子青笑道：

“这一点算不得什么，家常便饭，常有的事！”

其实他全身上下几乎没有一处不酸，没有一处不痛，他强忍胸膈间的翻腾血气！

凑近过来，马威足骨骼像被拆散了，喘着粗气道：

“我们赢了……”

一扬头，山神田星傲然道：

“我们总算出了一口怨气了……”

裘禾邦颇为伤感的道：

“表面上，我们是胜了，可是大雷教也是元气大伤，精英损

失泰半……”

严肃的，敖子青道：

“大教头，我方以寡敌众，犹能战胜强敌，也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这一回，梅林门算是垮台了，白尊被我们捉了，黄龙堡也被我们搞的一塌糊涂，或许以后他们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文风采大大喘了几下，呛咳的道：

“这一场仗打的没完没了，简直像一百年、一千年那么漫长……”

笑笑，敖子青道：

“我们终于熬过来了，只要我们主力不垮，战胜的机会就大些。”

裘禾邦这时望望四周的情况，那些狼藉的，可怜的尸体，面目稀烂的，血肉模糊的，明显的，断头的，乳白的脑浆，溅洒在四处的猩红鲜血，加上点点有如刀砧上撒下来的细碎肉屑，这里比屠宰场更加恐怖，血淋淋的景观……

蓦地，他看到了一具躯体，他大大的震动了一下，失声叫道：

“六弟，老六……”

双锁子彭路超与归缘力拼而同归于尽，两人的尸体并倒在一块儿。

另一侧，古大狐从树林内一拐一拐的走出来，突然，带着哭调尖号：

“奇禹——奇禹你……走啦？”

裘禾邦嘴唇变成青白的哆嗦着，悲切的道：

“奇……奇禹也走了？”

敖子青低沉的道：

“奇禹已经去了多时了……”

古大狐哇哇怪叫，顿足挺胸，厉吼起来：

“这些小杂种，小畜生，他们杀了老六，又宰了奇禹，混帐东西，看老子不活剥了你们……”

裘禾邦尽力提高了声音，他戚然道：

“不要哭了，我们也叫对方付出了代价，这就是江湖生活，武林风云……唉！”

古大狐泪如泉涌，他扁着嘴，浑身颤抖，语声也带着那样的痉挛，道：

“还不够，这些小子个个该死，他们必须死光，死净才能为我们的好兄弟雪耻……”

闭上眼，裘禾邦缓缓的道：

“四弟，你即使杀尽了他们的人，六弟、奇禹他们能够再回来吗？走的就永远走了，无论如何挽救，也无济于事了。”

咬牙切齿，古大狐狠毒的道：

“无济于事也要杀——，这些没有天良的东西，他们个个都该死绝，将他们一个个分尸……”

润润唇，敖子青忙道：

“战场上，各为其主，四教头，说实在的话，我们也不比对方仁慈，甚至，我们下手更比对方的狠毒，他们的伤亡人数在我们一倍之上，似乎谁也怨不得谁，在刀口上舔血就是如此。”

又是悲痛，又是激动，又是疲倦的叹了口气，古大狐摇摇头，不再多说。

沉稳的，裘禾邦道：

“二弟，由你负责，清点我方的伤亡情形，以及善后的处理。”

山神田星颌首道：

“是，我即刻去！”

裘禾邦闭着眼，敖子青轻轻的道：

“教主在想些什么？”

裘禾邦痛恨而又伤心的道：

“在双方接刃进行中，老夫只要一见我们的弟兄一个倒下去，不论死伤，老夫的心即如被刀割似的痛了起来，现在亲眼看到这么多弟兄血肉横飞，头断支离，在地下翻滚扑腾……这些景象不断在老夫脑海中，老夫又分不开身去抢救，那么凄惨……”

愤怒的瞪大了一双斜眼，古大狐的两边太阳穴“突”“突”的跳动，他激动的道：

“大哥，咱们杀到他们老窝去，把黄龙堡连根拔起！”

皱着眉，敖子青摇摇头，道：

“四当家，我们伤亡也非常惨重，我们简直没有余力了……”

一时大家沉默无语，敖子青只觉得胸口翻涌，有股想呕的感觉……

裘禾邦沉沉的道：

“老夫行道四十多年，建立大雷教也有二十多年了，像今天这样一场狠得不带一点人味的打杀场面，还是平生首见！”

敖子青用力吞了口唾沫，强笑道：

“江湖上的作风一向如此，人家如何待你，你将以十倍还之，恩惠是如此，而仇恨又何尝不是如此？大当家且放宽心胸！”

摇摇头，裘禾邦道：

“每个人的命都只有一条，丢了就没了，老夫的兄弟走了再也回不来了……”

稍微移动一下脚，脚上中的一剑，不禁扯痛得连心脏全颤了颤，敖子青咬咬牙，道：

“大当家的，依在下看来，黄龙堡的实力当不止于此，我们还得多加提防，千万松懈不得！”

微微颌首，裘禾邦道：

“我们所剩残兵，不知还能不能再抵挡一次强敌的侵袭？大雷教莫不要……”

舐舐唇，敖子青道：

“大当家的，咱们手中还握着一个人质——白尊，说不定对我方有一点助益也不定，大当家先不要操心，我们不会输的。”

连连点头，裘禾邦道：

“还真多亏了你……”

笑笑，敖子青道：

“咱们还是快离开这些鬼地方好……”

天刚亮——

五百多名的大雷教弟子仅剩二百名左右回到老家集来，其中还有不少身上都是带着伤的！

拂晓的曙光，映着他们一张张疲惫的面孔，大多数的人身上染着血污，有自己的，更多的是敌人的，因为，这些回来的，都是经过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役中的佼佼者，或幸运者。

他到达了林子口，由金狐狸易连航率领着三十几位弟子齐齐躬身迎接前面的裘禾邦及敖子青。

易连航一看大家的表情，以及人数骤减的兄弟，他当知可能

的情况，他喑哑的道：

“教主，咱们……”

裘禾邦无力的点点头，乏力的道：

“我们没有输，也可以说是我们赢，对方伤亡的比我们大了差不多两倍，而且是他们主动撤走，我们没有输……”

最前面的一名大汉，恭谨的对敖子青道：

“禀师尊叔，季姑娘已经问过好几次你们的消息了。”

用手抹去脸上的灰沙，敖子青长长吁了口气，温和的道：

“季姑娘大约已经知道我们回来了。”

一行人进到里面，裘禾邦仍然心事重重，里外大小的事，只好交给田星及马威足两人去负责发落，尤其马威足他的领导能力又强，指挥若定，有主见，做事果决，有魄力。

马威足对大家沉声道：

“大哥，敖大侠，各位兄弟大家已经忙了一夜，请回房去休息吧！有什么事，等大家休息过后，咱们再商议！”

默默点头，大家各自走开，敖子青又对马威足道：

“五当家，白尊那老小子，可千万看好了，他对我们可值钱得很！”

马威足回首向身后一名大汉吩咐道：

“敖大侠的话听到了吧！大家虽然累了，本身的职责别疏忽，强敌环伺，叮咛负责巡视的兄弟，戒备千万松懈不得。”

敖子青微微一笑，道：

“五教头你也去歇歇吧！在下告退了！”

敖子青没有直接回房，他弯到季梦寒的房间来，他才举手要敲门，门儿已“呀”的启开，一张明丽而妩媚的面庞，似一朵迎

着朝阳的花，那么清新而甜美的对他微笑。

敖子青深深吸一口气，朝着季梦寒做了个苦笑，道：

“我的样子一定很狼狈！”

季梦寒不置可否，轻雅的笑笑，敖子青搂着她的肩头，疲乏的行向室内。

门一关上，季梦寒就如一只小鸟般依偎到敖子青怀里，悄细的问道：

“子青，你没有受伤吧！我担了一夜的心，一想到战场上你与人拼斗的样子，我……”

敖子青闭起眼睛，勉强把身上的痛楚感觉压抑下，长长吁了口气，道：

“我还好，梦寒给我倒杯水好吗？”

季梦寒突然跳了起来，叫道：

“你看，我看到你一高兴就忘了……”

说着，她忙连倒了一杯茶递到敖子青手里，敖子青啜了一口热茶，觉得舒服多了。

季梦寒又靠到敖子青怀里，握起两小粉拳轻巧有致的在敖子青腿上捶了起来。

敖子青双眉微皱，因为季梦寒这一捶，使他腿上的伤痛越加痛彻入骨，但是，他没有呻吟，没有拒绝，一任季梦寒轻轻的捶

---

季梦寒原本闭着眼，才一睁开，目光中映入敖子青腿上的一片血渍，尖叫道：

“你……受伤了……”

她一急不避嫌的检视起敖子青的腿伤，她珠泪纷落的道：

“天啊，是谁那么狠心把你伤成这样？你看这一剑伤得多深……”

敖子青一笑，疲乏已极的道：

“不碍事……”

季梦寒连忙取了水，为他把伤口洗干净，上了一些创伤药，她怯生生的道：

“刚才我一定弄痛你了，你怎么也不叫一声，你这人……”

敖子青深深的凝注她，缓缓的道：

“看到你，最大的痛苦我也能忍受！”

季梦寒鲜红的小嘴半张着，良久，她才幽幽的道：

“你既然那么在意，为什么不常常好好珍惜自己的身躯呢？你难道不知道我看了有多心疼？”

她那双美眸中泪光又现，她解开敖子青披风，检视他身上的伤痛，每看一处，她如花的面庞便抽搐一下，煞白煞白的。

季梦寒泪水轻淌，垂着头道：

“子青，你是如何忍受这些痛苦的，我……我看得都忍不住了。”

敖子青平静的道：

“肉体的痛苦算不得什么，再大再深我都能忍受，如果是心灵……”

季梦寒抽噎了一下，哀哀的道：

“子青，我一定好好爱你，照顾你……”

敖子青搂着她，哑着嗓子道：

“别哭，我不是好好的吗？”

季梦寒忙抬起头，再为敖子青洗涤伤口，敖子青的全身上下

都有伤，进来时因为披风遮住，看不清楚，现在一看，季梦寒柔肠如绞，血沥心扉。

他的内衣几乎被血水浸透，右肋有一个深达寸许的血槽，皮肉翻卷，微微颤动，左胸中，更有一条刀砍的大口子，鲜红的嫩肉轻轻翕动，原本已止血，现在一动，一股股热血，又从肌肉翕动中汨汨流溢，惊人透了。

季梦寒小心翼翼，深怕弄痛他，为他的伤口上药，她望着敖子青那深沉而疲惫的面孔，心疼的眼泪直流，较之直接加于她身上更来得令她难受与痛苦，这滋味艰涩极了。

季梦寒的双肩耸动着，泪痕已轻轻沾满了这位美丽姑娘的面颊，似一朵带雨的茉莉。

敖子青身躯一抖，显然他在压制自己的激动，竭力平静的道：

“别担心，在江湖上混，流血是无可避免的，而且对我来说，这次的伤并不是最严重的，比这次重十倍以上的情形也不少的，你看我还不好好的活着。”

季梦寒心痛的道：

“子青，答应我，下次要小心一点，伤在你身，痛在我心？”

敖子青吻着季梦寒那一头瀑布似的长发，眸子里有一片光彩，轻沉的道：

“那是自然，那是面对生死关头，我总是心情很平静的，现在则不然，我不想死，不愿意，永远有你，所以我不肯死。”

季梦寒将面孔俯在敖子青怀里，双肩耸动着，语声细如游丝：

“不要说死，我不要你死，你也别提这个字……”

敖子青展眉一笑，道：

“好，我不说，你也别说，以后谁也不准再说，好吗？”

季梦寒嫣然笑道：

“子青，我还没有问你，昨晚的事怎么啦？”我们的人伤的如何？敌人呢，他们一定被你们打的很惨吧！有你在……”

敖子青叹了口气，道：

“我们赢了，赢得很痛苦，很辛酸，六当家及奇兄都去了，我们也损了一大半兄弟，受伤的还不算呢，唉！江湖生活……”

季梦寒惊惶的望着敖子青，良久，她才幽幽的道：

“从你昨晚一走，我一人在房里就一直在想，我们这样打打杀杀，为的是什么？为了声誉，为了名望，为了争一口气……”

敖子青深深的凝注她，缓缓的道：

“是啊！一夜之间那么多生命就消失了，有时候连我自己都会怀疑，为什么对别人的生命会如此漠视？或许江湖待久，对什么人，对什么事都麻木了，没有什么感觉……”

季梦寒平躺在敖子青怀里，喃喃的道：

“子青，我们退出江湖，找一个地方住下来，然后……生一大堆孩子……”

敖子青稍稍推开了季梦寒，望着那张酡红如醉的脸蛋儿，他感动的道：

“等一切事了，心中无牵无挂，我们就一起退出江湖，没有任何遗憾的，从我踏出江湖以来，我没有过这种念头，直到认识你，我整个人，整个思想都有了很大的改变，你实在太好了，太善良了……”

季梦寒面庞上泪痕未干，那张俏脸儿，惑怜照人，她低怯的

道：

“子青，爹他说有事找你，你看我一看见你，什么事都忘了……”

敖子青抱紧了她，嘴唇似雨点般落在她的脸上，唇上，一个长长的甜甜的吻，那么长，那么甜，那么醇厚，那么浓烈，彼此间的心贴的紧，呼息相隔，久久……有些透不过气来，季梦寒羞涩的道：

“够了……”

敖子青舐舐嘴唇，笑道：

“一辈子都不够的。”

小巧的鼻子皱了一下，道：

“才回来一定很累了吧！你快去休息吧！看你的样子很累了，身上又有伤，别累坏了……”

敖子青“嗯”了一声，眯着眼，笑道：

“有你替我包扎的伤，现在舒服多了，一点也不觉得痛，只要有你在……”

季梦寒端给他热茶，看他啜了一口，道：

“去，去，去，伤包好了，茶也喝了，快走吧，让人家见到了多么不好意思……”

敖子青望着她一双美丽的眼睛眨呀眨的，他犹豫了一下，淡淡的道：

“你也好好休息，伤刚好，身子要紧，晚上再过来看你。”

季梦寒点点头，笑道：

“别忘了爹有事找你，不知道什么事，他要亲自告诉你，休息过后，别忘了去找爹……”

敖子青翻身站起，在季梦寒颊上一吻，笑道：

“是——泰山大人有事，小婿焉敢怠慢，待我换过衣衫后，即刻就去，可以吧，敖夫人？”

季梦寒轻轻的捶了他一下，低怯的道：

“不害臊……”

## 第二十二章

在另一户人家的土屋之内，这间土屋比敖子青落脚之处更简陋，更矮小，想来这屋主人的家境并不顶好，但他们却一样热忱、周到。

这里主人共腾出三个房间，除了季家父子外，还有古大狐以及两名大雷教的小头目，负责照顾古大狐以及季家父子，另有四名大雷教壮士把守四周，戒备还算严密，使住的人心里安全多了。

一名大雷教大汉对敖子青躬了躬身，退到一旁，敖子青雍容的踏进屋里去，有一股阴湿的味道，才一进屋就同时扑面袭来。

现在天已微暗了，土屋内只有一盏晕沉的桐油灯，显得非常晦暗，季全创已坐在屋内等着他，现在的季全创已不如铁虎帮主时的威风凛凛了，他孤伶伶的坐着，好似非常孤独。

敖子青走了过来，昏暗里，季全创脸色看来苍白了不少，极为平静的，季全创苦笑了一下，道：

“敖少侠……我们不打不相识，想不到你断了我三根手指，我本来恨你，而你又救了我们父子，我又该感激你。”

敖子青有些难堪的笑了一下，道：

“为了那件事，在下心中颇过意不去，当时在下气盛了些……”

季全创摇了摇头，深沉的道：

“我提这件事并不是怪你，只是心中有了感慨，况且我心里

有数，那天是我们错了，在江湖中就是如此，为了一点小事都会争得面红耳赤，而甚至干戈相向，你没有错。”

敖子青吁了口气，道：

“季帮主既往不咎，在下汗颜！”

沉默了一会，季全创缓缓的道：

“我找你原不是谈这不相干的事，我是想跟你谈谈梅林门的事。”

怔了怔，敖子青淡淡的道：

“梅林门灭了铁虎帮，季帮主心中的感触，在下了解，只要在下有机会，一定为铁虎帮讨回这笔血债，叫梅林门付出相同的代价。”

季全创古怪的笑了，他慢慢的道：

“失去的东西永远就不会再回来了，即使铁虎帮再重新开始，与原来也不相同了，梅林门就算灭了，铁虎帮又能得到什么？”

敖子青抿抿嘴唇，道：

“为了一口气，季帮主，每个人生活在世界上，他都有权利活下去，梅林门既然不让别人活下去，那么他们也别活下去了。”

季全创叹了口气，幽幽的道：

“是的，以前我还身在铁虎帮时，想法跟你一样，现在我才明白名利不过是镜花水月，到头来一场空，争什么呢？”

敖子青喝了一声，道：

“季帮主，这不是为了名也没有利，这是义，伸展正义，我们不容许有这种没有人道的组织存在江湖，危害整个武林，我们希望所有帮派彼此和平相处，但不容许他们为了满足自己的野

心、私心，而牺牲他人的利益，名声，甚至生命！”

季全创缓缓垂下头去，苦涩的道：

“敖大侠说的是，可惜我参悟太晚了，人生已过了一大半，连这点道理也需要年轻的你来点破，我真是枉走人生这一遭了。”

敖子青低声的道：

“季帮主千万不可灰心丧志，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有心重头来，一点也不会晚的。”

季全创悲凉的一笑，道：

“我原不跟你谈这些的，敖大侠我是想跟你谈那些关在梅林门的人物的事情，从你救出我们父子后，我就一直努力在思索有关那些事，片片断断的，我想起一点事，想供你做个参考。”

敖子青脸孔的肌肉紧了一下，迅速的道：

“怎么样？”

季全创像一尊石像般凝注着敖子青，目光里的神色古怪而又深沉……缓缓地，他开口道：

“一想到我所听到的事，不禁全身冰寒起来，因为……实在太可怕了……”

敖子青努力平静了一下心情，低沉的道：

“季帮主请你明示！”

闭闭眼睛，季全创低低的道：

“我知道风云榜在你身上，而那些被关在梅林门地牢内的人有几位就是风云榜的高手，这事你已经知道了，而我所想到的是，每一天晚上他们轮流被唤出去，回来时他们的表情都很怪异，有的还喃喃念道完了，没希望了……”

敖子青急切的道：

“还有呢？”

季全创抹去额上的汗水，强自镇定：

“他们痴痴傻傻的，也不想逃走，也不管人家如何对待他们，像地牢内多了我们父子两人，他们连问也不问一字，甚至也从不多看我们一眼，而当时你放走他们时，他们也没有什么表示，敖大侠你想其中有什么原因，他们为什么会这样？”

敖子青缓缓的踱了两步，脑子里不断的在思索着一个问题，良久……宛如时间已经在这里停顿了。

季全创咽了一口唾沫，低涩的道：

“敖大侠，你为什么不拿风云榜出来看看，或许关键就在这里呢？”

敖子青用力摇摇头，静静的道：

“当在下接过风云榜时就已经答应了，决不去看它，既已答应，如何能毁约呢？”

季全创深深的看着敖子青，严肃的道：

“这是权宜之计，如果不看，我们心中的结就解不开了，只要我们的出发点不为私心，我想，托付给你的人大概也不会怪你。”

敖子青舐舐嘴唇，摇头道：

“君子重信诺，在下却以为不宜，季帮主刚才你曾说你觉得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到底原因何在？什么使你觉得可怕呢？”

季全创长长的吁了口气，低低的道：

“我已陆续听过一些有关风云榜的事，有件事在很久以前我就听说过，据说只要拥有风云榜的人，他就能顺利登上武林盟主宝座……”

全身震了一下，急忙迎向前去，敖子青有些紧张的道：

“季帮主，请你再把话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敖子青不自觉的打了个寒噤，他目光不定的盯着季全创，慌乱而惊异的……

季全创有些怪异的一笑，低低的道：

“三十年前的风云榜失踪于江湖后，各种传言就一直没有断过，而一般的江湖中人都以为事不关己，反正那不过记载的十位高手罢了，直到有人想利用这十个人时，才有人开始寻找风云榜，但没有人找到，想不到薛天和却突然出现……”

季全创哆嗦了一下，又道：

“可是薛天和一出现，立即遭到杀身之祸，当然是为了风云榜，而风云榜在你身上，也有人打你的主意，可见风云榜的功用很大，否则不会有那么多人为它拼命，连生命都不顾了。”

敖子青勉强点点头，道：

“这事我听说过了，可是在下没有听过得到风云榜就能登上盟主武林宝座，顶多也只是多了些助手，不见得就能登上盟主宝座？”

季全创缓缓站了起来，在室内走了两步，深沉的道：

“如果传言不假，风云榜内秘密很多，连失踪的百年的至尊牌也有记载……”

“至尊牌”是一块由纯黄金打造的令牌，上头还嵌了三颗世界上最大的蓝宝石，早在一百多年前，那时武林中还有盟主的选拔，盟主才可以拥有这块令牌，而且见牌如见人，至尊牌就是至高无尚的象征，武林中人梦寐以求的荣誉。

那时每十年换一位盟主，这种方式延续百年，直到最后一任

盟主“无畏金刚”时，他却不愿把令尊牌交给下一位盟主，两人相约比斗，以决定至尊牌的归属，谁知两人比斗时，势均力敌，竟双双跌下断崖，从此至尊牌失踪了，也无人再有能力重建武林盟主的选拔事项，这项武林盛事就此落幕。

起初还有人不甘心曾到断崖下去寻找两人的尸体，希望找到“至尊牌”，用来号令武林各门各派，但是一直没有结果，就这样子一年一年下来，人们也就淡淡的忘了这事，这百年来，江湖中从未出现过足以号召各帮派的人物，当然至尊牌也未再出现。

像这么一件大事，难免由武林前辈的口中，一点一滴的透露给下一代，一代一代的传下来，有些事就会渐渐的失真，而各人所言不尽相同，容易造成后来的人的迷惘。

敖子青十几岁开始在江湖中走动，有关江湖上的一些传言，他也陆陆续续听到一些，有关至尊牌的事他也知道一点，可是提及至尊牌来，大家也只不过抱着一种怀古的心情，好像也没有什么人真正把至尊牌的事放在心上，况且他已失踪了百余年了。

想了一下，敖子青摇头道：

“季帮主，此事只怕未必真实。”

季全创深有同感的点点头，道：

“虽然有此传言，但至今也未有人亲眼看到至尊牌，我也不敢确定，但是无穴不来风，只要是有心人，听到这个消息他难免不心动，事情就容易发生，人的野心就很难说。”

敖子青心中若有所悟，他忽然移转了话题，道：

“在下以前曾经听过一则消息，据说有些帮会在新掌门继位前，必须宣誓，如见至尊牌必须服从，推他为盟主，如此之说可

是真的？”

季全创点点头，深沉的道：

“不错，大多数立教达百年以上的，他们都曾经服膺于至尊牌，对至牌的权威性非常尊重，对于有武林盟主至尊牌这件事上，他们掌门人就任时都立下重誓，服从至尊牌，至于像……铁虎帮及一些历史较短的帮会则没有这项条文。”

敖子青双目澄澈有水，他平静的道：

“这就是了，我明白了……”

季全创微一思考，迅速的道：

“敖大侠，你指什么事明白了？”

敖子青吁了口气，展出一丝笑颜，道：

“季帮主，你有没有想过梅林门为什么要灭铁虎帮？为什么要与大雷教为敌？为什么要与黄龙堡合并？为什么会关住那些人？”

停了一停，季全创低沉的道：

“梅林门或许为了那一天在陈家庄，那名老者与铁虎帮手下的人起了争端，而结下梁子……”

敖子青沉冷的道：

“不是，季帮主，据在下判断，铁虎帮与大雷教成立都未达百年，这两个组织势必不肯服从至尊牌，为了肃清异己，所以才起祸端，梅林门与黄龙堡是为了增强实力，可能他们之间有某些协议，而那些被关在地牢内的高手是他们的武器。”

季全创十分赞成的道：

“对，敖大侠分析的很有道理，可是他们未得风云榜，只怕也未知至尊牌的下落，在此之前，他们即大肆行动，难道他们那

么有把握？”

敖子青晒然道：

“是的，他们已知风云榜在在下身上，以在下一人之力，当然不是他们梅林门与黄龙堡的对手，他们当然胜算在握，可惜他们料错了。”

季全创沉默的思虑着，半晌，他道：

“提到梅林门地牢内的高手，仍有几点疑问，想想他们既为梅林门的武器，为什么被关在地牢里？他们为什么不反抗？他们被带出又带入，嘴里常说的完了，没有希望了，这表示什么意义，最令我感到可怕的是他们的眼神，他们目光空虚而又深沉，如一口千年古井，没有人知道那里面含蕴着什么意思，我与他们一起关了那么久，他们从不跟我说一句话，好像除了他自己外，这个世界再也没有其他的人了，所以……”

两人都没有说话，怔了怔，敖子青突然大叫：

“季帮主，你的意思是他们中了‘摄魂丹’？”

季全创肯定的道：

“除此没有更好的解释了。”

“摄魂丹”是一种非常厉害而歹毒的丹药，人吃了它，就会迷失本性，痴痴傻傻的，任人摆布，人家叫你往东你不会往西，人家让你躺下你也不会坐着，而且……吃了这种药后，一个人功力会大增，杀起人来迷迷糊糊的，这种药三天药性就会退，如果要继续控制他，必须每隔三天吃一次药。

这种药有个缺点，吃了“摄魂丹”的人不会认识是谁给他吃的，他应该听谁的话，通常是第一个人叫他做什么他就做，后来再怎么破说了嘴，他亦不会改变第一个的交待。

这种“摄魂丹”因为过于狠毒，没有人性，所以为一般江湖中人所不齿，因此没有人敢用这种药来迷惑人，虽然有人会炼这种药，在武林中，好像没有听过有人使用它来控制别人。

敖子青沉吟了片刻，道：

“依季帮主的描述，这些人的确吃了‘摄魂丹’，实在太可怕了，不过，季帮主说他们嘴里喃喃自语念着完了，没有希望了，这又代表什么？除了几位是那十名高手内的人外，其他又是什么人？他们利用这些人的目的又何在？”

季全创想了一阵，道：

“这些我也想不透，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在进行一项阴谋，他们妄想独霸武林，并吞各大小门派，成为什么武林至尊。”

敖子青沉默了一会，低沉的道：

“季帮主有一事，在下说给你做个参考……”

季全创睁大眼睛，道：

“愿闻其详。”

闭着眼睛，敖子青缓缓地将他受了毒伤，毒圣房狱对他所说的话，一件件，详详细细的向季全创述说了一遍，季全创随着敖子青音调的高低，表情有了不同的变化，时惊，时怒，时而叹息，时而怀疑，良久，他都没有出声。

讲完后，敖子青低沉的道：

“季帮主，房狱所说三十年前的事，你以为有几分真实性？”

季全创双手搓揉了一会，缓缓的道：

“可信度太低，据我所知，金兀的为人不是他所想像的阴毒，他应该不会对十大高手下毒，再说金兀本身对毒性有没有这么高的领悟也是一个问题，三十年前我刚出道，风云榜选拔之事虽然

热热闹闹，但也很快的烟消云散了，真正关心它的人，反而不由现在来的多，而且金兀也非遭人毒杀，他是自尽的……”

敖子青简直傻眼了，喃喃的道：

“房狱为什么要骗我？他要我为他做的事不过是抓到秦平须，为什么还要另外编排这一段来骗我？而……金兀为什么自杀？……”

想了一下，敖子青双手一拍，洒脱的一笑，道：

“季帮主，我们都忘了一人个了。”

季全创迅速的问道：

“什么人？”

敖子青淡淡一晒，道：

“梅林门之主，千佛手白尊！”

季全创一怔之下，与敖子青相视一笑，敖子青大步走到门口，有两名大雷教的弟子肃身静立，敖子青看了两人一眼，轻轻的道：

“两位仁兄，麻烦两位向贵教主禀明一下，就说在下有事想提白尊来，因前厅人多，此事不便喧扰，请贵教主原谅在下没有亲自向他请求，如果教主答应，就请两位将白尊提来这里，在下有事问他。”

两人对敖子青甚为恭谨，齐声答诺，即大步走向裘禾邦的住所去。

敖子青转过身来，缓缓的道：

“或许白尊能给我们一点线索。”

约莫半盏茶光景——

由四名大汉架着白尊走过屋里来，白尊手上、脚上全上了铁

链，四名大汉老实不客气的把白尊掷在地下，可怜，堂堂的梅林门之主，如此一切的尊严全没有了，他已成了阶下囚。

白尊咬牙切齿的沙着嗓音咆哮：

“姓敖的，你们竟敢如此待老夫！你们不怕黄龙堡将你们一个个活剥了吗？”

敖子青不去理会他，转头对四名大汉道：

“裘教主可有什么话？”

当前的一名大汉躬身道：

“教主说，人是敖师叔你抓到的，如何处理任凭敖师叔作主。”

敖子青笑笑，道：

“教主也太客气了，好了，你们下去吧，问完了话，在下会亲自送回，有劳四位了。”

四人齐声道：

“不敢！”

然后走了出来，也顺便把门带上，敖子青笑了笑，他知道这一定是裘教主的交待，他以为敖子青有事不欲他们知道，他们也最好别有人在附近走动，裘教主的心肝真是水晶做的。

敖子青冷兮兮的一笑，道：

“在下实在遗憾，未能好好善待白门主，只是这一场武林纷争，由阁下所起，阁下为此受一点点罪，应该也不是太过分的事。”

“咯噔”一咬牙，白尊恶狠狠的道：

“姓敖的，你不必太得意，老夫在此所受任何一点屈辱，有人会十倍向你们讨回的，如果你想让老夫开口求饶……你是做

梦！”

季全创“呸”了一声，痛恨的道：

“白尊，想不到你也有这一天吧！你破了铁虎帮，掳了我们父子，现在你自己也尝到了阶下囚的滋味了吧！你没有威风可使了吧！”

白尊一昂首，瞋目大叫：

“季全创你不要在老夫面前大呼小叫，要杀要剐，任凭你们，老夫要哼一声，就算不得什么英雄好汉，哼！”

敖子青不愠不火的道：

“白门主，你先别动怒，在下请你不是跟你斗嘴的，在下是因心中有几个结解不开，想请白门主不吝赐教。”

白尊眼里似能喷出火来般，咆哮道：

“小畜生，你别想在老夫身上得到什么答案，如果你想永绝后患，趁早把老夫杀了，否则有一天你会后悔莫及！”

敖子青闲淡的一笑，道：

“多谢白门主的关照，不过在下这一生做的事后悔的，实在很少，你——只怕还够不上格，让在下为你感到后悔。”

白尊失去他一门之主的风度，破口大骂道：

“小畜生，好杂种，你别以为你这样子，老夫就会向你低头，你做梦！”

敖子青忽然暴躁的站起来，怒道：

“白尊，在下在江湖中风评并不好，在下一点也不会对你仁慈，什么手段在下都使的出来，白尊，我会一点一滴慢慢的折磨你，直到你妥协，直到你求饶，你最好认命！”

白尊有些沉不住气，大喊道：

“敖子青，是英雄好汉就别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老夫虽然被擒也还是堂堂梅林门之主，你如此行径传出去，你有什么颜面在江湖上立足？”

敖子青冷冷的道：

“如果在江湖中传言出去，没有颜面的是你，不是在下，堂堂梅林门之主成了阶下囚，你一生的英名就此毁于旦夕。”

努力喘了口气，白尊咬牙道：

“好，姓敖的，算你狠，老夫发誓有一天一定要讨回这笔账，你等着！”

敖子青冷笑道：

“有本事随时放马过来，姓敖的决不含糊你，不过你的机会不大！”

白尊垂头丧气的道：

“有什么事你快说！”

脸上展开一抹古怪的微笑，敖子青冷冷的道：

“很好，到底是一方霸主，懂得识时务为俊杰，在下话说在前头，在下问的每一件事，你最好实话实说，别玩什么花样，你知道在下脾气不好，点子又多，到时得罪了阁下，就不好交待了。”

白尊喑哑的道：

“姓敖的，你也未免太小看老夫了，老夫既然要说，当然没有说谎言的道理。”

缓缓一笑，敖子青道：

“在下一定习惯将丑话说在前头，白门主是个明白人那是最好的，大家免伤和气，俗话说不打相识，说不定以后在下有幸还

与阁下成了朋友呢！”

白尊愤怒的道：

“少废话，有什么事你说。”

沉吟了一下，敖子青道：

“你跟大雷教为敌为的是是什么？灭了铁虎帮又为的是是什么？”

呆了呆，白尊沙哑的道：

“为了扩张势力，而且大雷教近来发展太快，怕他们威胁到梅林门……”

敖子青打断他的话，迅速的道：

“还有呢？”

白尊逞强的道：

“没有了。”

敖子青平静的道：

“白门主，咱们别浪费时间了，谁不知道梅林门人多势大，只要你们不找人们麻烦已经不错了，谁敢在老虎身上拔毛？别人在如何扩大发展，又如何比得上梅林门与黄龙堡合并的势力呢？”

瞪大了一双眼睛，白尊惊疑的道：

“你到底想知道什么？”

敖子青冷冷一笑，语声如冰的道：

“在下想知道有关风云榜的事，有关地牢内那些高手的事，有关你们梅林门与黄龙堡合并的理由及条件，而且要清清楚楚的知道。”

白尊怔怔了一会，沉重的道：

“敖子青，你到底知道了什么事？”

敖子青冷冷一晒，道：

“是在下问你话！”

白尊不由冷汗涔涔，艰涩的道：

“其实也没有什么……”

敖子青神色一肃，怒道：

“白尊，你最好放明白一点，在下既已插手这一件事，没有弄个水落石出，在下决不会罢手，有什么话你最好干脆脆的说出来，别跟在下穷磨菇，在下不但脾气不好，而且没有耐性，难道你想知道在下会用什么手段来对付你吗？”

白尊心头一震，他知道敖子青所言不假，这个大煞星心性歹毒得很，自己乃一方霸主，如受他凌辱，即使他日能重现江湖，只怕也无颜再见人，也无法再领导梅林门与他人逞强了。

怔了半晌，白尊始低沉的道：

“老夫认栽了，梅林门与黄龙堡是为了称霸武林才会合并，为了达到目的，所以才与大雷教为敌，理由只有这些。”

敖子青静静的道：

“你们得到了至尊牌了？”

先是一怔，白尊叹了口气，暗淡的道：

“没有，听说至尊牌的秘密就记录在风云榜内，而风云榜不是在你那儿吗？”

季全创忙道：

“那些被你关在地牢内的人又是怎么回事？”

白尊咬了咬牙，道：

“他们是老夫收买的死士，如果将来有机会，他们会为老夫做事，不过全叫你们给放了，老夫的心血全白费了。”

季全创正色的道：

“他们脑里念的完了，没有希望了，那代表什么意义？”

白尊缓缓的道：

“不过是训练他们，一见着敌人时，就说这几个字，如此一来就激怒对方，让对方先动手，为了自卫，他们必须全力以赴，如此一来，就不怕有什么变卦了，所以让他们不断的念这几句话。”

不知怎的，经过了多少次腥风血雨的敖子青，一听白尊这一段话，有一股冰凉阴森的感觉，这种感觉，是他自有生以来，第一次的感受。

敖子青面孔如罩青霜，他冷冷的道：

“这些人除了中了你们的‘摄魂丹’外，是不是还中了什么其它的毒？”

摇摇头，白尊道：

“没有。”

敖子青深沉的道：

“真的没有？”

白尊自来眼中所见，耳中所听的，全是些奉承谄媚的话，几曾受过这种凌辱，但是他成了阶下囚，任他如何气怒，却也发作不得，空自气得面孔白中带青，半晌，始阴恻恻的道：

“信不信由你。”

敖子青一怔，沉静的道：

“你们与黄龙堡合并的条件是什么？”

浑浑噩噩的，白尊道：

“恢复以前的武林盟主旧制，第一任盟主由黄龙堡主荣登，第二任由他推荐，梅林门与黄龙堡共创霸业。”

一眯眼，敖子青心中思索着另一个问题，他面色凝重……

季全创凑近他，低声道：

“敖大侠，莫非你又想到什么？”

敖子青摇头不语，怔了半晌，始低沉的道：

“白门主，在下再请问你，毒圣房狱与你们是否有勾结？”

白尊面部的肌肉轻微的痉挛，惊恐的叫道：

“房狱他……他没有死吗？”

敖子青平静的道：

“没有死，而且……”

白尊迫不及待的道：

“而且什么？”

徐徐笑了，敖子青道：

“在下想还是不用告诉你的好，很多事在下虽然还是搞不清楚，但是一时间也理不出个头绪，多谢你的指教，如果还需要阁下帮忙的地方还请阁下不吝指教，在下感激不尽。”

呆了呆，白尊愤怒的道：

“敖子青，你打算如何处理老夫？”

敖子青没有表情的道：

“目前恕在下无法奉告，因为还没有空闲来思考这个问题，可以肯定的是在下会有一个很适合阁下的处置方法来安排你，你不必操之过急。”

白尊咬牙道：

“敖子青，老夫连尊严也不顾了，你问什么老夫答什么，这对老夫来说，丢人已经到家了，你还想如何羞辱老夫？”

敖子青尔雅的道：

“白门主可能想差了，你对在下心中的疑惑做了这么多的指教，在下如何还会羞辱于你？敖子青不是恩将仇报的人，阁下尽可以放心！”

接着，敖子青又开门走到前头，唤了两名大雷教弟子进来，淡淡的道：

“麻烦两位将白尊主带回去，从现在起，以礼相待，别让白门主说大雷教不懂江湖礼数，各位当家如果问起，说是在下的意思，在下随后会当面向各位当家说明这件事。”

两名大汉怔了怔，有一名开口道：

“我们何必对他仁慈，他跟他的手下伤了我们那么多的兄弟，我们即使把凌迟了，也没有人会说我们一个不字……”

敖子青笑道：

“两位不必动怒，留着他，我们自有用处，现在请两位把他带走吧！”

两人恭身答道：

“是，敖师叔。”

两名大汉吃力的将白尊抓起，转向外头而去，这里刚刚抬走，季全创即问道：

“敖大侠，你心中可有眉目了？”

敖子青颌首道：

“嗯，有一点，但也不很真切，不过在下怀疑，除了梅林门与黄龙堡外，其他还有人在打风云榜的主意，也就是说除了他们外，还有人想登武林宝座，统治整个江湖。”

季全创奇怪的问道：

“敖大侠所指的是谁？”

敖子青双手背后，淡淡的道：

“毒圣房狱！”

季全创愕然道：

“你不是说他……他已成了半面的残废了吗？他又争什么武林盟主？”

敖子青叹道：

“名利关，有几个人真能看透？越是有缺陷的人，他就越想站在别人上面，他喜欢指挥别人用来满足他自卑的自尊，房狱也不例外，而且……在下还以为他之所以变成今天这副模样，与争夺武林盟主之位也有相当的关系。”

摇摇头，季全创道：

“这也不错，如果房狱有这个野心，他一定想得到风云榜，他为你解毒的时候他大可以大大方方的拿走，为什么他没有这么做呢？”

敖子青抬起头来，沉静的道：

“问题就在这里，这也是在下不懂的地方，他为什么不拿走风云榜？他要在下抓到秦平须，只怕理由也不单纯，可能是他所说的那样。”

季全创沉缓的道：

“事情这么复杂，敖大侠你打算怎么做？”

敖子青淡淡的道：

“在下会一件一件的查明，找到秦平须，然后再找房狱，总可以把事情问清楚的，黄龙堡的事也应该有个了断。”

轻轻的，一个窈窕而婀娜的影儿，似一股淡淡的轻雾一样飘入，她面庞红红的，望了敖子青及季全创一眼，季梦寒嫣然笑道：

“爹，你们谈什么事，谈了这么久，晚饭已经准备好了，大家等你们一起用餐，他们又不好来打扰你们，我只好自己来了。”

季全创笑道：

“肚子还真有点饿了，真不好意思让裘教主他们久等。”

季梦寒侧过脸，悄声道：

“子青，你们在谈什么？”

敖子青微微一笑，轻轻的道：

“有什么事比吃饭还更重要的？”

## 第二十三章

三天后的早晨。

敖子青刚起床漱洗后，正准备到季梦寒房里去看她，他大步向室外行，掀开木门，刚巧有一名大雷教弟子奔了过来，恭身对敖子青道：

“禀敖大侠，教主在前厅有事请敖大侠移步。”

敖子青颌首道：

“好，在下与你一同进去见几位当家的。”

这位大汉带领，敖子青随他进入大厅内，几位当家的都已在场，他们低头说着话，也有的默默沉思，空气中有几分严肃。

一见敖子青进来，所有在场的人全部站起来，急忙让座，敖子青一阵招呼后，坐袭禾邦的身侧。

袭禾邦沉声道：

“敖少侠，夜里睡的可好？”

敖子青清淡的一笑，道：

“这几日来，连连征战，的确够累了，经过这三天的休息，精神已经大好了，多谢大当家的关怀，是不是有什么事？”

袭禾邦点头道：

“今天一早，我们的人捉到了一名细作，五弟仔细一盘问，原来他是送信来的。”

“喔”了一声，敖子青道：

“什么人给谁送的信？”

裘禾邦将信递给敖子青，缓缓的道：

“是黄龙堡迟囚叫人送来的，没有指名送给谁，但是信中却是约你前往黄龙堡一谈。”

敖子青匆匆看了信，沉静的道：

“正合我意，在下便亲自到黄龙堡去会会他，看他有什么话说。”

裘禾邦低声道：

“适才老夫与几位兄弟商量过，只怕他们其中有诈。”

马威足忧虑的道：

“是啊，敖大侠，依老夫看，这个迟老头儿不会安什么好心眼，信中虽然客套，久仰你大名，可是野地坪之战，双方打得人仰马翻，这老小子难道咽得下这口气吗？所以……”

古大狐那张破锣似的嗓子叫道：

“敖老弟，俺看你武功绝顶，可是黄龙堡那个个王八羔子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不如咱们大家一起去，跟他们轰轰烈烈的打一仗，你看怎么样？”

山神田星略一思考，道：

“敖大侠，这次我们大雷教与黄龙堡、梅林门结下梁子，你全力相助，敝教上下无不感激万分，岂能再让你只身前去冒险呢？”

毒蝎美人凌晓彤清曼的道：

“我们先听听敖大侠的意思再说，你一言我一语的，他如何做决定，敖大侠？”

敖子青深挚的道：

“各位当家的心意，在下十分明白，也很感激，但是对方信

中既然指明要在下一人前往，如果不去，倒显得胆怯了，而且在下亦曾对各位提起风云榜之事，在下必须查个明白，黄龙堡是一条线索，在下是非去不可，请各位当家不必在意。”

青衫秀士文风采清朗的道：

“敖兄，适才我也跟几位大哥提起，此事必然是敖兄前往最为适宜，只是防人之心不可无，敖兄切不可没有防备。”

敖子青转首道：

“八当家的意思？”

青衫秀士文风采连忙接口道：

“黄龙堡主包藏祸心，这是不争的事实，只是他约谈敖兄不知为何事，敖兄理当前往，与他谈个明白，之后他们如果起了歹念，起了歹念，敖兄你将如何应付？”

敖子青笑笑，道：

“八当家的想法与下不谋而合，两兵交战，对方不可能请下去闲话家常，他们必然有所准备，不过，在下有自信，凭他们还拦不住在下，虽然不一定能够重创他们，保身脱险是没有问题的。”

裘禾邦断然道：

“老夫如何能让敖少侠一人前去冒险呢？不如我们大匹人马长驱直入，至少他们不敢过于明目张胆，如果再打一仗，亦是在所不惜。”

古大狐呵呵笑道：

“好，俺的意思就是这样，大哥，咱们就这样决定好了。”

马威足沉声道：

“虽然这个办法不见得很好，但是为今之计，恐怕也只有如

此了。”

青衫秀士文风采平和的一笑，向敖子青道：

“敖兄，小弟以为不妥，不知敖兄你以为呢？”

古大狐一听，这个小弟莫非与自己哥们唱反调，他尖锐的道：

“俺说小白脸啊，你怕死你就别去，敖老弟为咱们大雷教出生入死，你就任凭他到黄龙堡去，让那些个兔崽子在他身上招呼啊！”

文风采洒脱的拂了一下衣袖，微微抱拳，道：

“四哥，你误会了，我们兄弟乃八拜之交，生死与共，哪有自个儿偷生之理？小弟只是想跟敖兄商量个比较合适的办法。”

古大狐低“呸”了一声，嘀咕着：

“跟你这种穷酸说话，真不是味儿，俺只知道不可能让敖老弟一个人去，其余的俺不管了，你们谈，谈到最后，还不是大家去干一场……”

敖子青沉思了片刻，轻轻的道：

“如果由在下一人前往，的确是势单力薄，但是依了大当家之意，却摆明了火并的意思亦不妥，不如这样，由在下一人先行前往，各位当家率领弟兄们慢些时辰，前往接应在下，如果他们不动手那是最好的，要是动了手，那只好再硬拼一场了。”

文风采温文的道：

“敖兄说的是，其实大雷教与黄龙堡、梅林门的事，早晚还要再碰上的，我们不愿多起争端，但也决不示弱。”

敖子青浅浅啜了口茶，淡淡的道：

“就这么说定，在下倒有点迫不及待想看看黄龙堡主是何方

神圣。”

马威足低低的道：

“敖大侠，这样妥当吗？”

敖子青淡淡然一晒，道：

“去了不就知道妥不妥当？”

毒蝎美人凌晓彤站起来，轻悄的向裘禾邦道：

“大哥，你也说说话呀，敖大侠做这个决定，你的意思怎么样？难道就照敖大侠之意，让他一个人前去冒险不成？”

裘禾邦正要说话，一个语声有如破锣，自斜刺里插了进来，古大狐道：

“好了，好了，还说什么，去就去嘛，少他她的穷紧张，以敖老弟的能耐还含糊得了他们不长眼的畜生吗？大哥就这样决定去。”

凌晓彤冷冷的道：

“我说四哥，这会儿听你的口气，好像你是当家做主的，你也让大哥二哥说句话呀！”

古大狐有些不高光的道：

“七妹，你是怎么啦，老哥哥俺多说两句话，你就不高兴啦，俺也是大雷教的当家的之一，这事也有干系……”

马威足缓缓的道：

“好了，你们两个吵什么，大事临头，你们不为大哥多费心，想窝里反不成？你们都不要说话了，听大哥怎么说。”

裘禾邦稳坐不动，沉静而生硬的道：

“老夫想，对方指明的是敖少侠，我们当以敖少侠的意见为意见，就依此计吧！”

文风采清朗的道：

“敖兄何时起程？”

敖子青沉思了片刻，淡淡的道：

“在下即刻起程，裘教主，为了不让对方怀疑我方的诚意，各位当家在中午过后才能驱队前进，到黄龙堡外十里地埋伏，在下若无事转回那是最好，否则各位若听见打杀声立即杀进堡去。”

马威足低低的道：

“我们隔了十里地，万一情况过于危急，抢救不急，敖大侠遭了暗算，那大雷教岂不罪过？我们何不再逼近些？”

文风采笑道：

“五哥，我们如果逼的太近，即使黄龙堡无意动手，一见我们焉能不眼红，如此一来，这场大战是免不了了，还是在十里外来的适宜。”

裘禾邦慈蔼的道：

“敖少侠你身上带着本教的求援火箭，必要时一发射，老夫即率众赶往，这样可以减少少侠的压力。”

敖子青沉稳的道：

“嗯，多谢各位当家的关照，请各位放宽心，在下绝对过得了这一关，只是双方万一再动起手来，对我方恐怕极为不利。”

裘禾邦点点头，干笑道：

“敖少侠为了大雷教尚可不畏任何艰险，大雷教上下岂能贪生怕死！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也决不让黄龙堡方面占一点便宜。”

敖子青的双目中，闪幻着一片奇异的神色，他抿抿上唇，深沉的道：

“江湖风险即是如此，确也怨不了谁，但愿这一次能够彻底

解决大雷教与梅林门、黄龙堡方面的恩怨，双方的人马伤亡也够大了。”

古大狐冷冷一哼，道：

“这一次非杀得他们寸草不留！”

敖子青唇角绽开一丝微笑，但是，他口里却生硬的道：

“古当家的一说，倒给在下一个灵感，大当家的，这一次如果真动起手来，我们给他们一点颜色瞧瞧，叫他们享受到跟梅林门同样的命运。”

马威足呵呵笑道：

“火烧？太妙了！老夫还记得虎脑背，梅林门那群小畜生仓皇逃回的狼狈像，咱们如法泡制再给他们来上一次……”

文风采忙道：

“有了上次梅林门的经验，难保他们没有戒心，只怕不易得手。”

敖子青冷冷一笑，道：

“除了加强戒备外，他们又能如何防范？难道还能事先泼好了水？我们别用上回偷进内部的办法，咱们将火绑在箭上，由弓箭手往内射，他们大概也料不到咱们有这一招吧！”

古大狐笑得两眼迷成一条缝，直道：

“好计，好计，敖老弟你这下子不但拳脚功夫了得，脑子里可灵活的很，俺老狐佩服，佩服，这小子看他们还往哪里跑。”

裘禾邦欣慰的笑道：

“这样或许能减少我方的损失，而给对方一个惨烈的重创……”

他又转头向马威足道：

“时候不早，五弟你立即去准备，用过中饭，我们就出发，也为敖少侠备些必用的东西，半个时辰后，少侠就动身。”

凌晓彤低声悄悄的道：

“敖大侠你千万多小心。”

敖子青抱抱拳，道：

“多谢七当家的，但愿在下此行能不辱重托，在下告退去准备准备。”

古大狐呵呵笑道：

“俺看你是急着去会娇娥吧！嘻嘻，这下子两个人又有好一阵子的相思可受了。”

敖子青轻哂道：

“看不出古当家的对于儿女心事还颇有心得的？在下以前可看错了眼。”

古大狐嘻开大嘴，乐不可支的道：

“好说，好说，快去吧！俺不会打扰你小两口说情话的，万一不小心听到，俺也会当做没有听到——不——不，干脆把它忘记算了。”

敖子青淡淡的一笑：

“那就谢了，四当家的。”

一条驿道，自前而后，穿过一片密集的房屋，此刻，已近中午，轻过了一无奔波，在这个热烘烘的天气下，倒有几分畅快。这是距黄河渡口二十余里的野外！

在一片夹竹林内有两道人影隐身其中，四只炯炯有神的眼光直盯着林外监视。

一片马蹄声音“得得”，不缓不急的自前面传来，一匹骑影，

在阳光下迅速移近。

于是——

林内的两条人影如两只大鸟蹿起，飞出五丈之遥，立在驿道前。

这匹骑影更快的驰到这两人附近，照面之间，两个人之右边的一人，冷沉的喝道：

“来者何人？”

这匹纯白而鬃毛雪白的马儿在急奔中低噪一声，就地打了个横转，硬生生的停了下来。

马上骑士，正是全身白衣，雪亮披风的敖子青，他头上也扎着白巾，一双眸子在烈日下更显得清澈明亮，他道：

“在下敖子青，两位是黄龙堡的朋友？”

两人望敖子青一眼，又不信任的伸脖子看看敖子青的身后，一人缓缓的道：

“阁下只有一人？”

敖子青平静的一笑，道：

“贵堡不是只请在下一人吗？难道在下还会带些不受欢迎，不请自来的人吗？”

两个人面色缓和了不少，齐齐抱拳为礼，右边一个大声笑道：

“在下任宁，奉堡主之命将来迎接敖大侠进堡去。”

敖子青双臂轻提，人已飘身下马，抱拳道：

“有劳二位朋友带路了。”

左边这人满脸横肉，极不客气的道：

“在下铁龙龚连，久仰敖朋友盛名，我二哥银龙俞尚基蒙你

青睐，在下在此一并谢过了！”

他口气中的火气味极浓，敖子青当然不会忘记俞尚基被自己在一招之内取了性命，龚连因是黄龙五豪，心中怨气可想而知。

敖子青长袖一拂，淡淡的道：

“两兵交战，有一方落败这是一定的，为了不败，只有求胜一途，在下得罪之处，还望龚朋友你多多包涵。”

龚连面色铁青，他上前一步，愤怒的道：

“这笔账，你我之间终有一天要清算的。”

敖子青看都不看他一眼，冷漠的道：

“在下随时奉陪，即使阁下安排在这个时候，在下也没有意见。”

龚连满口钢牙咬得格格作响，他双目尽赤的道：

“敖大侠，阁下最好记住自己现在说的话，在下誓不与你干休。”

敖子青冷煞的道：

“黄龙堡的待客之道，都是如此？”

屠虎手任宁一看不对，连忙呵呵笑着打圆场，道：

“敖大侠勿怪，龚兄的脾气大了些，大家别伤了和气，凡事好商量……”

他又转头对龚连道：

“龚兄，好说歹说，敖大侠远来是客，咱们奉了堡主之令前来迎接，如果怠慢了堡主的贵客，堡主怪罪下来，谁担待得起。”

敖子青冷漠的道：

“龚朋友，冤有头，债有主，有什么把戏你尽管使，别客气！”

龚连恶狠狠的瞪了他一眼，转头就走，任宁尴尬的一笑，道：“敖大侠请，敝主已久候多时了。”

敖子青不再客套，由任宁引导，牵着马匹，大步向黄龙堡行去。

敖子青一面含笑与屠虎手任宁小心应对，边有意无意的向所经之地四周环境暗暗打量，他心里明白，现在虽然如此平静，但在真正遇敌时，经过重重埋伏，定是狠辣歹毒无与伦比的。

任宁为人倒也客气，不断为敖子青指点沿途风景，娓娓交谈，气氛十分和谐，看不出有什么拘束与生冷，谈笑风生。

双方心里都有鬼，野地坪之战，敖子青相信也有任宁的好友伤在大雷教手下或是敖子青手中，任宁如何能再以诚相待？敖子青不得不更加小心，他只得以小人之心来防任宁，如果他笑里藏刀的话。

在敖子青思维间，忽然，任宁又启口道：

“敖大侠，在下虽然久居黄龙堡，对江湖上发生的事亦颇留心，对于敖大侠的英名，声威显赫，在下实在久仰已久。”

敖子青淡淡的一笑，道：

“在下学浅，谈不上什么扬名，倒是贵堡好生兴旺，只怕在下还不入贵堡的法眼。”

敖子青这几句话，任宁听得出其中讥诮的意味有多大，他为人十分机警，微笑道：

“敖大侠说笑了，敝主对阁下一直很仰慕，敝主亦是爱才之人，常与属下们提及大侠之名，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敖子青淡然一哂，道：

“阁下如此一说，在下好生汗颜。”

二人又随便谈论了一下，在转过一个幅度狭窄的弯路后，开始拾级而上，原来黄龙堡虽然建在平地上，四周却筑得老高，黄龙堡高高在上，很是威严。

敖子青心中一动，忖道：

“黄龙堡果然不简单，其建筑形势，全就着易守难攻的格式，居高临下，平时看来美观整齐，在应敌之际，随时都可以严密的封闭，大雷教的弟兄们如果攻来，必定相当费力……”

走到上面，便有方圆十余丈的空地，在前面有一座矗立的恢宏房舍，这座房舍建的十分高大深远，当中两扇红漆大门，门口有两尊硕大的石狮，气势不凡，别有一番堂皇气概。

龙连早已走的不见踪影，敖子青与任宁共肩齐走，沿路都有黄龙堡的弟子把守，此时到了大门口，更见人影幢幢！

在任宁的前导之下，二人走近了门口，约有一二十位青年大汉，分成两排肃立，敖子青两人一到，立即齐齐躬身为礼，态度恭敬。

敖子青心想：

“好一个先礼后兵！”

两扇全然启开的朱红大门，有几位气度雍容的人物一一出现。

为首的一人，年约六旬，面孔冷漠，神态沉雄，三撮长髯飘飘如仙，穿着浅黄色寿团字长袍，有一种令人不敢轻视的威仪。

他这黄袍老人之侧，是一个颌蓄短髭，双目如电的中年人，他那张紧闭的薄薄嘴唇，像煞一柄薄薄的利刃，叫人不寒而栗。

另外还有一位全身锦衣，胸口刻镂着一个三角形的黑色图形，他长的阔口大鼻，走起路来就像个滚动的大水缸。

这种场面，已不啻说明了黄龙堡不是泛泛的寻常小帮会，威严中，带有一股气质！

三人走出大门口站住，任宁大步向前，躬身：

“属下奉堡主谕示，已恭迎敖大侠至此，谨覆谕命。”

为首的黄袍老人飘飘的走下台阶，温和的一笑，朗声道：

“龚连已先来禀告过了，你退下吧！”

敖子青心中赞道：

“好气度，这如何是白尊能比的？”

这位黄袍老人向敖子青炯炯注视，上下打量了一番，道：

“敖大侠请了，素仰盛名，阁下肯惠临本堡，老夫偕全堡上下，感到无比的荣幸，敖大侠快请。”

敖子青淡淡一笑，从容不迫的行向大厅之内，这是一间布置得美仑美奂的大厅，十名青衣大汉肃立于侧，随时听候使唤，另有三名青衣童子，往来斟茶敬客，虽然只有一名客人，却预备的极周详。

分宾主坐定后，这名黄袍老人笑道：

“敖大侠一路辛苦了。”

敖子青一拂衣袖，朗阔的道：

“承蒙堡主抬爱，在下焉敢怠慢。”

不错，眼前这位儒雅的老人，正是黄龙堡第一把交椅，江湖中鼎鼎大名齐天神迟囚！

齐天神迟囚笑道：

“敖大侠，让老夫来为你引荐见两位朋友，这位是哮天狼赵光晨，另一位乃是江湖闻名的石拐杖……”

敖子青心头一跳，忖道：

“原来这个走起路来像滚球似的胖儿就是石拐杖，以前还以为石拐杖长的必定瘦瘦长长的，这个名字取的跟他的人倒成了对比……”

敖子青起身长揖，道：

“久仰了……”

两人皆淡淡的对敖子青看了一眼，又淡淡还礼，一句话不说。

齐天神迟囚展颜一笑，望着敖子青，沉声道：

“敖大侠光临本堡，是否想过老夫专诚邀请阁下前来之意？”

敖子青抿抿嘴唇，道：

“在下正想请教堡主，不知堡主有何指教？”

迟囚缓缓的道：

“阁下对于野地坪之事，心里作何打算？”

敖子青英挺的面孔上，浮起一丝冷漠的笑意，表面却极为平静的道：

“原来堡主请在下到此是为了兴师问罪，双方对敌，死伤难免，在下自认并无不是之处，不知堡主有何高见，便请明示。”

忽然石拐杖问了一句：

“敖大侠，听说你武功高超，擒走了梅林门主白尊，此事可是不假？”

石拐杖一开口说话，敖子青不自觉的就想到邵亦虹，想到他的尸首被盗，想到王雷手贺伏对他说此事与石拐杖有关，他有一股冲动，想问个明白，但是，他知道此时机不对，他勉强按捺住。

他英挺的面孔痉挛了一下，如果不仔细看，别人是察觉不到的，他甩甩头，石拐杖又问道：

“敖大侠为何不说话？”

敖子青暗地吸了口长气，恢复他原本的洒脱，尔雅的道：

“不错，白门主现在由大雷教的朋友照顾着，石朋友是白门主的至交好友，在下会转告石朋友你对他的关心之意。”

石拐杖不由得气不过的“哼”了一点，他声音沙哑的道：

“梅林门与大雷教有过节，敖大侠你何故横加插手，大雷教许了你什么好处？”

敖子青不愠不火，平静的道：

“请问石朋友，大雷教与梅林门之间的恩怨，与你又何干？你如此责问在下，理由何在？梅林门又许了你什么条件？”

石拐杖怨恨而愤怒的瞪视着敖子青，咬着牙，语声自唇缝中一字一字的进出：

“大胆小子，你实在有眼无珠，难道你当真活得腻味了？”

敖子青抿抿嘴唇，不屑的道：

“你不讲理，在下可不愿向你看齐，梅林门的几位高手曾与王雷手贺伏埋伏在芙蓉山，欲取在下性命，在下没有刀刀杀绝，已是够仁慈了，况且在下还以礼相待白门主，石朋友，你能说在下与梅林门没有过节吗？在下是横结梁子吗？”

石拐杖气得黑脸煞白，满脸肥肉颤个不停，好似要将敖子青活剥了才甘心。

敖子青缓缓举起面前几上那精致细巧的茶杯，缓缓浅啜了两口，浑然不把石拐杖放在眼里。

齐天神迟囚开朗的笑了两声，道：

“两位别伤了和气，石贤弟，敖大侠来者是客，咱们别说伤感情的话，谈正经事要紧。”

敖子青静静的瞧着迟囚，良久，始幽冷的道：

“迟堡主，我们还是谈正事，你下帖约了在下，一定有很重要的事吧！在下正洗耳恭听，希望不要再受到干扰。”

迟囚微微一窒，干笑着正待开口，石拐杖却尖刻的道：

“敖大侠，黄龙堡以礼相待，你不要自失了身份，客人也该懂得礼数。”

敖子青古怪的一笑，冷漠的道：

“在下请问石朋友，你在黄龙堡是主，还是客？你的礼数又在哪里？”

石拐杖这一下可真气坏了，他双眼圆睁的怒道：

“敖子青，你只身在此，竟敢如此放肆，你以为黄龙堡是你撒野的地方吗？”

此言一出，大厅中的空气好像在瞬间已经冻了起来，敖子青面如寒霜，目蕴煞气，神态之间萧索无比。

敖子青冷冷的道：

“在下今天前来贵堡，为的是迟堡主的面子，为什么堡主不说话，倒叫一个外人在此无礼取闹，堡主这可是阁下请在下来的，如果在下不受欢迎，即刻就走，相信还没有人能够拦得住在下。”

肃立大厅四周的四十名灰衣大汉急忙把手握在腰刀刀柄上。迟囚向四周怒目一瞥，厉声道：

“不得无礼”

四十名大汉把手放下，面上有着讪讪之色！

迟囚微微把拳，道：

“老夫素仰阁下之才艺为人，适才一点小小的误会，尚愿阁

下不要介怀……”

敖子青眼帘半垂，森冷的道：

“咱们有事快谈，贵宝地令在下不快！”

迟囚毫不引以为意，沉思了片刻，平和一笑，对敖子青道：

“老夫听说风云榜在阁下身上？”

敖子青洒脱的拂了一下衣袖，淡淡的道：

“堡主也想效法白尊，向在下硬抢？”

石拐杖一听，火气又来，他不管三七二十一的重重哼了一声，又瞪了敖子青一眼。

迟囚温文的道：

“敖大侠误会了，老夫之意是想与敖大侠谈个交易……哦，应该说——想与敖大侠合作。”

敖子青又啜了口茶，轻轻的道：

“合作？为什么？”

迟囚看了敖子青一眼，笑道：

“合者同蒙其利，不合我们同受其害。”

敖子青清越的道：

“想不到堡主也为在下着想了，在下倒想听听咱们怎么合作，怎么个蒙利，又怎么免受其害？”

迟囚一拂长衫，笑道：

“阁下自从身上多了风云榜之后，想必多了不少麻烦，如果你将风云榜送给老夫，老夫可以回赠你一大笔的财富，足够让你十辈子享不尽了……”

敖子青淡然一哂，道：

“如此说来，便宜都叫在下占住了，一本风云榜想不到还价

值连城，可惜在下孤身一人，活一辈子尽够，哪用得着十辈子的财富。”

迟囚面上的表情变得有些古怪，他尔雅的道：

“老夫请问阁下，是否愿意接受这个合作的条件？如果你还有什么请求，咱们也可以再商议，老夫尽可能答应……”

敖子青没有表情的笑笑，道：

“在下到目前为止，不懂堡主的同蒙其利，同受其害的意思，请堡主指示。”

迟囚有些为难的干咳两声，转头对哮天狼赵光晨道：

“还是你跟敖大侠说吧！”

哮天狼赵光晨想了一下，好似在准备如何措词，片刻后，他低沉的道：

“敖大侠，风云榜对敝主关系重大，黄龙堡势在必得，如果阁下肯交换，双方面各为自己的目的，一场干戈只怕免不了，一动干戈，难免有伤亡，如此一来，双方岂不同受其害，再说风云榜对敖大侠助益不大，不如就答应了这个条件，双方同蒙其利。”

敖子青点点头，沉稳的道：

“说得有理，只是堡主怎么知道，敖某没有野心，不想成为武林盟主呢？”

黄龙堡主上下各人，面孔都冷如寒冰，每一双眼睛都明显的透出愤怒之色……

迟囚一言不发，他身后哮天狼赵光晨却冷哼了一声，道：

“敖大侠是执意要破坏这次和谈？”

敖子青冷冷的道：

“风云榜目前是在下的东西，交不交换，理由在下决定，莫

不成贵堡动武力强夺？否则破坏和谈是贵方，决不是在下。”

迟囚稳坐不动，沉静而生硬的道：

“敖大侠，老夫以为，你我双方还是不动干戈的好，阁下武功高强，本堡自难应付，但是如果以人海之战，敖大侠了占不到便宜。”

敖子青怒火倏升，但是，他冷凄凄的一笑，不友善的道：

“迟堡主想试试吗？”

## 第二十四章

石拐杖自鼻腔里哼了一声，傲然的道：

“你道黄龙堡收拾不了你这个眼中无人的狂妄小人吗？”

敖子青冷冷一笑，道：

“迟堡主，作主下令的人应该是你，不是石拐杖吧！”

迟囚大刺刺的哼了一声，沉着嗓子道：

“石贤弟，此事由愚兄作主……”

他转头对敖子青冷笑道：

“敖大侠是武林中名震一方的豪客，你这年轻人的性子还没有磨掉多少嘛！”

敖子青一拂衣袖，轻蔑的睨了石拐杖一眼，不屑的道：

“江山易移，本性难改，况且，在下也不打算改了。”

迟囚有些尴尬的干笑了两声，道：

“据老夫所知，敖大侠一向淡泊名利，怎么会对什么武林盟主感到兴趣呢？再说，风云榜内记录的东西是不是真如传言的那样也还说不定，阁下何必认真，伤了和气呢？”

敖子青抿抿上唇，冷漠的道：

“既是这样，堡主何必费这么大的劲，得一本有无价值尚不知的东西，不如仍由在下带着，彼此也免伤和气。”

石拐杖冷冷一哼，自旁边插进话来：

“你说的倒好，你只要把东西交出来，有没有价值那就是我们的事了。”

敖子青冷煞的道：

“办不到！”

迟囚的面孔上倏而浮起一丝怒容，但随即又用一抹微笑掩住了，他拂拂衣袖，平淡淡的道：

“敖大侠，老夫已做了最大的让步，野地坪一战，本堡数十位好手，六十多名弟子，都承阁下成全了，老夫至交梅林门之主白尊也叫你生擒了，老夫至终没有一句话，阁下也该知足了。”

敖子青淡淡的道：

“贵堡大军压境，白门主先行启衅，燃起战火，怪不得在下，大雷教的六当家不也伤在贵堡人的手下，大雷教以一教之人，力敌黄龙堡、梅林门、巫刀门之合并，该知足的是贵堡了。”

迟囚毫无表情的道：

“好像所有的道理都叫阁下给占住了？”

敖子青闭闭眼，冷然道：

“事实如此。”

迟囚双手握紧拳头，愤怒的道：

“老夫再问一次，敖大侠你肯不肯接受老夫的条件？回答之前，最好先考虑一下，黄龙堡内现在除了本堡弟子外，还有梅林门、巫刀门的好手，这股力量可以使上千人给活剥了。”

敖子青断然道：“你应明白在下的答复！”

迟囚沉宏的道：

“老夫曾听白贤弟道，敖大侠性子很傲，连他都不屑答理，老夫本不以为然，想不到比他所言更为不知好歹。”

赵光晨冷厉的口音随即响起，道：“那就叫他这一辈子再也狂不起来！”

说着，其快无匹，已骤然闪至敖子青面前，敖子青洒脱的一笑，道：

“这么快就动手了？”

迟囚双目精光倏炽，宏声道：

“赵光晨退下，这位朋友很有骨气，老夫十分欣赏。”

敖子青细细的嗯了一声，缓缓的道：

“多谢堡主夸奖！”

石拐杖眼皮子也不眨一下，却淡漠地向敖子青道：

“敖子青，堡主对你客气，你不要以为自己能够翻上天了，老子今天头一个不饶你，不用动一兵一将，老子一个就够了。”

敖子青的脸上有着一股淡淡的煞气，他静静的道：

“如果你是冲着在下来的，在下全部接下，决不含糊一句。”

迟囚忽然微一摆手，沉缓的道：

“石贤弟，敖大侠伶牙利嘴，你不必再与他逞口舌之快，老夫心中已有腹案，或许双方还有和平解决的办法。”

敖子青冷森的道：

“那是最好，在下实在也不愿再多伤人命，堡主有何良策，可以减轻贵方的损失？”

哮天狼赵光晨气得大吼一声，怒叫道：

“说什么减轻我们的损失，我看你是害怕了，赶紧找台阶下，亏你还是武林中有名的人物，真是下流可耻之极！”

敖子青厉声道：

“赵光晨你听着，就凭你这几句话，今日你已断难活命！”

赵光晨咬牙切齿，暴怒的吼道：

“姓敖的，在下接下了。”

石拐杖正待开口相激，迟囚已轻轻摇头阻止，沉沉的道：

“敖大侠，依老夫之意，老夫实不愿在江湖中落个强取豪夺，群打群殴，罔顾江湖信义之名，所以老夫不打算以众凌寡，但是，你既来此，又如此狂妄，目中无人，老夫也咽不下这口气。”

敖子青寒森森的一笑，低沉的道：

“有什么话直说，在下听腻了这些废话！”

迟囚哼了一声，生硬的道：

“老夫想识阁下的武学造诣，如果不弃，老夫想请敖大侠与本堡几个人物比试比试，胜负双方皆不得有怨言。”

点点头，敖子青冷冷一笑道：

“可以，不知堡主打算如何个比法？”

迟囚冷静的道：

“阁下的武功老夫早已听说了，以本堡的角色那几下子只怕不是阁下的对手，老夫想占个便宜，如果敖大侠闯得过本堡安排下的三位高手，老夫自无二话，亲自送阁下出堡，决不为难，如果阁下不幸落败，遗憾的很，就请阁下将风云榜搁下。”

敖子青闻言之下，心腔不由大大的跳了一下，心中忖道：

“黄龙堡原本高手如云，如今又有巫刀门、梅林门的人相助，还有像石拐杖一类的人物，莫说三关，只怕一关也很困难，若不答应，他们群起攻之更为不妙，而且也落他们口实……”

敖子青一昂首，凛烈的道：

“在下如果骑虎难下，过会儿比试时，还请贵堡手下留情，否则在下只怕不堪一击。”

迟囚深刻的笑笑，颌首道：

“敖大侠果然爽快，那么就这么决定了，请敖大侠移步到比

试场。”

敖子青离座行出，向迟囚一伸手，道：

“堡主，请！”

迟囚领先向外走去，石拐杖抢先两步在迟囚身边低沉的道：

“迟兄，别忘了老夫！”

敖子青冷清的笑笑，跟在其后大步行出大厅之外，两边侍卫亦鱼贯跟随而出，个个面色沉重，紧绷如弦，有一触即发之势。

他们走到了大厅右侧的一片空地，迟囚带领黄龙堡的上下与敖子青对峙而立，双方站好了位置，迟囚缓缓回身，沉和的道：

“请咱们几位朋友出来。”

随侍的四名青衣大汉，已连忙躬身领命而去，迟囚阴森森的道：

“老夫闻说敖大侠身手超绝，已到了无人地步，待一会儿，场中比试，对本堡的不才，还希望阁下多多指导。”

敖子青温文的向迟囚一抱拳，道：

“贵堡卧龙藏虎，高手如云，堡主更是名震天下，威扬四海，在下献丑了。”

正说话间，自房舍内响起了一阵杂乱的步履声响，来的人可真不少，各形各色的人物，显示黄龙堡早有准备，敖子青目光迅速的飘过每个人的面孔，那目光，悠远深邃，无人知道其中包涵了什么。

敖子青暗里吸了一口气，冷漠的道：

“堡主，时候到了吧！”

在迟囚身后倏而传出一阵狂笑，三个形态容貌迥异的老者已向前迈进一步，三人都着灰衣，两胖一瘦，须眉皆白，面孔深

沉而冷，大叫道：

“堡主，头一场由咱们三兄弟领功吧！”

敖子青毫不畏缩的瞪着这三个老头，心想：

“这三个老小子莫不是迟囚的昔年手足弟兄，人称三煞手的梁飞，宋都、檀锋？如果是三个人露面，事态严重了。”

三煞手之首——天煞梁飞这时毫表情的牵动了一下唇角，幽冷的道：

“敖子青，虽然听说你功力极高，但是，老夫不信在黄龙堡三煞手合力之下，你犹有生还的机会再闯第二关。”

敖子青平静的道：

“天煞梁飞，地煞宋都，人煞檀锋，你们都又活了一大把年纪了，难道不想寿终正寝，死于非命将会万世不得超生。”

三煞手一动不动的注视着敖子青，六只眼睛，冷冷而尖锐，有一股令人极度寒栗不安的无形威仪，神态之间，有着无可言喻的愤怒。

人煞檀锋双眸中闪过一丝奇异的色彩，他微微一顿，道：

“姓敖的，任你有通天本领，你今天插翅也难飞上天。”

哼了一声，敖子青生硬的道：

“在下根本不想走，何必生有翅膀，如果在下要想，没有翅膀，凭你们也拦不住。”

天煞梁飞面孔上的肌肉不可察觉的一动，他深沉的道：

“敖子青，你过于自信，只怕今天你得不到个善终，横死于此，老夫也为你感到可惜，不如早早弃械投诚，老夫饶了你一命。”

敖子青没有丝毫表情的瞪了天煞梁飞一眼，冷冷的道：

“三位老朋友，如果你们不好好考虑，很快的你们会得到想不到的悲惨的结果。”

地煞宋都缓缓转身，浅浅一揖，道：

“三煞士请示堡主，第一阵由我们三人上。”

迟囚轻轻的道：

“三位老兄弟，你们请先退下，这一阵有人招呼他。”

站在队伍最后一排，一位褐发披肩的老人，这时稳健的踱步而出，向迟囚恭谨的躬身施礼道：

“堡主，狂剑九霄君无敌请命了。”

迟囚微微的点头，表示同意，狂剑九霄君无敌向敖子青打量了一番，沙哑的道：

“老夫狂剑九霄，这条老命活够本了，想请敖大侠你送行。”

敖子青面容肃穆，沉稳的道：

“区区敖子青得罪了。”

君无敌冷森的看了敖子青一眼，右手长剑已斜斜举起，苍劲的道：

“老夫就以这把九霄剑与敖大侠印证一番。”

敖子青淡淡一笑，手握鬼箫，轻悄的一转，断刃出鞘，一溜侵人的寒芒，宛如是极西迎魂的电火，他身形微斜，猝然一个大翻身，口中叫道：

“请！”

“请”字始从敖子青口中吐出，他瘦削的身躯已像被一根强有力的弹簧猛然弹起。

君无敌同时向前移出两步，手中虹影骤涨，宛如天骄纵横，疾利无应的向敖子青拦腰斩到！

像煞一只白云霞殿坠落的滚桶，若一溜流星的曳尾，敖子青瘦削的身躯在那疾斩而至的虹光边缘连连翻滚，共达十三次。

他的身形倏忽升起七尺，而就在他以大鸟般飞起的刹那，一溜晶莹的星芒已泻向狂剑九霄君无敌的面孔七窍五官。

君无敌的九霄剑宽窄大约有三指，约有七尺长，剑刃锋利，稍一晃动，剑身即闪射了耀眼的光芒，看过去箫煞极了。

君无敌脚步轻悄奇妙的一旋，头顶迅速摆动，堪堪躲过敖子青那断刃的一溜寒芒，同时，他手中长剑已连挥了五十三次，左掌却又如闪电般，神出鬼没的向敖子青肋下劈去。

敖子青的身躯那么轻渺的移出，如一个没有实体，难以捉摸的幽灵，鬼箫又似雷神的铁锤，厉烈的自另一个方向转击而上。

君无敌的利剑疯狂的反卷迎拒，似一条斑斓的毒蛇，歹毒而狠辣！

在一片清脆而又急密得有如万点冰珠投落玉盘的轻响中，两条人影猝然分开，又几乎在同一时间再度缠斗于一处。

闪电般的，在几乎是刹那开始，又在刹那结束的时间里，激斗中的二人，已连连互相攻拒了三十六次，一次比一次快速、利落。

迟囚依旧冷淡的卓立不动，然而，他的双眼一直没有遗落场内的任何微小动作，在他满布皱纹的面孔上，已明显的流露出一片杀机。

这时——

敖子青手上的鬼箫做了二十六次幅度微小的挥动，箫端的断刃眩迷的挥晃，刹时狠打猛击的攻了二十六次，君无敌已被逼退了三步。

在对方游移飞荡的闪击里，敖子青的断刃再一次碰开了对方那长而耀目的剑式，他注视着对方，瞳孔中反映出君无敌那长发披散的冷厉面孔，他依然挺立不动，以静制动。

君无敌心中迅即闪过一个念头：

“对方功力之高，早已超过自己所可以想像的；太可怕了……”

他的瞳孔中闪耀着极度落寞的神色，他心中明白，对方的所学不是这一辈子能够及得上的，心一横，他豁出去了……

于是——

绚烂的彩芒扩泻在空气中，时而融为一团，时而分成几缕，时而呼号如风，时而朦胧如雾……

但是，这一团，还千缕，这风，这雾，却在一片冷电中受到牵制，他的光芒发挥不出来，在那有如漫天罗网的剑影下显得迟滞呆板。

极为迅速的，场中二人的龙争虎斗，已在极短的时间里互展了六十余招……

严格论起来，狂剑九霄的剑术是奇妙而精湛的，功力精博，他一身卓绝的武功，却不常与人动手，他在黄龙堡的地位非常尊贵，平时深入简出，闻说近二十年来，他从未与任何人真正较斗过，迟囚对他异常器重，若非今天这种场面，他是不肯轻易出面的。

很不幸的，他一出马，就碰到了功夫深奥的敖子青，他纵使能与敖子青较量一时，但他深湛技艺却不会是敖子青的对手。

场中——

一连串的剑光弧彩，蓦然在数十双眸子注视下迸溅四射，又

幻为长带、山岳，在这奇异而美妙的光影幻彩下，仿佛堆砌成一个硕大的牢笼，又一条绚丽的虹芒即宛如困在牢笼中的长虫，左突右冲，毫无办法，岌岌可危！

迟囚清逸的面庞上起了一阵痉挛，有一股寒冽的感觉浸蚀着他，心中凜然：

“不可思议，敖子青才多大年纪？君无敌的九霄剑他至少浸溺近五十余年，如何今天一使出来，碍手碍脚的，对方的功力真是强烈到这等地步？唉……”

随着他的叹息，侧翼的三煞手之首天煞梁飞低沉的道：

“堡主，咱们一起上吧！”

迟囚右手缓缓举起，阻止他道：

“目前不宜，姓敖的，纵使过的了第一场，也不见得胜得了第二场，我们等着机会。”

这时——

敖子青一口真气贯注双臂，有如骤雨狂落，断刃急速得无可言喻的连连刺、劈、扎、戮，似漫天波涛，滚滚不绝！

君无敌一头长发，随风飞舞，目睁如炬，手中九霄剑奋起抗拍，似流水长连，彤云集聚！

就在一连串的剑刃撞击中，仿佛来自深地幽府，五枚发亮的虎头镖，带着凜烈的呼啸风声，朝着敖子青的身上汇集射到！

敖子青骂道：

“卑鄙！”

他脚尖旋地，断刃犯翻而起，同时荡开五枚暗器，手腕一缩一翘，又及时截住了君无敌如毒蛇般跟随削向他的九霄剑。

君无敌见对方只闪晃出差一丝的空隙里，不但打落了自己

属下五星的暗袭，又架开了自己的攻势，对方身手如此冷厉快捷，叫人不知从何估计对方的实力，他不禁感到面上无光，口口叫道：

“五星级，别给老夫丢脸！”

刚才发暗器伤人的是君无敌的属下五星级，他们见君无敌处在不利的状况，联合出手，如果不能伤了对方，至少也达到干扰的目的，现在一听君无敌的叱喝，个个脸上有讪讪之色。

敖子青疾雷电闪般猛劈君无敌三十一刃，朝君无敌微微一笑，道：

“阁下好风范！”

在他说话的同时，“呱”的一声爆响，君无敌的衣衫已被敖子青的断刃削落一片。

一个耸升，漫天遍地的光芒，弥弥荡荡，反手十五刃与君无敌紧随的剑势倏接又分，他的鬼第一抖一颤，断刃洒出奇异的千万寒光莹芒，锐风纵横中，他向君无敌淡淡的道：

“咱们分出胜负即可，阁下以为如何？”

君无敌又被敖子青逼退了三步，他冷漠的启口道：

“没有生死，就不能停手。”

敖子青极险的自一片虹芒下穿过，故意轻松的一笑，道：

“人生还美好的很，阁下何苦来哉呢？”

口中讲着话，冷不防君无敌使了一记险招掠身而进，敖子青瘦削的身躯，凌厉的旋身环侧，倏出十七刃六腿，长身跃起，雍容不迫的叫道：

“老朋友，别急躁！”

敖子青洒脱的一笑，豪光向四面如波涛般涌去，将君无敌逼

的无招架之力。

如瑞雪缤纷，如浓雾弥漫的冷电精芒又蓦而合拢，箫影如山，纵横飞舞，紧紧地围着君无敌晃掠游移的人影。

敖子青心中忖道：

“对方派出的人，已属顶尖之流，劲力沉厚，出手猛辣，攻守之间更是滑溜无比，若不速战速决，下面的两关，只怕不易对付……”

敖子青在思忖中，将精神聚成一点，贯注于他的“飞刃斩”中，每一轻颤里，俱是罡气回旋，每一招式都那么千变万化，每一挥舞都是令鬼哭神号。

鬼箫在敖子青手中使来有如雷神的巨锤，断刃又如电闪的光芒，幻映组成一片目眩神迷的奇异景象，足叫他的任何一位敌人丧胆。

敖子青倏然吸入一口长气，借着剑身一弯一弹之力，他已倏然升空寻丈，在空中一个转折，仿佛一道圆桶，有如一条经天长龙，自空中舒卷而下，冷厉的叫道：

“石破天惊！”

君无敌的长发已根根倒竖，手中九霄剑舞成一片浑厚而绚丽的光墙，光墙周遭劲气排荡，滚滚翻翻。

闪跃着重重冷电寒光，光龙翻滚着暴卷急追，炫目的光辉猝然直冲霄汉，空中匹练般的光龙略一盘旋，犀利而猛辣的横扫而出！

这片光芒迅速的与君无敌舞起的光墙接触，一连串的叮当脆响骤起，火星如天际银河洒落，纷纷四溅，君无敌已踉跄退出三步，他的灰衫前襟已不知去向，仅听到“唰”的一声。

大吼一声，九霄剑的虹光又猛烈的掠到，与飞来的光弧绞缠成一团。

细窄而锋利的剑身在敖子青身旁飘然转回，荡起一抹丈许长短的半圆光带，周遭空气微旋，被带得波动不已。

敖子青长笑一声，身形倏起，在半空中一个翻滚，断刃的尖端斜劈而下，彷彿极西的电火，动作中毫无息止的，一气呵成。

与那滚桶般的光芒互撞“叮当”互响起处，君无敌已被震退，手臂酸痛麻木，虎口热血流淌，九霄剑差一点出手。

从头至尾，动作的经过几乎在刹那间开始，又在瞬息间完成，快得只及人们眨眨眼的时间。

君无敌大吼一声，狠厉的狂叫：

“蒙你慈悲了！”

君无敌手中九霄剑抖得直响，奋力急扑上去，他满头大汗，心中深深一叹：

“老夫命休矣！”

一丝奇异的笑容浮上敖子青嘴角，那股浑圆的，若滚桶般的光辉又斩向敌人，略一盘旋，威力慑人的卷飞向君无敌面前，来者是这么浩荡，宛如长江浪涌，不可力敌。

“当”的一声巨响，其声惊心动魄，在这刹那之间，滚桶般的毫光长射过处，血肉纷溅，君无敌在一声惨嚎中肚肠横溢，尸横于地。

寒光骤敛，敖子青持箫站稳，他不可察觉的在暗自喘息。

迟囚的面孔上微微痉挛了一下，却淡然一叹，道：

“敖子青，你下手未免太狠毒了。”

敖子青长长吸了一口气，含有特殊意味的笑笑，淡然的道：

“在下原不是一个仁慈的人。”

迟囚生硬的牵动了一下嘴角，道：

“不错，你的手段跟你的为人一样残暴不仁，你死有余辜！”

敖子青冷冷一晒，道：

“这句话应该由在下来说，在下已经一再让步，可惜君无敌根本不明白自己到底有多少东西，在下为他感到可怜。”

迟囚没有一丁点愤怒，也没有一丝儿懊恼，语声幽远而冷酷的道：

“敖子青，下一场就是送终时刻，你最好能把握住自己的生命，献出风云榜来……”

敖子青古怪的看了看迟囚，半晌，他清雅的道：

“如果堡主现在鸣金收金，还来得及，晚了，你恐怕会后悔不及……”

敖子青说到这里迟囚蓦然厉声叫道：

“盾矛双雄，还不动手！”

两个一胖一瘦的中年汉子掠了出来，站在敖子青面前五尺的地方。

那胖者，一身横肉，凶神恶煞般的面孔，他是邵雍，瘦者相貌狰狞丑陋，他叫邵力！

敖子青古怪的微笑一下，朝盾矛双雄拱拱手，揶揄的道：

“二位老兄请了，两位叫盾矛，何不乾脆叫矛盾，因为你们怕死，又不自量力，这岂不矛盾，叫盾矛一点也不通。”

邵雍怒极了，他暴雷似的大吼道：

“敖子青，你这小子心狠手辣，狡猾透顶，今天有你瞧的。”

敖子青面色倏而寒了下来，朝两人冷森的一瞥，冷然道：

“你们——将和狂剑九霄君无敌遭到同一命运，一个也别想逃。”

邵力极为愤怒的牵动了一下嘴角，生硬的道：

“敖子青，一山更比一山高，你休要夸口，任你三头六臂，今天也要将你分尸於此。”

敖子青肃然道：

“姓敖的，还不会将你们两个看成人物。”

“你这个胆上生毛的小东西，小子，你就试试你自己有多大道行吧！”

邵力亦狂傲的大笑，道：

“你吓到咱们兄弟头上来，那是你不长眼睛，只有认命了！”

敖子青冷冷一晒，道：

“废话少说两句留点力量在拳脚上吧！”

他轻轻一探手中的鬼箫，虽然只是悠悠抛抛手，断刃却在冷电闪耀中掠起一阵刺耳的风雷啸声，“嗡”“嗡”直响。

全场静寂如死，悄无声息，沉重的呼吸，紧张的神情，汇合出一片萧然的气氛，有着尖锐，有着凄厉也有着浓重的血腥味

.....

敖子青冷酷地展出一丝微笑，猝然朝着邵力冲去，刃芒暴涨如虹下，又猛可倒翻而回，银弧紫电交相纵横，照面之间，已将丑陋的邵力逼退七尺。

于是，另一场激战又展开了——

邵雍早已出手，威猛无伦的自侧旁扑到，邵力又自另一个不同的方向揉身抢进，奋力攻到！

敖子青狂笑连连，左右开弓，前门弧后化点，刃刃重叠，弧

点穿飞，像一片银色无缝的罗网，又似满天的寒星殒落，奇极了，也好极了。

盾矛双雄，在敖子青招式的浩瀚威力下，不由不退的闪挪而出，竭力还攻，敖子青身形倏掠倏晃之下，又将两人逼退五尺，接着一个大翻身，混身上下闪耀着无数明亮而烁丽的如电精芒，似是一口圆形的滚桶，就像来自天际般笔直地射向盾矛双雄。

“石破天惊！”

邵雍大呼一声，手中盾牌“铿锵”微震，一口气向敌人反攻出十一腿六盾。

“唰唰唰”连声闷响中，一支沉重的长矛，宛如漫天幻影迅捷已极的飞掠而出。

于是——

那道滚圆的劲气在空中猝然摇晃了一下，仍旧朝敌人直射而去，邵力怪叫如雷的跳开，手中那支长约七尺的巨矛尖端锋利的部份已被切断，邵雍虽然怒力斜身而出，手中盾牌被刮落一片。

邵力双目如火，暴辣的大吼：

“力穿山河！”

那支被折断的长矛，在刹那间呼轰砸上，如儿臂也似的矛身，似怪蛇般骤然卷至！

邵雍的盾牌亦同时出手，猛砸对方胸腹，左掌推出如山劲气，力阻敌势，他的右足也同时抬起，蹴向对方下盘！

断刃的光芒像煞烈阳的第一线光辉，灵活的闪晃了一下，又猝然回射，动作快逾电光石火的，几乎令人没有丝毫思忖的余地。

招式甫起，敖子青已斜闪三步，向盾矛双雄猛探四十一刃又倏然溜出！

敖子青双眸煞气毕露，鬼箫上的断刃狭窄的锋刃，已连续如雷电齐作的架开了盾矛双雄攻到的五盾、三矛、十掌、六腿！

没有任何迟疑，如行云流水那么洒脱，那么自然的闪游飘移，来去似乘风御云，反手之间又将盾矛双雄逼得手忙脚乱，捉襟见肘！

这时，双方已经激斗了三十余招，在这三十余招中，盾矛双雄连思考一下的短暂时间也没有。

邵雍拼命杀上，大吼道：

“杀呵，杀你这个刽子手！”

愤怒的吼叫独在空气中袅绕，敖子青又向二人各击了十四刃十六腿，右闪左挪之下，语声沉冷得仿佛自海心传出：

“如果你们有能耐，在下不反对！”

敖子青就地一个盘绕，似狂风一掠，分上中下向两名敌人再度连续劈出十二刃，剑身嗡然震响中，他分别踢出五腿！

邵力那支褐色长矛仿佛是雷神手臂，如夺人魂魄之刀，又似隐冥中的山岳，轰然不绝，含着极大劲道往返撞击不息。

邵雍一如幽灵野鬼，却在刹那间游走起来，闪击奔移，出招快狠至极，霍霍盾影交织重叠，成山，成海，如浪似涛，这正是他的绝技之一：“开天辟地”。

敖子青将一口至精至纯的真气，遍布全身穴脉，流畅已极地呼吸循转，随着那一口真气的回环，他瘦削的身躯在矛影、盾气里翻飞穿掠。

盾矛双雄二人皆身负超世奇艺，一人不见得能胜得了对方，

可是，他们不敢置信，以两人合作无间的联手，还处于被动的劣势！

两人迅速的游走换位，在可以相互掩护的角度下疯狂地攻击着敌人，他们气极了，恨极了，当然，他们心中也怕极了。

这场惊天动地的战斗，又继续了五十招，这五十招中，邵雍的右臂被划了一条血沟，邵力的衣衫亦被对方凌厉的断刃割下一大块下摆。

其实，双方的闪移攻拒，都感觉到来自对方的压力在逐渐沉重，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激斗，双方的激斗已呈胶着状态……

## 第二十五章

敖子青十分明白，他的二名对手俱属当今武林中拔尖之材，纵使自己武功再强，一时之间，也无法将对方收拾下来，他反而心情平和。

敖子青功力深沉宛如浩海汪洋，他的招式玄妙，变幻迅速，他断刃上幻起的，是无尽无穷的奇异弧点，诡谲的圈线……

于是——

寒光交互纵射，碰击，一溜溜的火星在空中飞溅，环舞，没有人说话，每个人心中都明白，高手搏命，生命之分就往往在一些极度细小的疏忽上。

敖子青看得出对方有些焦虑，攻守之势微微紊乱，他口中讽刺的道：

“盾矛双雄看来从此别在江湖上闯字号，也休再自夸什么英雄好汉，今番两位也不过如此，在下倒是高估了你们。”

邵雍盾影交舞如雷而下，破口大骂道：

“敖小子，不要太得意，胜负未分，我们兄弟是铁铮铮的汉子，还怕了你不成？”

敖子青稍沾即走的展开游斗，想激起对手的怒气，他冷漠的道：

“如果你们这两三下把式，以二敌一，能称为铁铮铮的汉子，天下没有瘪三了。”

邵化粗犷而猛厉的嗓子大喊道：

“你不必跟我们兄弟耍花招，拳脚上见真章，逞口舌之快算什么英雄！”

敖子青大笑道：

“拳脚上见真章，两位难道还看不出双方的实力吗？”

邵化神鬼不觉的猛戮六矛，偏身挪出，却冷冷沉沉的道：

“不到最后一刻，谁也不能断言胜负！”

敖子青扬声笑道：

“那就让你再看个分明！”

刹那间——

双方的攻势又趋转剧烈，寒芒挥霍，冷风刺骨，人影越转越快，像煞走马灯里的圆影，无休无止的往来追逐，回环晃掠，令人难以分清哪个是哪个。

迟囚两眼丝毫不瞬的注视着斗场，他是老江湖了，自然看出场中的情况，他忽然厉喝道：

“杀掉他，每个各赏黄金五百两！”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迟囚非常明白这个道理，他深知钱能使鬼推磨。

敖子青优美地自邵化的长矛中穿过，一连十刃逼退邵雍忽冲跃起，迅速的道：

“想不到在下有这么高的身价，多谢你抬举，迟堡主。”

语声未落，人又已猛然而下，敖子青在骤然间面色变得冷板，像是一座雕像的脸庞，毫无表情，他在挪移中，断然喝道：

“是你们自找的！”

身形有如大鸟般倏然暴起，一片如山掌劲挟着万钧之力猛然扫卷。

邵雍的盾牌飞舞得呼轰生风，他暴怒的吼道：

“小子，你欺人太甚！”

敖子青迅捷至极的向两人飞快进击，一面冷冷一笑，道：

“在下更是欺你们无能，如何？”

蓦然——

敖子青“呼”的倒向尘埃，贴着地面只有寸许的直飞向邵雍，邵雍挪身躲避之下，倾力击出五掌，罩向敖子青后脑背脊！

在这刹那之间，人影闪晃，盾、矛、掌、腿，亦如影形的紧跟着敖子青身后攻到，密度之大，只怕连微小的蚊蝇也很难以飞脱！

没有停息，敖子青如电火般一个翻转，断刃快得不能再快的上下截拦那些如雨点般攻向他身上的兵刃，掌力，身形一侧，右掌五指弯曲如钩，猝然向邵化抓去，力道十分惊人。

这时，场外的迟囚目光一闪，惊骇的大叫：

“邵化，当心！”

邵雍的盾牌，亦在此刻忽然砸向敖子青的双腿，谨较敖子青的五指抓人稍迟一丝！

双方的动作都是间不容发，奇速无匹，敖子青狂笑一声，右臂倏抖，斜切邵雍，自己左掌依然原式抓向邵化胸腹。

这时——

一声有如鬼号似的痛苦嚎叫，划过天空，血光迸溅，一大片沾着血迹的碎肉至内脏纷纷洒落。

而同一个时间，邵雍捂着胸脯踉跄退出七尺之外，面色蜡黄，殷殷鲜血自他捂着胸脯的双手指缝中，如泉水般往外涌流不已。

邵雍目眦皆裂，他撕肝裂肠的大叫道：

“化弟啊——”

邵雍仅存一口气，吼叫声中，右手盾牌倾出平生之力脱手飞出，含着足以击毁山岳之威砸向敖子青微驼的身躯。

一声沙沙闷响，像空中的星带着一条长长的曳尾，而正当余音尚在空气中绕回之际，敖子青的身躯奇异的一闪，猝而斜斜冲向邵雍来。

而当他身形冲向邵雍的刹那，盾影已“呱”的一声贴着他胸腹掠过，白色的碎布与血肉纷飞中，断刃锋利而狭窄的剑刃亦“嗤”的一声轻响，整个插入邵雍坚硬的头颅内！

邵雍没有一丝声息，他可时至死时，犹不能相信敌人在他盾牌攻击下，还能反击回来。

邵雍头顶上有一条寸许长的裂缝，红色的血与白色的脑浆，正自这条裂缝中缓缓溢出。

在敖子青与盾矛双雄以命相搏的过程中，其时间之急促与短暂，尚不及人们三次眨眼的功夫，却没有一个人能插进手，黄龙堡的高手们，更没有一个人来得及对两人有所帮助。

在拼斗的最后，敖子青频频以险招杀敌，他的背后有一道皮肉翻卷的口子，血迹淋漓，而他的双腿下被邵雍的盾牌砸了一记，忍住刺骨的痛楚，没有一丝呻吟，他咬着牙忍住！

所有在场的人全部静寂了，几乎连多喘一口气，都觉得乏力，他们一双双眼睛，亲眼目睹敌人的凶、狠、残，他们不相信眼前真是个“人”。

在黄龙堡的队伍中，突然有一声泣血般大叫道：

“敖子青，还命来——”

有四条人影同时飞掠出来，他们都是着灰衣的彪形大汉，他们一照面，不管三七二十一，个个狠攻猛打，招招要害。

没有人喝彩，没有人阻止，有的只是紧张，悲叹与怜惜……

敖子青不管腿上那记刺骨的伤害，一声裂帛入云的长啸起处，身形才起又笔直地扑向早已双目尽赤的一名大汉。

这人浓眉大眼，他的面容已扭曲了失去了原状，他神经质的凄厉狂笑着，手中腰刀抖得虎虎生风，在一片呼啸的锐风中，毫不闪躲的迎向敖子青。

一个斜蹿，一名大汉手中双刀挥起毕生之力，猛然击向敖子青头颅、头顶、背脊各处，刀风呼轰，震荡得空气流旋呼啸。

敖子青发髻披散，鲜血横溢，他将眼神聚为两个精点，鬼箫在他身形的迅速与敌接近下纵横翻飞，左拦右磕，“叮当”不绝之声中，敌人舞起的万朵银花纷纷散敛消失。

没有任何一丝回转的余地，在敖子青最后一箫震开敌人一朵剑花之际，其间隙仅差两分的在对手反手挡截之前戮入敌人的下腹。

就在他的断刃插进第一名大汉腹内的同时，他的身躯已快逾闪电，却又幅度极小地在空中连翻七滚，间不容发的躲过另一名大汉砸向他头颈背脊的双刀，却在刹那之间，被敌人倏而翘起的刀柄在右肋下戮了一记，厚厚实实的一记！

他无暇思考，双腿蓦而如活蛇般倒卷而出，将用力过猛，上身倾斜的这名大汉头项缠个正着，敖子青一眼也不看，在自己混身血雨洒溅中，又是猛力一翻一滚，低沉的“咔嚓”声闷噪般微微一响，这名大汉已经被后翻于地，头颅软软垂向一旁。

在场的武林高手，不管有多么的功夫超强，英雄盖世，见到

此时扬中的血腥与凄厉，心灵与精神的负荷，使他们恐惧和惊骇。

另外两名大汉，一直在四周游战，没有一点空隙插手，这时，在震惊过度之下，同时激灵灵的打了一个哆嗦。

他们心中明白，现在，该是他们恶运的开始了，在这刹那间他们对生命变得非常眷恋，他们还不想死，众目睽睽之下，他们不能求饶，那么。他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了……

因此——

他们已经无法在黄龙堡立足了，亡命天涯，成为叛徒是他们痛苦的选择，毕竟活命才是最重要的，两人没有招呼，没有暗示，竟不约而同的跃身而起，亡命般向堡外夺命而逃！

此举大大出乎了众人预料之外，迟囚老脸气得煞时青白，大叫道：

“寒水蛟，你们不想活了！”

敖子青的动作在迟囚的话声中倏起，他如哭泣般的大笑了，且嘶哑得像撕裂喉咙般吼道：

“在下为你们清除叛孽吧！”

“吧”字尚在他的舌尖上跳动，狂笑一声，断刃猛力的抛出，叫道：

“倒转乾坤！”

像煞极西的电火猝起，电光紫芒幻为一条长龙般的匹练，带着刺耳的夺魂的呼啸之声，“霍”地暴飞而出，斜斜自两名大汉腰际斩过，血浆肚肠迸溢中，传来两声令人毛发悚然的惨嚎。

于是——

这两名大汉的身躯，分成四块，分成四个不同的方向，砰然

掉落于地，花花绿绿的五脏六腑流溢在他们的躯体四周。

敖子青借着出手的箫身一弯一弹的韧刀，将他虚脱过甚的身躯托起，奋力追出十来步，右手一挥，已将断刃收回鬼箫之内。

他的身体几乎已不属于自己，他在迷朦的眼神中，只见满地斑斑的血迹，他仍然摇晃不稳的挺直了腰身，紧紧抓住手中的鬼箫，肺叶几欲爆裂的大口喘着粗气……

黄龙堡一大群人却没有说话，周遭一片沉寂，像死一样令人寒悚的沉寂……

良久……

敖子青恢复了一点神智，他全身肌肉火炙般撕痛着，他努力咽了一口唾沫，舌头润了一下过于干裂的嘴唇，呢喃道：

“我还是赢了……”

他艰辛的擦去滞流的眼角上的血渍，深长的叹息了一声，在朦胧的目光中，他才发觉黄龙堡所有的人，目瞪口呆的怔着不动。

敖子青想笑一下，却仅是牵动了一下嘴角，他淡淡的道：

“堡主，在下赢了三场了……”

迟囚任他是一方霸主，豪气干云，自有生以来，却没有过现在的惊骇，他如梦初醒，激灵灵的打了个寒颤，他悲叹的道：

“他们全完了……完了……”

敖子青又舐舐嘴唇，他沙哑的道：

“堡主，在下正等着你亲自送在下出堡……”

迟囚生硬的牵动了一下嘴角，道：

“不错，敖子青，你赢了三场，可是老夫却只派出了二次的人手，寒水四蛟违抗了命令，又弃职想逃逸，他们四人不在列，

所以你还有一场仗要打，敖子青，你还能吗？”

敖子青淡淡的一晒，孱弱的道：

“堡主，君子重诺，寒水四蛟在动手前还是贵堡的人，而且迟堡主并没有喝令他们下场，如今阁下如此一说，未免有点落井下石，不够光明。”

迟囚冷冷一晒，道：

“黄龙堡戒律森严，他们四人未得老夫谕令，擅自下场，罪已致死，老夫还忘了向敖大侠你致罪，省去老夫一桩麻烦。”

没有一丝愤怒，也没有一丁点得意，敖子青语声幽远而冷酷的道：

“迟囚，你打的如意算盘，在下一再忍让，以一人之力击毙了贵堡的高手，你如此一说，不觉得羞耻？原来阁下也是输不起的人。”

迟囚面孔微微痉挛一下，却淡淡然一叹，道：

“敖大侠，你不必激老夫，老夫执意这样，留下风云榜，抑或再战一场。”

敖子青闭闭眼，平静的一笑，向前迈进了两步，低沉的道：

“你道在下办不到吗？”

迟囚含有特殊意味的笑笑，道：

“办不办到，老夫不好忘谈，只看阁下的能耐了。”

敖子青凝注自己手中的鬼箫，那冷寒的断刃正在晃闪，像是一声无息的，追魂使者的狂笑：

“迟囚，你下帖请在下来，却设下这个卑鄙的陷阱，你以为在下是傻子？在下会没有心理准备而贸然赴约？哈哈，在下从不做没有把握的事，在下也有自信怎么来怎么走。”

他这一阵狂笑，笑得黄龙堡人心惶惶，个个胆颤心惊，眼前的这个人如果不是来自地狱的索魂者，为什么如此骇人？

石拐杖闪身出来，对迟囚道：

“堡主，让老夫来收拾这个狂徒。”

另有一个穿着一身闪亮的黄衣老者，有一双精光闪烁，宛如宝石般的尖厉眸子，挺直的鼻梁子，头发乌云，挽了一个高髻，他目光棱棱有威的向敖子青打量着，态度在冷沉中，有着一股无可言喻的狂傲。

他朝迟囚微微拱手，低沉的道：

“堡主，对手功力实在太强，我方与他单打独斗，恐不易胜，就由老夫黄鹤郎君古幽与石拐杖联合，才是最妥当之策。”

迟囚那张冷峻面孔上有了一抹笑容，淡淡颌首，老辣的道：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你们两个一起动手吧！”

黄鹤老人缓缓抱起双拳，语声中带着一股老年人少有的清朗：

“这一阵不比前两阵，堡主请放心，敖子青他走不了的。”

敖子青古怪的看了看黄鹤郎君，半晌，他悠悠的道：

“老朋友，依在下看，你即将乘黄鹤去了。”

黄鹤郎君古幽狂笑一声，道：

“敖子青，你也要去了。”

敖子青蓦然厉声叫道：

“在下一样可以宰了你们这些不要脸的老东西，看吧！”

“吧”字出口，他已猝然拔空而起，猛烈而起，猛烈的扑向石拐杖，他那瘦削的身躯，在半空中骤然一个转折又是那么自然而迅速的变换了方向，有若雷火星泻，飞冲向黄鹤郎君古幽。

石拐杖的拐杖一扭，里面竟藏着一条软带也似的虹剑，顷刻间连成了一片剑带，刹那间十六剑，剑剑连贯，式式不息，仿佛海浪波漾，叠叠重重！

敖子青冷然道：

“原来石拐杖不是真的拐杖，老匹夫你好狡猾。”

石拐杖手中所持的拐杖是由檀木所制，平时他的确以拐杖为兵刃，拐杖内是空心的，现在对手实在太强，他不易显露的虹剑，成了他最后的武器，不得不全拿出来亮相了。

敖子青窄长的断刃，像煞夜空中流星的曳尾，猝然带着一溜光亮的尾芒投入那片剑海彩影之中。

于是——

十六声连在一起，仿佛是一声的金属撞击之音，蓦而袅绕传出，敖子青已在这快逾电光石火的刹那间，连连挡开了石拐杖的十六剑。

似幽灵的叹息，那么轻淡，那么虚渺，一片黄影暴起中，一枚小小闪亮的薄铁片已抛到敖子青的头顶之上。

敖子青急速一瞥，叫道：

“你活不长了！”

敖子青身形倏旋中，断刃的剑身划过一道美妙而洒脱的半弧，刃尖轻轻的，猛然一弹一抖，已准确的击在薄铁片上。

此刻——

石拐杖在连续十六剑未能得手后，已猛然向后旋转，虹剑向回一抽，前半截剑身已似毒蛇般猝然反刺而去，这一剑的来势是异常狠辣与诡异的，堪足可以逼退任何一位顶尖的高手，但是

---

敖子青不同于一般的顶尖高手，他有比别人更高的胆识，他不愿意退避，用力一侧左肩，“嚓”的一声，鲜血已突地溅淌出来。

在敖子青挨上石拐杖一剑之际，断刃那寒冷的，尖锐的锋刃，亦完全没入石拐杖的小腿肚。

来不及多看一眼，一片凌厉的掌风已狂烈的袭到敖子青的身后，闪电般一转，敖子青迅速的拔出断刃，一脚踢开石拐杖，断刃回斩，把偷袭而至的黄鹤郎君古幽使其退了五步！

同一个时刻——

敖子青的身躯已倒射而出，像一溜冲天神矢，快不可言，就在他身形方才飞出的那一刹那，他信手一抖，火光骤闪，紧跟着“轰”然一声巨震，夜空中爆起一团硝烟，分溅丈许方圆。

迟囚大惊，狂厉的吼道：

“这小子有伏兵，他放信号求救，哮天狼赵光晨你即刻率领兄弟把敌人拦下，石贤弟、古幽，你们两人再加把劲吧！”

敖子青的攻势没有丝毫停顿，宛如要超越一切空间与距离，连劈三十一刃，一招跟一招，一式连一式，招招并叠，式式相贯，这三十一刃一气呵成，就宛似三十一个人同时出手一般。

黄鹤郎君古幽双掌猛攻不息，黄影飞舞旋绕，上下拦截，却在一片光芒中“啊”了两声，衣衫破裂的狼狈蹿出。

敖子青一身是伤，尤其刚才石拐杖那一剑，左膀鲜血淋漓，他绝不稍舍，鬼箫一挥，又如影随形的紧跟而上，断刃锋利的刃面闪泛着懔人的寒光，有如索魂者的长索，像是永远无法摆脱的“霍”“霍”卷去。

石拐杖的剑点、戮、绞，古幽的双掌砸、挡的，各种声音响

成一片，急剧而零乱，像是一群人在声嘶力竭的哭嚎……

敖子青冷漠的招招进逼，着着挺前，古幽及石拐杖两人虽然拼命抵敌，却依旧步步后退，招架无方。

敖子青双目煞气毕露，他生硬的道：

“老朋友，为自己祈祷一番吧！”

石拐杖小腿中了一刀，他咬紧牙关，倾力施展着他生平所能，在每招每式中求取生存之机，在一进一退里，寻觅活命的空隙……

蓦然——

一声恐怖的凄厉叫声传来：

“不好了，大雷教的人攻来了。”

另一个声音立即响应：

“快禀告堡主，他们从四面八方，用火箭攻我们的城堡……”

迟囚双目如火，暴辣的大吼道：

“除了中殿的人仍留在此外，所有的人立即杀敌救火！杀！”

敖子青冷笑道：

“迟囚，梅林门就是你们的榜样！”

场中的叱喝斗声忽然转厉，四周又夹杂着一片沸腾喧嚣的人声。

敖子青知道，外国的黄龙堡人手已经和大雷教打了起来，他必须加紧解决自己眼前的危机。

一个大转身，断刃回旋之下，闪成一抹大半圆的光带，这片带形的光弧，却又刚好迎上正自后面狂啸着扑来的石拐杖。

石拐杖猝然掉身移出五尺，咬牙恨道：

“不知死活的狂夫！”

一连十一刀，二掌，二四脚，似流星般飞泻而来，阻止了石拐杖的吼声，他倏而晃闪不息，退出三丈之遥。

敖子青反手，断刃又圈住了正待后避的黄鹤郎君古幽，连连三十招，逼得古幽心中更加慌乱，几乎挨了他的掌风！

淡淡的，敖子青道：

“老朋友，现在你们知道了一个人要狂，还得有点东西陪衬。”

古幽闷声不响，双目射出一片怨毒无比的深沉神色，他身躯挪移的奇快，双臂挥舞攻拒。

敖子青再上十一刀，冷然道：

“你们以为敖某身上有伤，收拾不了你们，一炷香之后你们再看看。”

他说着话猝然长身拔起，断刃回绕，石拐杖又已拔身而到，照面之间，对敖子青攻了十一剑、三掌，十三脚。

锋刃居中长刺，寒光如练中，石拐杖东跃西闪，倾力寻隙反击。

敖子青沉缓的道：

“石拐杖，在下想知道，邵化易之女邵亦虹的尸体失踪，与你有无瓜葛？”

石拐杖两只眼睛中血丝密布，仿佛要喷火一般，他强忍心中的愤怒，运剑如戟，猛点敖子青全身上中下三盘要穴。

石拐杖暴叫道：

“妈的，这是什么偷鸡摸狗的事，与老子什么关系？要问去问雷手贺伏！”

敖子青咬紧牙关，泣血沥心的吼道：

“有嫌疑的人，你们就别想了！”

如弩箭急抖，敖子青的右臂，滴出一溜血滴，长射而出，鬼箫急抖，千里万点，逼向正想退出战场的黄鹤郎君古幽。

石拐杖悍不畏死的急冲追上，剑影漫天而起，弥弥散散，有如天罗地网，包卷纵横。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

一阵急猛的掌风骤响，古幽连出十五掌，分自不同的方向，像煞十五个索魂的魔鬼，张着锋利而贪婪的大嘴，呼啸着飞袭而来。

敖子青断刃蓦而一颤一抖之下，抖出十五点晶莹的光芒，而每一点光芒，却在同一时间，分成十五个不同的方向，飞点向射来的十五张大嘴。

就在这双方的攻势甫一接触的同时，石拐杖已像煞一头发疯了狂的猛兽般，丝毫不顾危险的，带着他凌厉的攻势自后扑到。

狭长而锋利的鬼箫断刃，闪耀着冷冽的光芒，在洒出十五点寒星的同时，尖锐的顶端，仿佛来自九天之上，穿过重重剑影，一颤之下，已到了石拐杖的咽喉约三寸前。

这一招传递得是如此准确，好像早就那么巧妙的，选在那么适当的位置，等候着敌人送上来一样。

石拐杖大喝一声，左掌横拍箫身，右手划剑却斜斜地刺向敌人肩头，双脚齐飞，猛蹴而出。

一声冷笑自敖子青唇中进出，而就在这声冷笑骤然中断时，敖子青在回身之前所点出的十五点星芒，已恰当无比的化解了黄鹤郎君的十五掌掌势。

同时——

断刃急快的斜斜斩出，当劲风才起时，又似一盘冰珠似的嗤笑，闪曳着迸溅的光弧，飞向石拐杖踢来的双腿！

这所有的动作与经过，都是几乎在同一个时间内发生，又几乎在同一个时间内结束的，分不出先后，也看不出空隙。

结果——

古幽一张清癯的面孔在刹那间白得像纸，他扬名江湖的“鹤飞冲天十五式”彻底失败了。

匆促中，石拐杖再度狼狈跃出，敖子青的双眉都滴着血，他却平静的道：

“在下的习惯，自己流了一滴血，就要以别人十点滴做为代价。”

古幽一言不发，长身向前，右掌速砸敖子青右胸，右手在微微一晃下，点向敖子青的丹田。

敖子青脸上抹过一丝嘲讽的冷笑，不退不闪，“铮”然戮向古幽咽喉，这一招的去势是如此之快，以至于令古幽在自己的招式未够得上位置之前，已被逼得急急退后五步。

这时，广场两旁的树木有的被火箭射中，在哔剥燃烧火光之下，可见广场尽头上正有几拨人影在狠攻猛斗，打的难分难解。

杀喊声，叱喝声，兵刃撞击声，偶而还有一种闻来令人断魂的尖厉呻吟声。

激斗已更为凄厉，浓厚的血腥气息飘散空中，不论是有形的，抑是无形的。

四周情状之惨怖，已成了阿修罗的地狱图，身着白衣的大雷教豪士，个个双目红丝满布——钢牙紧挫，挥动着手中兵刃，形

如疯狂般追杀着，又想救火，又想救人的黄龙堡诸人。

周遭迸洒着殷红的鲜血，零乱的肚肠随处流淌，残断的肢体与离开身躯的丑恶头颅相对着号叫，而一声声凄哀的惨嚎此起彼落，令人肚肠寸断的呻吟，如怨鬼的哭泣般，响自四周……

雪亮的刀光仍在残酷的起落，杀伐仍在继续……

四处的爆裂声，似密雷般连串响起，逐渐扩大的火光，熊熊燃烧，敖子青的焚堡计划，已经成功了。

火光映照着四周，焦臭的气息弥漫空中，房屋的倒塌声，配合着断续不绝的杀伐吼声，在嘶吼中变得更加凄厉了。

敖子青目光一扫，地上全是满身血迹的尸体，以及零乱抛置的兵器，在火花照耀下，可以看到远处仍有不少人影在拼死格斗，金属交击之声，掺杂着叱喝悲叫，时而传来。

平心而论，大雷教的实力不如黄龙堡，但因大雷教个个悍不畏死，又攻其不备，最重要的是因为火攻，黄龙堡建设不易，每个人皆不愿其被焚毁，因此救火的人比杀敌的人多，可是远远射来的火箭，却一支接着一支，好似没个了结。

黄龙堡由上到下，包刮迟囚下令留下的中殿人物全都转去救火，只剩敖子青、石拐杖、古幽三人在拼斗。

其间，双方偶而有人想插手其间，但因三位高手的过招一切经过，时间是如此短促，双方的距离又是如此的迫近，凭是对方武功如何了得，亦是不得插手相助，他们只得放弃，另寻目标。

场中——

到目前为止，双方虽已拼斗了五十余招之多，但是，依双方所有条件实力来说，要分出胜负，也不是一件轻易的事。

敖子青目光急速向左右瞟了一下，连续十一刃卷戮向石拐

杖及古幽，口里低沉的道：

“两位老朋友，连迟囚都逃跑了，你们还不死心，黄龙堡很快的被踏为平地，你们应该明白。”

古幽势若疯虎，不闻不问，挥掌更急，交织穿插，纵横纷飞，劲风强厉得无以复加。

石拐杖亦咬紧牙关，手中虹剑一下成摺扇挥舞，一刹分手刺用，在这生死关头，他已倾尽全力了。

敖子青断刃晃掠如电，在一个寻丈方圆的光圈里，布成一道穿刺不息的光墙，狠辣而奇异，夺神荡魄！

一片猛烈的劲气扫向敖子青，罡风中掌影翻飞，这便是古幽的“狂飙十六式”！

于是——

敖子青身形倏掠中，冷厉的道：

“你们的命到今天为止！”

敖子青断叱半声，悍不畏死的抢入古幽的攻势圈内，断刃如烈日毫光，暴起直入……

他这猛厉而浩荡的一招，只觉光芒耀目，劲疾无匹，在箫身起落中，却有着生生不息的，极度密合的大小弧光迸溅飞舞。

攻势之来，宛如九霄之上的天神巨仙，无力可挡，虽只一招，却有力劈五岳，威震河海之功，这是敖子青极少使用的“飞鹰落崖”！

结果——

古幽闷哼一声，极度狼狈的滚身而出，他的大腿后面，欲在他翻身跃滚的刹那间，被断刃掠过，鲜血四溅！

这一招“飞鹰落崖”，乃是敖子青武学中最为精深的奥秘，最

为卓绝的奇技之一，但因这一招必须将全身的精、气、神、意，在瞬息间完全贯入手中鬼箫内，极为耗力，所以他很少使用，现在他已身受重创，强敌当前，容不得他不用。

敖了青沉厉的道：

“石拐杖，你更该死！”

“死”字出口，他已似经天长虹，不待石拐杖出手，已使手中断刃倏而削出，又倏而随着他自己的身形横掠收回。

一阵阵短促，间歇的，以鬼哭狼嚎的嚎叫，开始自石拐杖的口里传出，他疯狂的猛攻乱打，他急于想保住自己的命。

黄龙堡现在的情况十分凄怖，周遭的树木、草丛、房舍，都在熊熊的燃烧着，这里已成一片火海，魔影幢幢的修罗场。

## 第二十六章

这时——

有一个高亢的吼声，突破一切——传入敖子青的耳中：

“敖大侠，你怎么样了？我们来了——”

敖子青已听出这是马威足的声音，他的语音中充满了恐惧与疑惑。

敖子青正待回答，石拐杖的唇角浮起一丝凄然的笑意，虹剑如影随形，笔直地指向敖子青前心。

敖子青不闪不躲，断刃倏伸，竟比敌人更快一点，距离石拐杖的前胸只有半寸，石拐杖一看受制，速速闪躲几次，但是，断刃的尖锐前端却始终不移，隔着他的前胸只有半寸。

石拐杖的眼神昏乱迷眩，他沉叫一声，顾不得继续攻敌，蓦而直向敖子青的断刃闯来，手中虹剑也原式刺向他的敌人。

敖子青没有想到对方竟然出此下策，要与他同归于尽，一时收势不及，石拐杖的胸膛已透刃而过，身躯滑过刃锋，直溜到箫之末。

二人的距离实在太接近了，敖子青与石拐杖面对面，心中一怔，石拐杖的虹剑也刺进了敖子青的右胸约有一寸深。

敖子青胸口一痛，正想将断刃自石拐杖胸前拔出，正在敖子青要用力时——

石拐杖原已闭上的眼又突然睁开，双掌忽起，一拍敖子青天灵，一抓敖子青丹田。

敖子青正在微一迷惘之际，悚然惊悟，敌人的招式已沾到了身上——

于是——

只是眨眼的时间，来不及有第二个念头在敖子青脑中涌起，他那削瘦的身躯已倏而向侧旁急旋而出，只听“嗤”的一声裂响里——隐含着“啪”的一声闷击……

但是敖子青侧旋的势子快得无以复加，像是一条淡淡的影子，他的衣衫仍被胸腹扯裂了一片，腰侧更有五条指痕，血水沁沁。

断刃已在敖子青侧旋时，用力抽出，石拐杖的身子款款倒下，他的面孔上丝毫没有痛苦与扭曲的表情，脸上竟充满了平静。

敖子青发觉古幽正倚着一块巨石坐了下来，呼吸粗重，不休的颤抖着，他的双瞳中露出古怪的，朦胧而迷离的光芒，看不出有丝毫的痛苦。

嘴唇翕动着，古幽沙哑而孱弱的道：

“敖……你送我一程吧！我……我应该走了……”

敖子青没有回答，古幽又低哑的道：

“天黑了，还是亮了……怎么天地在旋转……一下黑，一下白……”

敖子青知道黄鹤郎君古幽，生命已在顷刻了，他真的将乘黄鹤而去了。

古幽喃喃的诉说着，嘴唇颤抖，戏目怔痴注视敖子青，不瞬不眨，瞳孔中有一阵奇特而迷蒙的光影，渐渐的，这片光影又凝结成一层薄薄的膜表——久久不动……

一声闷噪倏忽传来，跟着又是一声大吼，一个身驱摔起空中，在空中又速速翻了几个斤斗，满口鲜血的直跌而下，重重的落在地上。

一阵脚步急速地向这边接近，四条人影已出现在敖子青附近，似流光横空般飞跃而来。

一个猛屏的嗓子大喊道：“敖大侠？”

天色已暗了下来，所以人的面孔已看不太真切，黄龙堡已成了魔影幢幢，一座活生生的地狱了。

现在开口说话的就是刚才老远即叫喊着的马威足，敖子青孱弱的答道：

“马教头，在下在此！”

声音不大，但悠扬，四条人影以令人惊惧的速度移到面前。在朦胧的日光中，敖子青感觉眼前的四人是季全创、季海奇、季梦寒，另一个是马威足。

季梦寒宛如从一场噩梦中被惊醒，她哭叫着，急忙跃身过来，尖叫道：

“子青，你怎么伤得这么重？你不要紧吧！你觉得怎么样？”

敖子青温和的笑了，强自振作的道：

“敖大侠，老夫在这里，我很好……可你……”

敖子青急急地道：

“还好，黄龙堡因为措手不及，被我们兄弟杀得四处奔跑，可是他人实在太多，我们的人也损失了不少，敖大侠我们救援来迟，使你身受重创……”

敖子青淡淡一晒，语声沙哑的道：

“五教头不要这么说，在下与迟囚约定比试三场，他们诈

……在下虽然身受重伤，可他们……没有一个留下来……”

季全创皱着眉道：

“敖大侠，你不要多说话，你的伤很重，赶快离开这里要紧。”

季海奇也道：

“我背你走……”

敖子青一笑，疲正已极的道：

“梦寒！我……我很好！只是很疲劳……五当家情形如何……”

马威足惶惑的道：

“在下自己还能走……五教头，黄龙堡烧的也差不多了……为了减少我方的损失……五教头快……撤走人马，别贪战……”

敖子青有些迷茫的凝注四处燃烧的火焰，那一栋栋逐渐化为灰烬的华舍，平时费尽匠心布置而成的精致庭园，都在烈火下化成乌有……

马威足微一沉吟，道：

“好，我们即刻撤走，敖大侠，我们打杀至今，一直未见迟囚的影子……”

敖子青微微一怔，道：

“我们先别去理会他……他的窝毁了……想要重新开始，只怕不易……”

季梦寒不顾一切，将全身血肉狼藉的敖子青紧紧抱住，珠泪纷落的道：

“你为什么不让我跟着，否则我决不会让他们把你伤成这样……”

敖子青伤口一痛，双眉微皱，喃喃的道：

“小寒，我们……我们走吧……”

马威足右手伸入怀中一探，向空中急抛，一个圆筒形的物件蓦而飞出，而几乎在飞出的同时，又“波”的一声爆裂开来！

圆筒始才炸开，一蓬隐泛蓝光的细小寒芒，宛如一张渔网般急罩而下！

敖子青知道这是大雷教特有的信号，通知大雷所属迅速离开现场。

季全创回顾周遭，不禁一哆嗦，四周躺满了死状凄厉的尸骸，残缺的肢体到处都是——脑浆、鲜血、肚肠迸溅四周，像是一滩滩，一堆堆腐烂的糜蚀之物，刺目极了，也凄怖至极！

季全创亦曾是一帮之主，经过了多少的大风大浪，却从来没有过这么深刻而残酷的印象，他又是激灵灵的一抖，暗暗为眼前这幅所罗修显的地狱图，感到恐惧愀然，惴惴不安。

他们一行人迅速离开，敖子青回头望望黄龙堡残落的景象，仍有微弱燃烧的火光，从那破落残败的样子，可以清晰看出其中的惨怖情形。

这一只伏在黄河渡口的巨龙显得颓废不堪，有如一座空有其表，却已摇摇欲坠的古老城堡可怜亦复可悲。

火——是残酷无情的东西之一。

大雷教在出发前即约定以十五里外一个野地为集中地，当他们从黄龙堡撤退时，他们便到了那里集会，现在他们一行人正缓缓的行向前路。

在旭阳的光辉沐照下，两百多匹铁骑，不缓不疾的奔驰着，每个人的脸庞都带着疲惫，只是，各人深浅不同罢了。

裘禾邦为首，敖子青与季梦寒共骑一马，他的一侧，两马三

人并行前进。

敖子青已用一件宽大的白袍遮裹破碎不堪的衣衫，他舐舐有些干裂的嘴唇，道：

“教主，黄龙堡、梅林门余孽虽未除，但他们已失去基地，教主现在如何打算？”

裘禾邦低沉的道：

“这次大雷教倾力而出，虽未获全胜，但也差强人意了，老夫代表大雷教上下感谢敖少侠你全力相助，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敖子青正色道：

“教主言重了，正邪不相立，为清除江湖上的妖孽，个个有责，在下也只是尽一己之力罢了。”

马威足策马跟上，道：

“大哥，现在我们往何处落脚？”

裘禾邦慢慢的道：

“伤兵不少，此刻不宜长途跋涉，返回大雷教，我们就往前行，大约还有五十里路，有一个市集，咱们在那儿养好了伤，再作道理。”

敖子青眉头不禁一紧，淡淡的道：

“教主，前面那个市集不是洪家店吗？青鸟山庄的所在地，大雷教与青鸟山庄一向可交好？”

裘禾邦点点头，道：

“大雷教与青鸟山庄，没什么来往，但老夫与那包封沙乃是旧识，到了那里，咱们也别叨扰人家，送老夫之帖拜山即可。”

敖子青心中另有事，他实在不愿到洪家集，但自己身上的伤

不轻，而且此时也不宜多说，因此抿唇不语，脸上一无表情。

季梦寒坐在敖子青身后，怯生生的问道：

“子青，你心中好像有事？”

敖子青笑笑，摇摇头道：

“没什么事，只是我与青鸟山庄的庄主包封沙不甚和谐罢了。”

季梦寒平静的道：

“到底怎么回事？以前我怎么没听你说过？”

敖子青轻沉的道：

“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小寒，我感觉很累。”

敖子青左肩，背部各有一条深过寸许的血沟，肋骨处青紫一片，肿起老高，一身的伤，深沉而疲惫的面孔，给人一种尖锐的感觉。

季梦寒知道他不想多说，或许是因大雷教多位当家在场的关系，所以她不再多说。

一行人虽然走得不急，但因人多，马蹄声起落如雷，没有多久，洪家集的市街已经远远可见了。

裘禾邦低沉的道：

“敖少侠，你伤得不轻，须得赶紧休息疗伤，你身体虽强，却也禁不住干扛硬顶。”

敖子青轻轻一笑，道：

“多谢教主关怀，在下心中明白，这些伤虽然重，但要不了在下的命的。”

季梦寒在后头轻轻捶了他一拳，道：

“你就是这么不懂得好好珍惜自己的身体，才会伤的这个样

子。”

敖子青衰弱的摇摇头，苦笑道：

“那是以前，现在有人管着，我哪儿敢？”

季梦寒听得面庞一红，狠狠地白了敖子青一眼，虽然他在前方看不到，心灵感应，敖子青却感觉的到，温和的笑笑，道：

“不过，我喜欢被管。”

进得城来，一家客栈的招牌就在不远之处，跟上回敖子青伤时，被宝元和尚及归缘两师徒带到这里时，大致没有什么改变，非常势闹，街上人潮拥挤，现在加上大雷教这一群人，拥挤的情况可想而知。

裘禾邦回头关照大家，放缓坐骑速度，别太惊扰百姓。

青鸟山庄在江湖中也算有些名气，而且买卖做的不少，所以在洪家集也常有江湖人物出现，因此大雷教一行人，除了人数众多外，倒也不致于引起旁人侧目，他们伤兵也多。

马匹已在这家客栈前停住，这家客栈规模不小，容纳他们应该没有问题，两个年纪轻轻的店小二连忙迎了出来，哈背弯腰的往里直让。

裘禾邦向这家客栈打量了一下，温和的道：

“我们两百多位，你们这儿住的下吗？”

店小二连声答应：

“住得下，大爷，你老别看我们前面小小的，后头可宽敞的很，别说二百，就是四百人也住得下，不过，有些事可能要请大爷们多海涵，像马……”

马威足宛如大雷教的总管，他一听店小二的话，立即吩咐下去，叫兄弟们跟随店小二将坐骑牵到屋后马厩去喂，里头又出来

了五名伙计，诚惶诚恐的招呼着这群大财神爷。

这客栈正如店小二说的非常宽敞，从外头的确看不出来，一共大约有五十几个房间，一直延伸了很远，大致还算清静，除了几位零星客人外，其他的房间都是空下来的。

或许因为常常有大批的江湖帮会的人，在此经过，所以才有这么大的客栈设立，虽然洪家集并不算很大，实在难得了。

除了敖子青、季梦寒，还有几位当家外，其他的大雷教弟子都是十来个住一间大通铺，他们忙着为伤处换药包扎起来。

午膳用过后，马威足要所有弟子不准外出，在客栈内好好休息，享受这几天来难得而舒适的午睡。

敖子青一身的伤已换过药，大雷教弟子也为他买了衣衫，除了神色有些委顿外，已不像先前看起来那么吓人，不过，他知道这些伤要全部愈合，少说也要十来天个把月。

敖子青靠在床上，闭上眼睛，却睡不着，他脑中想着太多的事情，萦回着太多的思念，这一切，令他的精神处在疲惫的亢奋之中。

这时，门外一阵步履声响过处，接着便有轻轻的叩门声传来。

敖子青双目倏睇，疲弱的问：

“谁？”

“我。”门外的人悄细的道。

“小寒，是你，快过来吧！”

季梦寒推门而入，深情的笑了，坐在敖子青的床沿，轻轻的道：

“你为什么不睡一会儿？”

敖子青笑着握着她的手，温和的道：

“因为我知道我的小寒要来看我，所以我舍不得睡，怕你来了，我却睡了，不能跟你说话。”

季梦寒羞极了，却忍不住“噗哧”笑了出来，不依的道：

“我知道你在胡说，你这人越来越不正经的，自己已一身伤成这样，还不正经。”

敖子青笑了，豁达的道：

“我不正经，你也喜欢，是不是，小寒？”

季梦寒轻轻将面颊贴在敖子青胸前，低低的道：

“嗯！从见到你开始，我就认定了，你好我也喜欢，你变的不好，我也认了，我这辈子心中只有你，不管你怎么样，不管你要不要我……”

敖子青咬了一下嘴唇，他低沉的笑道：

“小寒，只要有你在我的身边，我不会变坏，你不觉得我比以前好一点，我是说个性。”

季梦寒清脆的笑了起来，语如游丝：

“你已经很好，我感到很满足，真的，你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敖子青微微笑了，缓缓拍着季梦寒的香肩，深深的道：

“这些话原该由我来对你说的……”

二人又轻声说了些，季梦寒正想回房，让疲惫的敖子青休息，门响处，马威足已大步踏入。

敖子青一笑，道：

“五教头，怎么还不休息，什么事，看你忙进忙出的。”

马威足双目注视敖子青，沉声道：

“敖大侠，适才有位弟子送拜帖到青鸟山庄去拜山，包封沙一见面就问道敖大侠呢，还说想你赏光，光临他们青鸟山庄。”

敖子青浓眉微蹙，低沉的道：

“五教头禀告过大当家了？”

马威足颌首道：

“是大哥让老夫来告诉你的，他不知道你的意思，想问问你再回答包封沙。”

敖子青微一沉吟，接过季梦寒送过来的茶杯，沉声道：

“五教头，咱们已到了青鸟山庄的地盘，主人既然开口邀请，在下如果不去，只怕不宜，在下与包庄主也是旧识，谅必没什么事，大约是叙叙旧，在下的身上有伤，本不愿过于劳累，既是如此，就请五当家的转告大当家，在下一定前去青鸟山庄拜访，时间日期，就由他们决定好了。”

马威足道：

“敖大侠，没有问题吧！”

敖子青抚着伤痕处，哑着声音，道：

“应该不会，在下与青鸟山庄，一向没有仇隙，彼此又是旧识，谅必不会有事。”

马威足疑虑的道：

“我跟大哥都担心敖大侠你新伤，万一青鸟山庄对你不太和顺，那就棘手了。”

敖子青一笑，道：

“不会有事的，请二位当家的，不必过虑了。”

马威足低声道：

“大哥打算跟青鸟山庄的人一道，由我们几个做陪客，与敖

大侠走一遭。”

敖子青淡淡一笑，道：

“当家的美意，在下十分感激，不管青鸟山庄如何回答，这一趟在下务必走一遭，但如果有各位同行，那是再好不过了。”

马威足点点头，道：

“我立即去回禀大哥，敖大侠，季姑娘你们聊聊，晚膳时间自会有弟子送过来，如果须要什么东西，也请两位不必客气。”

季梦寒过去一步，向马威足作了个揖，低柔的道：

“多谢五当家的。”

马威足出去后，季梦寒撒娇的道：

“子青，我知道你有事瞒我，关于青鸟山庄，你一定要告诉我，我……我早晚是你的人，你不应该瞒我事情，你说……”

敖子青闭着眼，半晌，他低沉的道：

“小寒，我不是有意瞒你，我……我怕你不高兴，所以才不愿意谈。”

季梦寒轻打了他一下，道：

“你说，我不会不高兴，你应该知道我永远都不会生你的气的，你放心的说。”

敖子青的神态陷入极端的深沉与冷漠之中，他的眼睛透着古怪而强烈的光芒，双手十指不安的互相扭揉，他……不知在想些什么。

季梦寒被他的样子吓住，她不敢再多问，只是默默的望着他……

良久，敖子青低沉的道：

“小寒，我是不该有事瞒你，虽然我是出自一番好意，但是

我想，我是告诉你的好。”

季梦寒嗫嚅的道：

“虽然我很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可是如果你不想说，那也……没关系，我不要……知道就是了，有一天你想说时再说吧！”

敖子青坚定的颌首道：

“小寒，说穿了也没什么，青鸟山庄庄主包封沙有一位千金叫包仪心，她认识我，而且……像蛮喜欢我的……”

季梦寒紧张的道：

“那你呢？”

敖子青用力摇摇头，坚决得似泰山矗立不移，温和的道：

“我很早就认识她，但是感情无法勉强，最后我又认识了亦虹，我喜欢她，因此包仪心就恨她，好几次包仪心都想杀了亦虹……”

季梦寒又紧张的道：

“结果呢？”

敖子青双目一冷，静静的道：

“有我在，当然她伤不了亦虹，亦虹死后，我在洪家集也碰过她，她一再表明心迹，或许她以为亦虹不在，她可以代替……”

季梦寒一颗心儿提到了口腔，听敖子青紧跟着道：

“对一个人爱就爱，不爱就不爱，如何能撒谎？当时我身中银棠花之毒，她说只要我答应了她的亲事，她可以带我去找房狱解毒……”

季梦寒心儿忐忑不安，血液流循加速，手中冷汗涔涔，她壮起胆子，道：

“你有没有答应？”

敖子青严肃的道：

“傻丫头，我如果答应了她的亲事，如何现在会跟你在一起，我敖子青岂是这种负心的人吗？当时她很伤心也很愤怒的走……”

季梦寒喜极而泣，伏在敖子青肩上泪珠纷纷，抽噎着道：

“你真好，你没有答应她……要不然叫我……怎么活下去，子青，你真好……”

敖子青拥着她，低低的道：

“这是缘，小寒，在她之后，我认识了亦虹和你，但我没有对她动过情，这一点，我很自豪，我把持住自己最真诚的感情……”

季梦寒静静的道：

“我了解，所以我才觉得很高兴，很幸福，你太好了。”

敖子青深沉的道：

“后来我告诉过你，亦虹的尸首被盗，如果五雷手贺伏没有骗我，盗尸首的人很可能是包仪心，而且可能性也很大。”

季梦寒心腔儿大大的一跳，颤声道：

“实在太可怕了……子青，你想真的会吗？盗尸体，而且是个女孩子……”

敖子青撇撇嘴角，叹了口气，道：

“因爱而生恨，那是一件很可怕的事，而且在棺木上还有女孩子用指甲刻的字，说要让我一辈子良心不安，想想包仪心的嫌疑最大。”

季梦寒一下子有点迷惑，道：

“既然你怀疑她，到了洪家集，你为什么不去找她，问个明白，也赶快找回亦虹姐姐的尸体，如此你不是了了一件心事吗？”

敖子青摇摇头，道：

“无凭无据，我不能明目张胆的去找她，这有关一个未出阁少女的德性，如果不是她做的，对她的侮辱太大了，我不得不仔细。”

季梦寒欢愉的道：

“子青，我好高兴你能为别人想，你好细心，好体贴，你一定是个好丈夫。”

敖子青淡淡的撇撇嘴角，道：

“最好不是她，否则我对她一样不会容情的。”

在敖子青的颊上亲了一下，季梦寒悄悄的道：

“子青，我知道这件事对你的伤害很大，但是你始终不肯说，脸上也不表露出来，你把最深的痛苦埋在心里，你的心一定很苦，子青，从今天起，让我分担你的痛苦，你别再一个人独自忍受了……”

敖子青心中若有所感，喃喃的道：

“是的，从今以后，我有另一个人来分担我的忧愁，也分享我的喜悦，是的，我要懂得属于我自己的幸福……”

两人又谈了片刻，季梦寒才回房去，敖子青双手捧着茶杯，独自闭目沉思。

时间静静的过去，宛如一个薄如纸片，轻如鸿毛的幽灵，在人们的静默中，不知不觉地自角落里移动，在指缝的隙中溜逝，那么无声无息的，轻轻悄悄的，去得无踪。

很快的，一天即将过去，现在已是日落时分，万家灯火的时

刻。

这座宽敞的客栈为了这些大雷教的豪士，忙得不亦乐乎，当大家都用过餐，也结束了一天疲惫的工作时，无事的，已经纷纷上床去睡眠了。

裘禾邦、山神田星、马威足、古大狐及文风采，还有凌晓彤都到了敖子青的房间内，七个围着圆桌，泡着茶谈起话来了。

裘禾邦道：

“青鸟山庄刚才已回过信，他们约定在三天之后，请我们一起到他们山庄去用餐。”

经过了一天的休息，大家的气色都红润了不少，古大狐宏声道：

“还不错，这两三天，被那个王八羔子搞得昏头转向，有人请吃饭，喝酒，好事一桩，想不到这个包老头儿还真够意思。”

敖子青啜了口茶，一笑道：

“四当家的，焉知这场不是鸿门宴？”

古大狐一瞪，不屑的道：

“呸！就凭他们青鸟山庄啊？包老头也该掂掂自己的份量，以他们也敢来老虎嘴上拔毛，得了吧！大雷教岂是他们惹的起的。”

裘禾邦微微皱眉，低声道：

“四弟，说话也看地点，到了人家地盘，不要如此嚣张，须知，这会给我们大雷教带来不少麻烦的，你的脾气一辈子改不了。”

马威足颌首道：

“大哥教训的是，以我们目前的情况，不宜再树强敌。”

古大狐嘿嘿笑道：

“青鸟山庄也算强敌，那江湖上就没有什么弱敌了嘛！”

文风采尔雅的道：

“四哥的豪气，大雷教中无人能比！”

古大狐洋洋自得的道：

“岂敢！岂敢！比起你们来还可以，不过比起敖老弟，嘿嘿！还差一大截呢？”

敖子青微微笑道：

“四当家如此抬举，在下实在汗颜，四当家的英名在外，岂是区区在下所能比的。”

凌晓彤嫣然一笑，道：

“你们扯完了没有？咱们来是跟敖大侠商量看看，斟酌一下青鸟山庄的用意，你们倒一个个往脸上贴金了。”

裘禾邦“啊”了一声，沉沉的道：

“这几天难得轻松，一看大家都是松懈了，敖少侠是这样的，老夫与几位兄弟有共同一个感觉，为什么包封沙知道你跟我一路，一碰面就问起你来，所以我们不得不小心。”

敖子青闭目刹那，平和的道：

“或许大雷教连续破了梅林门及黄龙堡，名声大响，难免引人注目，在下就沾了各位的光，因此引得包封沙的注意。”

文风采一拂衣袖，笑道：

“敖兄，以你敖子青三个字，武林中谁不知晓，说到沾光的该是我们，而且这次还多亏了你，否则后果更不堪了。”

敖子青连道不敢，静默了一会儿，敖子青开口道：

“各位当家，有事实不相瞒，在下说不定会与青鸟山庄有过节……”

裘禾邦一听，怔道：

“少侠所谓的说不定，所指为何？”

敖子青双目煞气时现，两手不断的互相搓揉……

半晌，他沉声道：

“请各位暂勿出声，容在下把事情经过说给各位作个参考……”

于是，敖子青将从邵易化家中中毒的事，到芙蓉山发现尸首被盗，遭梅林门及五雷手贺伏围杀，及贺伏所说的话，一一详尽的告诉在场的五位大雷教的教头们。

这是悲痛掺合着愤怒，哀伤溶合鲜血的心声，语声似来自天边，一个字是泪，一句话是血泪洒在血上，血印在心版……

室中一片沉默，每个人都沉溺在敖子青深深的哀苦中，及浓浓的愤怒里。

良久……

凌晓彤双眼包含着泪水，哽咽的道：

“敖大侠，你不但受尽肉体上的折磨，也受了精神上的打击，独能如此坚强，敖大侠精神勇气，实在叫人敬佩。”

马威足缓缓的站起，沉声道：

“大侠，如果贺伏的话不假，三天后之约，只怕不是太寻常。”

古大狐双目红光倏盛，宏声道：

“老弟，俺替你去问问那个包老头儿，他要敢纵容他的宝贝女儿，如此伤天害理，俺第一个把他的老骨头给拆了。”

裘禾邦强忍住心中的激切，深沉的道：

“少侠，此事乃你的私事，以你的意见为主，大雷教所属，愿意为你效犬马之劳，只要你一声吩咐。”

敖子青感动无已的自椅上站起，对着这么浓厚的关切之情，他一句话也没有说，他不知如何表达心中的感激于万一。

文风采叹了口气，道：

“敖兄，你对大雷教的大恩，我们兄弟没齿不敢相忘，我们也把你当成自己人，如果你有什么需要，你就坦白说出来，大雷教上下虽然不才，便当全力以赴，为敖兄分忧。”

凌晓彤清雅的道：

“敖大侠，你不该再把我们当外人了，我们是一家人，祸福与共！”

## 第二十七章

敖子青搓搓手，道：

“各位盛意，在下不再多言谢辞，有一点是各位当家忽视的，在下目前有两件事，除了寻找邵姑娘的尸首外，还有调查风云榜的秘密。”

裘禾邦沉声道：

“请少侠明示。”

敖子青微笑颌首：

“不敢，自在下拿到风云榜起，就有一连串的事发生，先是邵化易下毒，继而有柴造烈，贺伏、梅林门、黄龙堡个个虎视眈眈，而贺伏与梅林门的高手一直守在芙蓉山等候在下前往，可见他们与邵化易之辈都有干系，否则他们如何得知在下必往芙蓉山？”

山神田星沉重的点点头，道：

“不错，一定是他们互通鼻息，或者根本就是同伙，一丘之貉。”

敖子青神色转为凝重，他慢慢坐回自己的椅子，目光注视着远方，严肃的道：

“盗走尸首的人目前尚不可知，其居心用意也难测，可是，由种种迹象看来，这可能是一件事，也就是他们是同一伙人干的。”

凌晓彤不解地道：

“敖大侠先前不是说，盗尸首的人很可能是包仪心吗？以她

一个女子也想夺风云榜吗？”

文风来露齿一笑，道：

“七姐，敖大侠的意思，是说盗尸首很可能是想得到风云榜，而下手之人或许被利用，或交换什么条件，如果真是包姑娘所盗，其父包封沙嫌疑就很大，而他找我们去更为可疑。”

敖子青撇撇嘴角，淡淡道：

“八当家的，真乃子青知音，在下正是此意，各位以为这种推测的可信度有多少？”

各人闻言微微一怔，沉吟片刻后，文风采道：

“依我想，八九不离十，应该错不了了。”

敖子青嗯了一声，笑道：

“这些事在心中已经很久了，在下一再研究，大约是这个没错。”

马威足忽然说道：

“敖大侠你既然早想到了青鸟山庄的包封沙，那你对他们的邀约又是做何猜想？”

敖子青平静的笑笑，道：

“宴无好宴，五当家的，你断不会以为人家真的只是请我们去吃顿饭吧！”

马威足沉稳的道：

“那我们干脆拒绝算了，我们直接回大雷教，他们也奈何不了我们，以他们还不敢来犯大雷教，关于邵姑娘尸首被盗的事，我们另外设法。”

文风采摇摇头，道：

“如此不妥吧！”

敖子青尔雅的露齿一笑，道：

“本来在下也不打算打草惊蛇，可是既然对方才下了贴邀请我们，不去的话太不给面子了，这样对整个事情反而不妙，我们走着瞧，看他有什么把戏，我们正面去会他一会。”

裘禾邦低沉的道：

“凡事我们多考虑，千万不可鲁莽作事，而且我们要帮敖少侠查明风云榜之事，更不可误事，四弟听到了没有？”

古大狐哼一声，怒声道：

“大哥就知俺会误会？俺到底误了什么事？”

文风采淡淡一笑，道：

“四哥，大哥又没说你误事了，大哥只是慎重，特别交待一句罢了。”

古大狐听文风采的话才把怒气消了，敖子青对这位大雷教的八当家有另一番估计，是个难得的智慧型人物，而且对自己所知颇深。

马威足又启口道：

“此次，青鸟山庄原本只有邀请敖大侠一人，我们是主动开口，包封沙大概在不得已情况下才请我们，所以我们的一切行动皆以敖大侠为主，等敖大侠有什么表示，我们才能有行动。”

敖子青舐舐嘴唇，淡淡的道：

“那在下恭敬不如从命了。”

裘禾邦点点头，缓缓的道：

“大家也累了，各自回房去休息吧，有事咱们明天再商量。”

他们六个人离去后，房中顿时显得冷清与寂静多了，但见明月在天，月华如水，他却心潮起伏不定，往后又会是个怎么样的

日子？

三天后，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赴一个不会很情愿的宴会。

敖子青的旧伤未痊愈，不过精神好多了，季梦寒不愿敖子青为此事为难，所以她老早自己表示不愿意前往，毕竟此次有一个人很可能是主角，那就是亦虹，如果她在场容易予人误解。

有二名青鸟山庄的管事，一大早即来带引他们，他们九匹铁马，缓缓而行，已经到了青鸟山庄之外。

对于这里，敖子青虽然并非十分熟悉，但以前总也来过，所以他不感到什么新鲜感，一路上静静默默，众人以为他心情有异，故亦不便多说，除了二位管事偶而几句家常闲话，大都是沉静的。

有一名管事低沉的对众人道：

“本山庄这次能有各位贵客，大家倍感荣幸，很快的会有人来恭迎各位大驾。”

“驾”字刚才自他口中吐出，在前面桃花树林之内，已倏忽飞起七只银铃响箭，每只箭羽尾都系着五彩缤纷的网带，像一蓬突然爆开的烟花，向天空摇曳升起。

敖子青微微一笑，道：

“青鸟山庄以最尊重的待客之道来欢迎我们，实在担当不起。”

两名管事，连声道应该，理应如此。

古大狐呵呵笑道：

“青鸟山庄既然对咱们如此和善，等他们来了大雷教，咱们的排场也不小，威风也不弱。”

敖子青心中急快的转着念头，他想：

“青鸟山庄不同于一般武林帮派，像个大贾巨室，他们现在又摆出算是隆重的迎宾之礼，至少他们目前没有大兴干戈之意……”

一到了他们的范围内，立即有四十余位青衣大汉，出现在所经之处的两旁，态度至为恭敬，迎接他们六人进入山庄。

马威足在行列中自头至尾是滴溜了一转，他是在暗中观察对方的心意，否则对方一有不轨之举，他们可以立即反击。

突然从大门内走出一个年约五旬的汉子，他穿着一身金银二色的丝织锦袍，锦袍色泽夺目，在阳光下闪烁生辉，他身材肥壮，五官却生得极为细小，模样儿有些土气，像个土财主。

在他之后，另有几位都是寻常家人的打扮，大约是青鸟山庄的上层领导人物，不过看来皆不是什么江湖中的显赫角色。

为首的这人正是青鸟山庄的庄主包封沙，他大步向前，抱拳长笑，道：

“青鸟山庄包封沙代表本山庄上下全体，恭迎敖大侠及大雷教教主以下各位当家的光临。”

众人连忙还礼，敖子青尔雅的道：

“包庄主，咱们都是旧识，青鸟山庄如此宠待，在下与大雷教各位当家的，实觉不敢当。”

裘禾邦豪迈的道：

“大雷教上下，此番前来打扰，能有几位兄弟，几杯茶陪赐，已经是够老夫等人受用了。”

包封沙哈哈笑道：

“老夫未能亲自迎接，尚请敖大侠及大雷教各位当家的恕过，我们恭请各位入庄吧！”

裘禾邦忙道：

“不敢！”

早晨的阳光洒照着，一切都极为平和，愉快，只是不知这种气氛，这种感觉，能够持续多久。

包封沙因为与众人大都是旧识，一路上谈笑风生，与他们侃侃交谈，气氛上显得十分和谐而自然，如果不是心中有鬼，大雷教此时应该很愉快的。

他们早在山庄外即下了马，有下人把马牵走，他们已走到了大门外，四十名青衣大汉大步奔出，分出两旁，如果他们手中再握把刀，他们可真像极了江湖中的帮会了。

这是一间庞大的厅房，里面布置堂皇，明亮宽敞，纤尘不染，红漆的圆柱，腥红的地毯，锦垫的椅凳，云石的桌面……

嗯，气象宏伟，有一股慑人的气氛，寻常百姓如何比得上。

敖子青心中另有一个感觉：

“青鸟山庄主要以买卖为主，但他们有些作风亦像黑道上的组织，他们的侍卫身负武功的不在少数，应该说实力也不弱，以今天的场面看来，包封沙刻意消除武力戒备，让我们以为对方根本没有用武之人，他的居心何在？”

一行人在客厅内分宾客坐下，穿梭往来为他们斟茶敬客的是五位黄衣少女，大家虽是旧识，裘禾邦还是客气的为包封沙一一引见，而包封沙面上尽是带着笑，并为他们引见他身后的人。

敖子青一直在思忖：

“如果往好处想，大家平日并无宿怨，对方当然不要有阳刚之气好，希望青鸟山庄的作风无刻不如此，想想那天与宝元、归缘在街上时，到处布满了他们的人，今日的作风与平日的确有异

.....”

包封沙展颜一笑，道：

“老夫与各位都是老朋友，今日各位能够光临本山庄，老夫实感万分的荣幸。”

敖子青微微抬身道：

“在下与大雷教几位当家，因为路经贵地，本来不打算惊动贵山庄，所以没有亲自登门拜访，还请庄主多多包涵。”

包封沙呵呵笑道：

“敖大侠说的太客气了，小小青鸟山庄自不在各位法眼之内，各位肯赏光，老夫已经感到十分高兴，而且你们近日江湖上威名显赫，老夫早有所闻，黄龙堡都不是对手，裘教主，现在大雷教在你领导之下，好生威风。”

众人不料对方说起话来如此单刀直入，不禁有些吃惊，敖子青目光一瞥裘禾邦，却见裘禾邦一副老僧入定的样子。

裘禾邦缓缓的道：

“包庄主过奖了，此番大雷教与梅林门、黄龙堡之间的恩怨，除了几分运气外，还多赖了敖少侠的全力相助。”

包封沙点头道：

“以敖大侠的能耐，天下任何一个帮会，只怕都不是敖大侠的对手。”

敖子青忙道：

“在下一人势单力薄，又有些不自量力，倒让包庄主见怪了。”

包封沙笑了笑，道：

“敖大侠真乃一代俊彦，怪不得仪心一往情深，对小女之情，

敖大侠心中做何打算？”

敖子青心头一跳，莫不是对方为了包仪心的亲事才请他们来的？如果如此实有些棘手，当面拒绝，难保对方不会恼怒成羞。

这时，他沉吟了一下，道：

“包姑娘慧质兰心，美丽贤慧，不知多少大家公子希望高攀这门亲事，在下浪荡江湖，沾的是满手血腥，我本一无所有，承蒙世姑娘抬爱，子青却不敢有非份之想，请庄主见谅。”

包封沙缓缓的道：

“老夫并非不明理之人，但因膝下只有仪心这个女儿，平日难免娇宠，但老夫自认她是个好女孩，她对敖大侠的感情，想必阁下早已知晓，老夫也百般的劝解，他就是不肯听，老夫十分为难。”

敖子青抿抿嘴唇，道：

“庄主，儿女的心事，有时为人父者，亦不易查知，包姑娘业已长大成人，凡事都有她自己的看法，或许这些时候等她找到自己中意的郎君时，她自然心中不再挂念在下。”

包封沙颌首不语，仿佛在想另一件事，过了一会，始缓缓的道：

“这件事断无强迫之理，老夫对大侠一身所学，亦十分仰慕，如果能与你成为翁婿，那是一件最完满的事，但也想相求不得，小女只得自怨福薄了。”

敖子青平静的道：

“在下不才，蒙庄主父女如此看重，心中十分过意不去，在下衷心祝福包姑娘，以她的才学品貌，天下俊豪多矣！”

包封沙温和的道：

“好，此事咱们就别再提起了，敖大侠，各位当家，老夫请各位光临本山庄，除了欢迎大家到洪家集外，另有一事相商。”

敖子青心头又是一跳，不知道对方要与他们相商何事，文风采在身后动了他一下，暗示镇定，旁坐的裘禾邦则静静的倾耳聆听着！

包封沙想了一下，好似在准备着如何措词，片刻后，他低沉的道：

“老夫知道敖大侠与邵化易之女邵亦虹情谊深厚，听小女说，邵小姐已香消玉殒，死于非命，不知此事可真？”

敖子青的心像被人捶了一下，猛地沉了一下，但是，他表面上却极为自然的道：

“是，邵姑娘已去世多日，不知庄主提起她所为何事？”

包封沙停顿了一下，温和的道：

“老夫知道，你之所以不愿与小女匹配，是因邵姑娘的原因，可见大侠对她的一番情意，只是老夫又听说她的尸首被盗，此事是不是真实？”

敖子青英挺的面孔上，浮起一丝冷漠的神采，他眼前仿佛看见亦虹那张美艳的面靥，他痛苦的痉挛了一下，长久以来的旧创，又一次被血淋淋的抓破，此事由自己说来，及由别人口中说出对他的心灵感受，完全不同，除了痛心外，还有一份羞耻。

他甩甩头，包封沙的声音又响起：

“老夫虽与邵化易没什么交情，又不识得邵姑娘，但对此事却颇关怀，也为大侠感到难堪，不知大侠对此事作何打算？”

忽然，马威足在后面问了一句：

“包庄主，请恕老夫唐突，不知阁下对敖大侠提及此事，其

意为何？”

包封沙十分不悦的看了裘禾邦一眼，道：

“老夫原是一番好意，敖大侠乃青年才俊，却遭伴侣被害，尸首又被盗，如此重大打击，老夫实在为他打包不平。”

敖子青十分平静的凝视着包封沙那张带有讽刺意味的面孔，以前他一直以为亦虹是属于他的，完完全全，一下子她不见了，因为一连串的事件，使他暂时可以忘怀她，现在有人一下提起她，口气中有一种讥讽的意思，他觉得心中难受极了。

古大狐虽是个粗人，他也明白敖子青心中的感受，可是出发前，大家千叮咛，万吩咐，叫他别开尊口，现在虽然有些气不过，但也只好忍住，只是重重的自鼻孔内哼了一声。

马威足心中亦十分不满的道：

“包庄主有什么话就直接说，敖大侠乃性情中人，一再提及这些不愉快的往事，对他而言，是一件不太仁慈的行为。”

敖子青的思维有些飘渺，他在想，包封沙先提自己的女儿包仪心的感情，再提邵亦虹的死，这是本不相干，他现在所想表达的是什么样的意思？他真正的目的又何在呢？

敖子青幽冷的一笑，嗯，八九不离十，他的目的与其他人相差不多，只是包封沙比另外些人更为狡猾，他采迂回战术。

敖子青这多年的日子来，一直奔波于大风大浪的起伏生活里，出入于生死一发的剑影里，这一段不短的时光里，更是如此，他被痛苦所啃嚼着，现在不容易静下来，却又要忍受更大的折磨

.....

忽然，包封沙的声音又缓缓响起：

“老夫知道敖大侠傲骨豪情，如何能够忍受这种残酷的事

情，所以老夫一听到这个消息，老夫就暗地里一直为敖大侠查明此事的经过情形。”

敖子青闭了闭眼睛，平静的道：

“多谢庄主费心，不知庄主可曾查到什么蛛丝马迹？”

包封沙似是略作考虑，微微一笑，道：

“不瞒大侠说，老夫不但已经查到了一点线索，而且还为大侠做了点事，老夫把知道盗墓之事的人直接请到了本山庄。”

本题终于来了，敖子青抿抿嘴唇，还正待开口，马威足已呵呵笑道：

“庄主，既然庄主知道盗墓之人，为何不请庄主直接告诉敖大侠，却还去请什么来呢？”

包封沙大眼睛一瞪，不悦的道：

“此事乃关系着敖大侠的声望，老夫不敢僭越，再说如果从老夫口中说出，各位及敖大侠也不一定相信，对方也不愿意告诉老夫啊！”

裘禾邦断然道：

“既是如此，老夫等人皆敖个侠的好友，与他一样心急，就请庄主请他出来与大家一见吧！”

包封沙开朗的笑了两声，道：

“敖大侠一直没有开口说话，或许敖大侠另有顾忌，老夫虽是一番好意，却也不好太妄自作主，以免背了敖大侠之意。”

敖子青知道包封沙刻意在巴结他，如果没有什么目的，他所为何来？他也不会如此热心，包封沙拿了风云榜何益？以他也成不了武林帮主，他在江湖中算有些名气，但尚无举足轻重的份量。

包封沙盯着敖子青，又讽刺的道：

“邵姑娘与敖大侠虽然一向感情深厚，但到底名份未定，她也没有过名，人既然已经去世了，其实大侠也不一定要为她如此费心……”

说到后面，他向着裘禾邦等人笑笑，山神田星左瞪右看，见大家都不说话，他道：

“庄主，你应该知道敖大侠的为人，邵姑娘纵然已死，敖大侠的情意仍在，只是个人立场不同，敖大侠亦有其为难之处。”

敖子青静静的瞧着包封沙，良久，始幽冷的道：

“庄主的好意，在下永铭心中，但是在下一生不愿对别人有所亏欠，庄主不知费了多少心机才查到此事，如果你帮了在下这个忙，而在下未能有所报的话，在下心中定然十分过意不去，不如此事由在下自去调查，或许也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包封沙微微一窒，尖刻的道：

“敖大侠此言令人不解，既然你深爱着邵小姐，她为人所害，尸首为人所盗，现在有人知道事情的真相，你却不愿知道，请恕老夫唐突，敖大侠对那邵姑娘真有情意吗？”

敖子青古怪的一笑，淡漠的道：

“青鸟山庄财富雄厚，任何珍珠宝物应有尽有，在下一介浪人亦无值钱的东西，庄主如此帮忙，在下将何以为报？”

包封沙脸上抹过一丝异采，笑道：

“过于值钱的东西，区区小事一桩，老夫亦不敢要求，据老夫所知，风云榜在阁下身上，反正对敖大侠又无益处，何妨送给老夫？老夫便十分满足了。”

此言一出，大厅中的空气蓦然凝冻了起来，大雷教各人全都

面如寒霜，目蕴煞气，神态之间萧索无比。

包封沙一见不对，连忙呵呵笑道：

“小事嘛，老夫也不过随口提提，如果敖大侠对风云榜十分重视，老夫怎么能强求呢？”

敖子青的面色已经沉了下来，古大狐哼一声，忍不住的道：

“包庄主，以你也想当武林盟主？”

包封沙有些不高光的道：

“四当家，你这话什么意思？老夫并不想当什么武林盟主，如果想要，你就以为老夫当不起吗？”

凌晓彤一直没有说话，现在冷冷的道：

“要成为一个武林盟主，不是光有些外在的东西就够了，里子可也要有些东西衬着才行啊！”

包封沙“唬”的站起：

“你给老夫住口！”

裘禾邦缓缓起来，森冷的道：

“包庄主请我们兄弟到此做客，却如此喝叱本教七教头，庄主，你已过份了。”

包封沙坐了下来，沉静而生硬的道：

“各位，从一开始，老夫即以礼相待，是各位不知什么是客，有些喧宾夺主之意，老夫不得不得罪了，教主你多海涵！”

裘禾邦脸色没有什么变化，淡淡的道：

“各位兄弟妹，咱们别忘了自己的身份，主人已经不高兴了。”

敖子青这时平和的一笑，道：

“包庄主，风云榜对在下而言，根本一文不值，在下亦不知

其中有什么值得那么多人为它你争我夺的，可是风云榜是在下受人重托的，非在下原有之物，所以在下不能慷他人之慨，将风云榜送予庄主，这一点还请庄主能够见谅。”

包封沙微微一笑，道：

“敖大侠多加考虑。”

文风采一拂衣袖，凑近敖子青的身旁，低声悄悄的道：

“敖兄，你何不先问他的目的，以及来人之言的可信度，风云榜虽非敖兄之物，却也可权充一下，如果这个消息值得，大丈夫能屈能伸，敖兄何必一定坚持这个主意呢？”

敖子青沉思了片刻，他心中明白文风采之意，即使风云榜给了包封沙应还有办法取回，只要他的条件不假的话，彼此交换亦无不可。

于是，他无可奈何的道：

“包庄主，在下不是背信之人，也不喜别人的欺骗，请庄主做进一步的说明，如果在下以为尚好，定当将风云榜奉送。”

包封沙脸上的神色如阳光融雪，随即缓和下来，缓缓的道：

“老夫信得过敖大侠的为人，老夫不先要求拿到风云榜，等把一切事情真相弄明白了，敖大侠以为值得，再将风云榜交给老夫。”

顿了一顿，包封沙转首再道：

“把夫人及小姐一起请出来好了。”

随侍大厅中的四名黄衣少女，已连忙躬身领命而去，包封沙不由长长吁了口气，笑道：

“好不容易，大家皆大欢喜，各为所求，敖大侠果然一代俊杰，哈哈……”

文风采温文的道：

“这件事敖大侠一直耿耿于怀，还多亏了包庄主的费心，大雷教与敖大侠同样感激庄主。”

包封沙看了敖子青一眼，笑道：

“哪里话，应该的。”

敖子青淡淡的道：

“等这件事后，在下一一定设筵好好答谢包庄主的一番心意，庄主有何差遣，在下全力以赴。”

裘禾邦向敖子青使了个眼色，道：

“敖大侠一向恩怨分明，如果此事查明后，庄主的恩惠，敖大侠必然不敢忘，大雷教所属亦同样的感激，不过，敖大侠生性不喜被欺，这一点，庄主与他旧识，应该已经知道了。”

正说话间，大厅之外响起一阵步履声，一个低沉的声音随即传来：

“包庄主，想必贵主来了稀客了吧，看上上下下忙的不亦乐乎……”

古大狐低呷了一声，嘀咕着：

“这几个家伙什么模样？嗓门比俺还大，他奶奶的……”

随着那低沉的声音，一个轻飘飘的身形闪了过来，这人原也是敖子青所认识的，也就是曾为敖子青治毒的银鞭卷浪秦平须。

在秦平须一侧，赫然是赤红阎王柴造烈，这两个人一出现，大厅内气氛明显的有一种不协调，硬硬的，僵僵的。

一位前引的管事，这时右手微伸，躬身退了出去，包封沙已站立起来，指着秦平须，面对敖子青道：

“敖大侠，这是秦大侠，想必你识得。”

敖子青起身，拱手道：

“不但识得，而且还蒙过他的恩惠，在下一直苦无机会报答，今日在此相会，实感欣慰，秦大侠你也有同感吧！”

秦平须淡淡的向敖子青看了一眼，又淡淡的还礼，道：

“敖大侠客气了，咱们是彼此，大侠为老夫做了一件事，老夫也回报了相同的代价，阁下心中必然知道，我们之间两不相欠。”

裘禾邦知道两人之间的事情，他怕有人冲动，忙向各人使了个眼色，大家才收回怒瞪的眼光，双方也彼此引荐，各自落坐不语，不过彼此都认识对方就是了，包封沙眼中似乎只有敖子青，他此时又拉着柴造烈对敖子青道：

“柴大侠，老夫不有为你引见，你大约知道敖大侠的英名吧，他……”

敖子青再度起身，抱拳道：

“久违了，老柴，在下十分想念阁下，阁下近来可好？”

柴造烈狠狠的瞪了敖子青一眼，他当然不会忘记对方给他的屈辱，半晌，他大嘴一咧，声如狼嚎般道：

“敖大侠，咱们算是有缘，三番两次遭你抬举，老夫受宠若惊。”

忽然，一个语声有如破锣，自斜里插了进来：

“柴造烈，俺古大狐跟你也算旧识，怎么你见了老朋友，都是这一副死样子？”

柴造烈不屑的道：

“老夫不喜与不相干的人多说话，包庄主也太周到了，请一位朋友，来了这么多陪客，老夫搞不清楚主客是什么人了。”

古大狐气得腮帮子一鼓一鼓的，道：

“柴老头发了，对老朋友这副高傲的模样，除过今朝此地，咱们哪里遇上哪儿算。”

柴造烈皮笑肉不笑的道：

“老夫含糊不了你的，古大胖！”

古大狐小鼻子小嘴挤到一处，怒道：

“俺老子叫古大狐，凭你还改不了俺的名，俺不叫大胖。”

柴造烈秉性狠辣阴毒，狡诈无比，他不愿再逞口舌之快，冷冷的一哼，一屁股坐了下来。

包封沙自然看得到双方的生硬与不调和，他说了两句无关紧要的话，打个哈哈岔开话题后，又笑着道：

“秦大侠、柴大侠，老夫已将两位的来意告知敖大侠了，两位有话就请直说。”

秦平须一拂长衫，道：

“敖大侠，老夫知道你对此事甚为关心，老夫亦为此感到十分遗憾，以你堂堂鬼箫影之名，实不该有人惹你……”

说罢，他自己叹息起来，敖子青表面上冷漠依旧，但是秦平须这几句话却似恭维似的刺入了他的心里，他又气，又恨……

裘禾邦看得出来，他微微侧身向前，低低的道：

“敖大侠切勿动怒，事情总会真相大白的。”

敖子青点头不语，秦平须已暗里向敖子青打量了很久，面上的表情变得有些古怪，他淡淡的向敖子青道：

“敖大侠，自从别后，敖大侠不但未见疲惫，反而越现清越，敖大侠好风采。”

敖子青淡淡一晒，道：

“托福了，如果不是秦朋友惠助一臂，在下也碰不到房狱，银棠茶花的毒也解不了，命大约也活不现在，在下十分感激。”

秦平须正要开口反讥，外面又有一阵步履传来，敖子青心头猛然一跌，却又急剧的往下一沉，他知道来的人是包仪心，至于她的母亲包夫人，他则从未见过，他不知该如何自处。

包封沙站了起来，向众人道：

“各位，小女及内人来了。”

语声甫毕，大厅侧门已进入数人，前面的两位少女是领命而去的，两人之后，是一位穿着华贵，仪态万千，眉宇之间风情万千的美妇，两名丫鬟左右扶持，正碎步而来，敖子青一看，差一点晕了过去。

在她身后，是那个甜蜜如水的包仪心，两人一进大厅，四周突然一亮，才许久不见，包仪心好像消瘦了不少，脸蛋儿有些憔悴。

敖子青差点脱口而出，但他忍住，心里感到十二万分的惊奇和不可思议，他不知道如何来表达他此刻的心情……

全厅的人都站了起来，只有敖子青怔怔的坐着，他忘了身在何处，他不知该眼前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根本就呆住了。

原来——

第一个出现在大厅的美丽的女人，竟然是亦虹生前的侍女——怡人。

## 第二十八章

两位美丽的女人一进大厅，目光即在各人脸上移过，尤其包仪心那双动人的明眸，始终停在敖子青的脸上，那目光，热得像火，蜜得似糖……

可是——

敖子青他所看到的只有怡人，怡人与在邵府的样子已不太一样，以前清秀可人，现在则妩媚动人，别有一种成熟的韵味，唯一相同的是，她那双慧黠的眼睛，从第一次见到她，敖子青就以为她不该只是个侍女，如果她有好出身，她应该是个才女。

敖子青全身一冷，他突然想到，包封沙刚才说：“去请夫人及小姐……”，小姐是包心仪，那夫人呢？是……

怡人对敖子青淡淡一笑，几乎不可察觉的点了点头，那表情没有不安，没有惊讶，没有兴奋……敖子青似乎有点怀疑自己是否眼花了。

他甩甩头再看，没有错，以前每回见到亦虹，怡人总在她的身边，看过她的次数都不下数百次，他不可能看走眼。

他只觉得头昏脑胀，一片混乱，心里千头万绪，他不知该如何来理出一条思绪，他的脑袋简直快爆破了，他……

秦平须已朗朗大笑道：

“包夫人才貌双全，与包庄主真乃天造地设，一对绝配，只是两位成婚时，没有请老夫喝杯喜酒，实在大大不对。”

这些话宛如是对敖子青说的，敖子青嘴唇紧闭，一言不发，

大雷教不知其中道理，只怕敖子青甚是不悦，他们也冷如寒冰，每一双眼睛都明显的透出鄙夷与愤怒之色。

古大狐低低呸了一声，嘀咕着：

“妈的，拍什么马屁？羡慕的话，自己不去找一个，光是眼红，有个屁用……”

文风采凑近了一点，低低的道：

“这个包封沙年纪不小，怎么他的夫人竟是如花似玉的少女，跟她的女儿年纪相差不多，要不是看她的打扮，还以为两个都是他的女儿呢！要风流也找个比较合适的……”

敖子青想笑一下，却装不出来，只是面无表情的坐着，他不愿把目光与两个女人想触，他无法让自己释然的面对她们。

包封沙一脸得意，满面春风，亲自离坐扶过那位雍容的少妇怡人，首先向敖子青介绍：

“敖大侠，且请见过老夫内人，因成婚之时过于仓促，不及通知各位来喝杯水酒，老夫夫妇心中甚觉过意不去……”

敖子青微微拱手，暗自恢复自己本来的面目，沉稳的道：

“在下敖子青，见过包夫人。”

怡人向敖子青上下打量了好久，唇角绽开一丝微笑，柔柔的道：

“敖公子请坐，我迎客过迟，敖公子想必不会介意吧！”

从一开始，怡人就叫敖子青公子，如此物换星移，此刻，她一句“敖公子”，敖子青心中一冲，一句“怡人”差点脱口而出。

敖子青忙道：

“包夫人言重了，承蒙庄主及夫人的好意，在下前来打扰，心中颇感不安。”

包封沙呵呵笑道：

“大家别客气了，请坐，老夫内人年轻，如果有不懂事的地方，还请各位看在老夫薄面不要见怪。”

他又转头对怡人道：

“夫人，老夫这么说，你不会生气吧！”

怡人很迷人的笑了，道：

“老爷说的是，我一向很少外出，没见过世面，还请各位大侠多多原谅。”

敖子青又发现有一项特质也变了，原本善良纯真的少女，如今已是世故圆滑的少妇了，变得有些虚伪不自然。

包封沙欣慰的笑道：

“老夫有此贤内助，真是福气，各位你们说对不对？”

你对我、我对你，厅内的人都有些尴尬，包封沙在大庭广众之下，如此自夸自己的夫人，在江湖中人来说，尚属少见。

文风采为免去大家的难堪，极端有礼的道：

“庄主艳福，夫人贤德，青鸟山庄必定越来越兴盛。”

包封沙笑得两眼眯成一条缝，直道：

“文兄金言，老夫十分高兴，但愿托各位的福，青鸟山庄能够更好。”

裘禾邦已经察觉到敖子青的神色不对，他连咳了一声，笑道：

“包庄主，我们也来了不少时候了，还是谈正事要紧，敖大侠心中必然十分急切。”

包封沙对他的夫人好像比对什么事都来的有兴趣，现在裘禾邦一说，他两眼似看不看的道：

“正事自然要谈，教主何必这么心急，真是皇帝不急，急死太监。”

此言无礼到了极点，大雷教六人，如何忍受得了自己的教主遭人比喻为太监，几乎是同一个时间，大雷教几位当家全部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个个面露煞气，文风采冷道：

“庄主，此言已差，你过份了！”

坐在包封沙旁边的怡人连忙站了起来，向前走了几步，轻轻的道：

“各位当家的不要生气，我家老爷只是跟你们开个玩笑，各位别当真，老爷，你说是不是？”

包封沙一听怡人腻人的声音，马上笑着道：

“是、是、是，各位当家的，内人说得不错，老夫只是开个玩笑，失言，失言。”

裘禾邦鼻腔里哼了一声，傲然而不友善的道：

“庄主玩笑未免开得太大，老夫等人心胸不大，开不起这种玩笑。”

敖子青低声道：

“各位当家，尚且看在在下薄面，别再跟他一般见识。”

他的声音压得低，只大雷教几人听到，他们不愿敖子青为难，只好忍住气，忿忿不平的坐下，他们心中都在盘算，如何讨回这口气。

敖子青胸口也是一口气，但他却露齿一笑道：

“庄主，咱们别再多说，有什么话要指示在下的，尚请直言。”

柴造烈见大雷教如此不争气，原来的自在，变得十分不屑，他怪里怪气的道：

“大雷教各位当家，果真大人有大量，能忍别人所不能忍的，老夫实在太敬佩了。”

敖子青怒火倏升，他突然仰天长笑，道：

“柴朋友，既然是人就该说几句人话，阁下不要自失了身份。”

柴造烈有些下不了台，双目一冷，转向裘禾邦道：

“原来大雷教的主谋者已经换了人了，老夫的消息太不灵通了。”

裘禾邦不去理会他，敖子青冷冷一笑，道：

“柴朋友，在江湖上混，凭的是真材实料的功夫，如果有一副不干不净的口舌在下有一句忠告，趁早退隐山林的好。”

柴造烈大刺刺的哼了一声，沉着嗓子道：

“敖子青，你不觉自己的言词已经过份了？”

敖子青一拂衣袖，轻蔑的道：

“在下正是从阁下来的，现买现卖，还烫手得很。”

包封沙搓搓双手，堆着笑，道：

“都是老夫一句玩笑惹来的，实在抱歉的很，现在我们来谈正事吧！秦大侠，敖大侠适才请老夫转告，希望你把邵小姐尸首被盗之事，详详细细的告诉他，他必有所报答。”

秦平须笑着道：

“应该的，想在江湖上立足，讲求的就是义，敖大侠老夫不希望你报答，老夫不过为了江湖信义所以才告诉你的。”

敖子青并不领他这份情，返身落坐，淡淡的一笑，道：

“这样实在有点不像阁下平日的为人，或许阁下如今已经大彻大悟，在下十分佩服。”

敖子青的性格包仪心十分了解，别人越是要示好于他，他反而不领情，但是只要真的有恩于他，他一定会十倍奉还。

包仪心不禁有些为秦平须难堪，如果有人想跟鬼箫影谈条件，那实在大大的不智，没有人会因此从他那儿得到什么好处的。

她两眼注视敖子青，双眸子，流露出深切的情意，荡漾着火热的情愫，自然，也告诉了对方，她一直不变的心意……

这时，秦平须已呆板的道：

“说来还是老夫自做多情，不过，老夫既然已决定告诉你，不好再反悔，敖大侠坦白跟你说，那姑娘的尸首是被房狱所盗。”

敖子青的面色有些痉挛，他颤声道：

“为什么？阁下上回不是对在下说房狱已死，虽然在下知道他未死，可是你为什么要对在下撒谎，目的何在？”

秦平须摇摇头，道：

“敖大侠，老夫上回没有骗你，这回也没有，房狱盗走了尸首，但是他也死了……”

敖子青用手扶着额头，脸色苍白的吓人，讷讷的道：

“如果你没有……骗我……那我碰到的那个……自称房狱的人……又是谁？”

秦平须目光悠远，一字一字的道：

“金——兀——”

敖子青觉得全身冰冷，四肢颤抖，脑海中一片空白，他暗里及了一口气，让一丝不自然的笑意浮在唇角，冷漠的道：

“秦朋友，你知道在下不喜被骗，骗我的人，下场往往不太好。”

文风采低声道：

“敖兄，你……”

敖子青举手阻止他再说下去，淡淡的道：

“在下很好。”

秦平须有些尴尬的干笑了两声，对敖子青他自认惹不起，虽然不甘心，但也只得被威胁了，他道：

“老夫没有骗你，房狱在盗走那姑娘的尸体时，碰到了金兀，他被金兀打死了，所以老夫两次都没有骗你，信不信由你。”

一股感到被欺骗，被压迫的怒火，悠然自敖子青心中冲起，他怒道：

“你还说没有骗我，上回你明明说房狱是被你打死的，你又说只有你能治银棠花的毒，结果你全骗了我，你没有治我的伤，而且全天下还有其他的人可以治好我的毒，那是自称房狱的人。”

秦平须干笑道：

“你先不要动怒，老夫今天自会把事情一件件说清楚，等老夫说完了，你可以自己判断，老夫说的是不是实话……”

他站起来，步了两步，缓缓道：

“那一回老夫骗你，是因为老夫不愿意你知道金兀还活着，现在老夫知你碰到他了，再无法隐瞒，只好实话实说。”

“好，在下一件件问你，你就一件件答，不要再玩花样，在下对你信心已失，而且耐性到了极限，你已经知道在下对此事的关心程度。”

秦平须想了一下，道：

“你想问什么就问，老夫一定会据实以告，决无隐瞒。”

敖子青搓搓手，平静的道：

“房狱盗尸何意？如果解我毒的人真是金兀，他为什么在冒充房狱，为什么你知道这么多事……”

秦平须平板的脸上有一丝冷笑，道：

“敖大侠，一次不要问的太多，老夫只怕会说不明白，老夫慢慢的说，房狱盗尸首为了想威胁，他要以邵姑娘的尸首换风云榜，因为他知道除此，没有人可以跟你交换条件，他深知你对邵姑娘的情意，所以他盗了尸首。”

敖子青撇了撇嘴唇，简单的道：

“再说下去。”

秦平须清了清喉咙，再道：

“金兀之所以要冒充房狱，是因为江湖中传言他早已作古，他不愿被人知道他未死，更不愿有人知道他杀了房狱，因为房狱是他的至交好友，他失踪于江湖武林后，一直跟房狱住在一块儿。”

敖子青沉声道：

“在下还是不明白。”

秦平须点点头，道：

“因为他们两人同时都想得到风云榜，两人都想登上武林宝座，而他们彼此之间，谁也不肯让谁，最后只有牺牲一人了。”

敖子青已经稍微能够勾勒个大样来了，他知道一切的祸首，都是因为风云榜而起。

秦平须踱两步，又低沉的道：

“金兀隐姓埋名是为他多年的愿望，他要成为武林盟主，他要统治整个江湖，他不惜牺牲任何条件，他只有这个目的。”

敖子青刚想说别的话，又忽然改口道：

“你先说说风云榜是怎么回事？”

秦平须坐回自己的位子，目光投到远方，悠悠的道：

“三十年前，金兀主办英雄大会，选拔了十名武林高手，投入他的帐下，他野心勃勃，想得到整个江湖人物的推崇，他命令十大高手四处寻找失落百年的至尊牌，他想恢复盟主的权制，费尽千辛万苦，他终于找到了，他本来以为他可以顺利登上盟主的宝座，但是他手下的十大高手突然联合反对他，因为他残暴不仁，滥杀无辜，于是他找来了善于用毒的房狱，由房狱对他们下毒，用此来控制他们……”

敖子青目光凄迷，口里淡淡的道：

“后来因为什么缘故，使金兀没有能登上宝座呢？”

秦平须依然一动不动，悠悠的再道：

“金兀原本有个妻子，她始终反对金兀对江湖的野心，力劝无效后，她偷了房狱的解药，分给十大高手，十大高手得了解药，连夜离开了金兀，金兀忿怒不已，想杀了他的妻子，结果他的妻子也失踪了，而原本记载十大高手各项记录及至尊牌藏处的风云榜也至失踪，更叫金兀气忿的是带走风云榜的人不是十大高手，不是他的妻子，而是他的心腹——薛天和……”

此时，大厅内静得没有一点声音，大约连钉掉落在地也会引起注意的，所有人都把目光集中在秦平须身上，但是有一个例外——包仪心始终把目光投注在敖子青的脸上，世界上再无一事能够比敖子青的一举一动更加吸引她。

秦平须叹了口气，道：

“金兀的苦心白费了，但他不死心，他即装死，江湖中传言

他自杀而死，他用一个替死者冒充他，然后他四处追查十大高手，他的妻子，及薛天和，却没能一掌劈死他，薛天和碰到了你，风云榜才落入你手上，后来的事，敖大侠自然明白了……”

敖子青淡淡的道：

“说来似乎很有道理，那你可知，薛天和所说的为风云榜找到它的的主人，它的主人指的是什么人？为什么？”

秦平须喝一口茶，道：

“十大高手既然是金兀所属的，他们的资料金兀都知道，他之所以写下风云榜，是为了他的妻子，他原本深爱他的妻子，他将风云榜献给他的妻子，所以薛天和所说它的主人就是指金兀的妻子。”

敖子青轻淡的道：

“金兀的妻子呢？”

秦平须叹口气，道：

“金兀的妻子也深爱着金兀，她自认背叛了自己的丈夫，一离金兀后，立即自裁而亡，只是薛天和一直躲藏不敢露面，所以他不知道。”

敖子青又想到梅林门地牢内的那些人，他缓缓的道：

“那十大高手人呢？”

秦平须声音变得有些不自然的道：

“除了二人仍然躲藏外，其他的八人早又被金兀控制了。”

敖子青摇摇头，慢吞吞的道：

“在下曾听梅林门之主白尊道，十大高手有一大半已经成半白痴，而且一直被关在梅林门，被在下给放出去了。”

秦平须不屑的道：

“只有像白尊那种人才会相信自己控制得了十大高手，其实白尊的野心早被金兀发现，金兀就送了些傻子给白尊，让他自以为自己是聪明人，金兀利害的地方就在这里。”

敖子青心中忖道：

“如果他所说的不假，金兀的用心实在叫人心寒，层层阴谋，密密的计划，他的为人阴险狡诈，当可想而知……”

他一边想着，脑子里不断浮起为他治毒的一目一耳一手的丑陋老人的脸，好像真有些阴森的样子，那是他以前没有想到过的……

秦平须低沉的声音又响起来：

“金兀知道如今想成为武林盟主的人不在少数，所以他故意不夺风云榜，让有野心的人自相残杀，而他再取渔翁之利，反正他根本不需要这一本风云榜，里面写什么他最清楚了。”

敖子青撇撇嘴唇，缓缓的道：

“为什么薛天和叮咛在下不要去看风云榜？”

秦平须喝了一大口茶，沉声道：

“这就是关系着风云榜内另一个秘密，金兀曾经藏了一大笔财富以便作为他计划的费用，薛天和知道这个秘密，他怕你见利忘义，去取了宝物，所以才叫你不要去看风云榜。”

敖子青微微一笑，淡淡的道：

“这也未免太小看在了下了。”

秦平须又道：

“当金兀知道风云榜在你身上，他非常放心，因为你很可能会为他除去强敌。”

敖子青不耐的叫道：

“他想利用我？”

秦平须沉声道：

“他是有这个意思，不过，效果好像不大，至少眼前老夫等几人还活着。”

敖子青入鬓的剑眉微挑，静静的道：

“你们要风云榜的真正目的？你们又是什么身份？你知道的事情很多？”

秦平须有些窘迫的道：

“事已至此，老夫等也不必怕你见笑，老夫与柴兄乃当年十大高手之一，目前，只有我们不愿再归金兀统治，他誓言要杀了我们，我们如果得到了风云榜有几项好处，一我们拿了至尊牌，或许能让一些帮派听令于我们，我们借他人之力对付金兀，二风云榜记载十大高手的武功路数，我们夺了对我们不但有利，也可以知道其它八人的优缺点，可以自保，三得到那笔大财富后，我们可以远走高飞……”

敖子青露齿一笑，道：

“你们为什么要告诉在下这些？为什么不亲自告诉在下，还要通过包庄主？”

秦平须解释道：

“我们怕你不相信，我们才找了包庄主，答应拿到珠宝时给他一半，另一个原因是……”

敖子青平静的道：

“在下听着。”

秦平须满面忧虑，道：

“我们对付不了金兀，想请你为我们除去他，老夫与你们打

过交道，知道你不好缠，我们只好把一切告诉你，再请你帮忙除去金兀。”

淡淡笑了，敖子青撇撇嘴唇：

“即使如此，你们一开始就不该对在下等采取高姿势。”

忽然，柴造烈有些怪异的道：

“以我们的身份岂能开口求你，我们也给你一些你想知道的，彼此互利。”

敖子青尔雅的道：

“请问柴朋友，身份重要，还是命要紧？”

柴造烈及薛平须两人脸上变得很不好看，秦平须艰辛的道：

“敖大侠你是否愿意帮忙？”

敖子青答非所问，道：

“邵姑娘的尸首现在何处？”

秦平须吸了一口气，沉缓的道：

“金兀杀了房狱之后，已将那姑娘的尸首重新葬过了。”

敖子青冷冷一道：

“他倒好心，葬在何处？”

秦平须缓缓的道：

“一样在芙蓉山，他为了讨好你，他帮你也是希望你不要与他为敌，他从不做无利于他的事。”

敖子青含笑，道：

“在下恩怨分明，他对在下的意思，在下心中有数，不过他骗了在下，又想利用在下，虽未得逞，已不可饶！”

这几句话敖子青一直含着美意的说，可是却有一种萧肃味道。

柴造烈高兴的脱口叫道：

“你要对付他？”

他此举已失去武林高手原来的气度，说明他心中的害怕，敖子青不禁为他惋惜的摇摇头。

秦平须却误以为他的摇头是拒绝他们的要求，紧张的叫道：

“你不能见死不救，况且，我们又告诉你整个事件的详细情形，你……”

他话未毕，敖子青冷冷的道：

“在下怎么知道你们说的是实话？”

秦平须不平的道：

“老夫与柴兄把几十年建立的面皮撕下来，难道还不够？”

敖子青闻言之下，略为沉吟，道：

“好，在下相信你们，另有一件事在下不明白，为什么五雷手贺伏他告诉在下，说邵姑娘的尸首是……是包姑娘及……包……包夫人所盗？”

包仪心全身一颤，两眼黯淡，哽咽着道：

“天啊……怎么能如此亏赖我……你……相信了……”

敖子青面有愧色，讷讷的道：

“在下……在下只有怀疑……”

包仪心觉得眼眶一红，眼圈儿已红了起来，她强忍住泪水，满腹委屈的道：

“你怀疑我……我盗了她的尸首……你心目中的我……就这么卑鄙……”

敖子青始终怀疑她，现在看她的样子，非常过意不去，急促的道：

“因为……因为棺木上有指甲刻的字……说要我一辈子良心不安……所以在下一时不察……还请姑娘不要放在心上……”

包仪心苍白的站了起来，嘴唇哆嗦着，语声幽幽响起：

“我能不放在心上吗？你……你就如此对我……我还能有什么好说的……”

说罢，已哼嚤一声，踉跄奔出，包封沙心疼而焦虑的跺了跺脚，道：

“你……敖子青你怎么可以这样……夫人……你快去看看心儿……”

怡人如此年轻，成了包仪心的继母，不知她平时如何自处？怡人听了包封沙的话，已跟了出去。

敖子青望着两人的背影消失于门口，心里甚是不安，喃喃的道：

“在下不该……”

秦平须此时开口道：

“棺木上刻字，不过是一个阴谋，因为金兀知道我们两人住在青鸟山庄，他故意嫁祸给包姑娘及包夫人，以便借你之手杀了我们。”

敖子青冷默无语，事情，他都明白了，只有一件事他不知道为什么怡人会成了包夫人，可是此时此刻，他却不便多问。

突然，一直默默无语的裘禾邦沉重的摇摇头，慢慢的道：

“敖少侠，老夫与房狱有段交情，早在几年前他已自杀身亡，老夫还参预他的后事，怎么……秦朋友说他不久前被金兀杀死……”

秦平须恨恨的道：

“这就是金兀利害之处，早在几年前，他就想杀了房狱，又怕他人发现了他，所以他劝房狱跟他一样诈死，用他人代替，几年后他再杀了房狱，从此这个人在江湖中消失，也不会有人起疑。”

敖子青冷冷一哼，道：

“此人阴险得可怕！”

马威足低声的道：

“敖大侠，你完全相信这些事情吗？”

敖子青点点头，道：

“在下相信，非到了不得已的情况，以秦平须及柴造烈的身份，他们不会对在下要求相助，所以他们的话没有问题。”

包封沙站起来，走前两步，详和的道：

“敖大侠，我们事先约定，事情弄明白之后，你将风云榜交给老夫，现在秦大侠又把事情说开了，你也该把东西交给老夫了吧？”

敖子青淡淡一笑，道：

“秦朋友，柴朋友，你们想要在下的风云榜吗？嗯？”

柴造烈有些难堪的道：

“如果风云榜对你……没有用，不如就给了我们，反正……”

敖子青豁然长笑，道：

“好，风云榜在下可以给你们，但是金兀的事，你们就自己设法吧！”

柴造烈大惊道：

“敖……你怎么可以出尔反尔？你鬼箫影的信义何在？”

敖子青低沉的道：

“你们拿了风云榜是为了对付金兀，你们又要在下帮你们对付他，老朋友，你们太贪心了吧！在下决不强求，你们在其二选其一吧！”

秦平须与柴造烈对望一眼，两人彼此交换心意，然后同时点点头，表示两人达成协议，有了共同看法，秦平须答：

“老夫等放弃风云榜。”

敖子青淡淡一笑，道：

“不错，命还是最重要的，没有了命，空有名有利，又有何用，两位很聪明。”

秦平须无奈的道：

“情势所逼，不得不如此。”

敖子青静静的道：

“人生在世，短短的几年，何必追求那些不实在的东西？名和利都在生命之外，有了他又如何？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反而带来不必要的困扰，聪明人是不要这些东西的。”

包封沙抿了嘴，不服的道：

“这样老夫太吃亏了，他们不要风云榜，可是老夫要，要不然老夫白忙一阵，敖大侠老夫帮了你的忙，老夫什么也不求你，你必须对老夫有所报答，你把风云榜给老夫……”

敖子青眨眨眼，道：

“包庄主以为你没有事，包庄主，从金兀嫁祸给令媛及尊夫人时，便知道秦平须及柴造烈躲在这里，他要他们两人的命，你会没有事？他们不迁怒青鸟山庄吗？”

包封沙大叫一声，惊骇的道：

“老夫不但白忙了一阵，而且还可能被牵连，这……老夫不是白搭了吗？”

敖子青平静的道：

“庄主，保命要紧！”

包封沙脸色难看，人整个呆住了，半晌，他突然又高兴起来，道：

“有了，让他们两人先走，敖大侠你把风云榜交给老夫，不就没事了？”

敖子青撇撇嘴唇，道：

“你想得太容易了，即使他们走了，他一样不会甘心，他还会找青鸟山庄的麻烦，在下说得对不对，老柴？”

柴造烈心里不由大大的跳了一下，声音有些不住的颤抖，他道：

“不错，以他金兀的为人，他一定会杀了包庄主，而且……会将青鸟山庄踏为平地，杀得鸡犬不留，他……他太残暴了……”

秦平须也心有余悸的点点头，道：

“你们没有跟他相处过，你们不知道金兀简直比魔鬼还要骇人，他，他根本没有人性……”

敖子青心里不由想笑，眼前这两个江湖中黑道上的老魔头，也有害怕的人，而且还一再指称那人残暴、没有人性，魔鬼，这不是有些滑稽好笑吗？

包封沙脸色苍白的一无血丝，久久不能说话，如果仔细看，他身体还在不自觉的抖索着……

裘禾邦看了敖子青一眼，缓缓的道：

“少侠，金兀早在三十年前就扬名四海，他的武功不难想像，你要去对付他，只怕……”

敖子青正色的道：

“大当家的意思，在下明白，在下也没有把握能够胜了他，不过全力以赴，他如果留在江湖中，只怕会危害不少忠良……”

马威足沉重的道：

“大侠，你有这种武林安危人人有责的胸怀，老夫等十分敬佩，如果你一人不能胜，有了损失反而不妙，不如我们兄弟与你联手，我们共同除去他，这样或许比较妥当些。”

敖子青撇撇嘴唇，道：

“鬼箫影在江湖中，还从未以众敌寡，为了求取胜利，而落个围攻之讥，五教头，请你见谅，恕在下丢不起这个脸。”

大雷教几位教头全不再多说，只是个个面有忧色，他们也知道敖子青的个性，即使他们再说破了嘴也没有用的。

文风采轻沉的道：

“敖兄，我担心的是，金兀对你有恩，届时你下不了手。”

敖子青深刻的笑笑，道：

“来不及说这些了。”

## 第二十九章

“了”字才自敖子青口中吐出，大厅之外，已倏而传来一阵狂笑，一条人影飞纵至门口。

于是，一件黑色，有如一片鬼影自空中飘落，一个容貌极丑陋，一目一耳的老者已洒脱而利落的挺立在地上。

秦平须及柴造烈一见来人的狰狞面目，早已吓得魂飞魄散，全身控制不住的抖了起来，脸色更白的吓人，嘴巴翕动着，却一句话也说不出。

不错，来的人正是他们谈了老半天的主角，一个叫人心惊胆跳的魔头——金兀。

敖子青一看到金兀，脸上表情非常怪异，但他脚步稳定的迈步出去，大雷教六位教头也毫无不犹豫的跟了出来。

秦平须柴造烈很想趁机从后门溜走，可是他们又想知道结果，内心挣扎了一下，还是战战兢兢的跟着走出来。

此刻——

最难堪的是包封沙，本来此事与他无关，但他因为一个“贪”字，才惹来了麻烦，现在魔头登门找上来了，他想走，可是对方又在自己的山庄内，内心一阵挣扎，他还是硬着头皮走出来。

此刻——

金兀森冷的望了敖子青一眼，语声有如金铁交击：

“敖子青，你要跟我作对？”

“不敢，前辈对在下有恩，在下理当报答，可是，前辈的所有作为，在下不能苟同，如果前辈打消统治武林的念头，在下也不敢难为前辈。”

金兀冷峻的目光瞥过敖子青，淡蔑的：

“凭你还为难我？”

金兀目空一切的神态，实在叫人忍受不了，敖子青撇撇嘴唇，道：

“前辈也很自满，但你久不在江湖，大约不知道在下脾气，在下也很自傲。”

金兀冷冷一笑，道：

“你中子银棠花之毒，我救得了你，现在我就杀得了你。”

敖子青淡淡的笑了，道：

“武学与医学原是两回事，前辈混为一谈了。”

金兀不悦的哼了哼，道：

“敖子青，早在三十年前我就天下无敌了，又经历了三十年，你拿什么跟我对敌？”

敖子青淡淡的道：

“在下凭的是信心、勇气，以及正气，如此足够了罢！”

金兀“嗯”了一声轻蔑的道：

“一个人能拿多少东西，那是强求不得的，你不明白吗？”

敖子青眼帘半阖，静静的道：

“人不可貌相，有些时候一个人会发挥连自己都不敢相信的潜力，前辈不明白吗？”

金兀恐怖的脸上似罩上一层寒霜，他毫无表情的道：

“小子，连柴造烈、秦平须在我面前，都得躬身、低头，你

自己以为你是什么人？”

敖子青低沉的道：

“前辈，不必跟在下谈什么狠话，在下不是被吓得住的，他们两人于在下面前也只有答话的份，前辈不要自视过高了。”

金兀眼皮眨也不眨一下，冷森的道：

“敖子青，或许你以为在老夫面前卖卖狠，老夫就会饶过你，不可能！”

敖子青冷冷的道：

“在下跟本没这个意思！”

金兀仇恨的望着敖子青，他阴鹜的道：

“你不惜任何代价，要与我作对？连命你都不想要了？”

敖子青洒脱的一摆手，道：

“在下不是跟前辈作对，在下是为了整个武林秩序着想，在下也想要命，舍不得给人，如果前辈能够放弃野心，在下不必麻烦了。”

金兀点点头，奇异的道：

“那就怨不得我了……”

敖子青微微一笑，道：

“生死有命，如果在下技不如前辈，在下只能怨自己了。”

两人默默的互视着，一场激斗即将展开，敖子青看不到围立的各人表情，但他听到了他们粗重而紧张的呼吸声。

金兀缓缓一动，乖乖……

原来，他少的一臂，是假装的，现在已从衣袖内抽了出来，两手在背后一抽，一手执剑，一手握锤，静静的望着敖子青。

敖子青露齿一笑，道：

“前辈断臂是假，断耳，独眼，是不是也是假装的？”

金兀冷煞已极的道：

“你能说的话已经不多了。”

敖子青微微一笑，瘦削的人影猝而暴泻三步，一溜金蛇流电般的强烈闪光已快得令人飞魂的射到金兀的身前。

金兀突然狂笑如雷，大喝一声：

“该死！”

这暴烈的叱喝，始才在他舌尖上打了一滚，左手利刃已迎了上来，与冷森烁亮的断刃在人影移动的同时，互击而回，威势之猛，有如山撼海腾！

继之，黑色巨锤又猛然击向敖子青的天灵，左剑急卷对方双脚，他这一招两式，威辣沉雄，力逾千钧。

一个绝顶高手的出击，有时并不需要诡异的招式，像金兀才一出手，简简单单的几手，亦同样可以予人震撼寒悚的感觉。

敖子青轻喝一声，脚步一扭一旋，迅速无匹的移出七步，双腿一曲，有如水中游鱼般滑溜，轻描淡写的又转到金兀面前。

于是——

断刃的金芒左右连闪，带起的光辉几乎扩成了一片光幕，与剑锤战成一片，在一个弧度极小的回折下，又令人目不暇接的猛翻狠斩而上！

金兀冷哼一声，左臂急抖，那柄沉重的铁锤又有如波动浪排，眨眼间毫无断隙的就是三十八锤，锤锤相联，没有丝毫的空隙，左手那狠狠的剑刃，有如雪花片片，漫天弥漫，寒气纵横，光耀炫目，威势之强，实在骇人至极。

才一动手，根本就看不到双方的人影，只见金蛇晃闪锤影飞

耀，两个拼斗者的出手，简直快得不可比拟，快得像是亘古以来逝去的光阴，快得似飞泻向千百年之后的流光。

眼前的每一招，每一式，莫不是狠辣至极的，莫不是残忍阴毒的，不要说被真正打中，只要略微沾上一下，半条命大概就没有了。

四周的人全目不转眨的注视着前面这一场少见的龙争虎斗，个个形色紧张，大雷教几位教头不时低声交换数语，目光却不敢稍离斗场。

金兀的铁锤滚动飞舞，绵绵密密，像满天浮沉着千万个硕大而沉重的盘石，他的长剑纵横交织，呼轰如江涌海号，在千钧一发之际迎接漫天的金色波顷，在呼吸交闪之间力击那倏进的长刃。

敖子青的白色披风拂飞翻展，他右脚紧移紧跟着，左臂如鹰翼卷行，断刃舞起波涛千倾，凌空而下，断刃汇聚成一溜金矢，自虚无中猝进，又快又狠，又诡异。

于是——

在瞬息间，一切都似梦魂般消逝，没有流血，可是，却留给人们心灵上巨大的震颤，千钧一发，两人几乎已使人不能形容出，适才那一刹那间的惊险与刺激了。

两条人影骤然分射，又在分射的同时再度交战，招式又快，又狠，又毒！

比人们的意念更快，较人们的思想更速，几乎没有停顿，而又那么紧凑无间，当旁观者想到拼斗双方的招式，而那些出人意外的招式已经成为过去。

自两人出手攻拒的第一招，仿佛刚刚过去，两人却已互相较

斗了八十余招了。

裘禾邦深深呼吸了口气，低沉的道：

“老夫一大把年纪都白活了，怎么人的身手能够快到这种地步？”

山神田星踏进一步，沉缓的道：

“老夫莫非眼花了，哪一个是敖子青都看不清楚，只有影子晃来晃去。”

粗重喘息自古大狐口鼻中响起，满头大汗，映着日光闪闪发亮，一动不动的凝注斗场，全身微微抖动，他几乎已忘却自我存在了。

文风采望着场中翻飞回转不息的光芒锤影，他低低的道：

“普天之下，可能再也找不出第三位，像他们两人的功力如此之高的。”

斗场中，这时——

金兀忽地往右移步，又倏而旋向左方，那圆形的巨锤，顿时宛如恶魔的手掌，遮满空中，带着呼轰风声，往来扫砸，长剑泛着金光，飞舞盘旋，攻势所指，汇集一方，俱如归流般泄向敖子青而去。

敖子青那瘦削身躯，在空气中回翔飞舞，跃闪腾挪，速度的快捷，转折的灵活，仿佛不似一个人的形态，奇异的令人匪夷所思。

敖子青如电的眸子刹时冷森而酷厉，他整个人翻滚而下，他的周身，像奇迹似的闪射幻耀着千万道璀璨炫目的光辉，劲气激荡，在空气中尖锐的号叫，就像一颗明亮的陨星，自遥远的虚渺的高空飞下，强劲而无可力敌。

一片急剧得令人耳膜不及承受的金铁交击之声，两条人影分自两个方向闪飞而出，在空气中略一回绕，又猝回战在一处。

二人之间的格斗，没有一招一式不是令人目瞪口呆，没有一分一秒不是令人心惊胆颤的，每一个细小的动作，每每包含有足以致人死命的煞手，气氛是惨厉的，惨厉中有着血淋淋的气息……

于是六十招又过去了……

秦平须这时伸手揩了一把额际流下的冷汗，低声向柴造烈道：

“柴兄，你看……敖子青会不会打赢……”

柴造烈心中也急得要命，他知道敖子青胜负关系自己的生存与否，他安慰的道：

“大概……大概不会输吧！”

他又将目光移向大雷教几位教头这边来，只见马威足与田星身驱俱是微微弓曲，一看即知是蓄劲待发，裘禾邦则双目炯如火炬，一瞬不瞬的注视着斗场，古大狐则冷汗直冒，凌晓彤紧张得好似自己也在参加这场搏斗似的，只有文风采面无表情。

此刻——

金兀大喝一声，有如焦雷暴响，长剑铁锤却随着他的吼叫，交错飞舞，劲风呼啸如浪，竟将敖子青逼退了五步，剑、锤全在敖子青全身要害四周闪掠，犀利之极，也惊险之极。

敖子青奋力射跃，在左右暴闪十五次后猛扑而下，断刃从斜斩，双腿疾铰对方颈项，又狠、又准！

金兀原地不动，铁锤长剑寻准敌人的攻势在同一时刻对截反击。

金兀的长剑急快的颤抖着，薄薄锋刃似一张恶魔的利嘴，那么贪婪的啮向敖子青头、双肩，铁锤又狠辣的砸向对方的肚腹、两腿，锐利的劲风常着周遭空气波荡不息，接面生寒，攻势的来去快极了，也快得令人震惊。

已被逼退了数步的敖子青，蓦而石破天惊的厉啸一声，这啸声宏亮入云，几能贯穿金石，敖子青的身影倏而闪缩了二十一次，几乎不可思议的，自交织成一片的兵刃中掠身而出，头下脚上的翻了一个身，就在他仰翻之际，一溜寒芒已然横跨了九天的飞虹，浩然暴卷而出，带起一炫目而美丽的圆弧，直取金兀。

他的移动是如此紧凑，如此迅速，以致看起来好像只完全没有移动过一样，出手又是如此狠辣，不容别人有丝毫思考的余地，就在光芒倏现之际，断刃已到达了敌人的身前！

金兀直觉冰冷冷的，令人颤栗，仿佛有一只无形的魔手，在轻轻扯动人们的心弦，一溜寒光冷刃一闪之后，广大无极，像煞天河迸落，浩浩滔滔的攻势，自长空倒挂而下！

金兀丑陋的面孔微微扭动了一下，猝然倒移三步，返身再度扑到，他的心底已不自觉升起一股寒气，为何眼前这位年轻的敌人如此可怕，他早在三十年前已无敌人，为何久攻不下这个年青人，而且偶而自己还有险境出现。

马威足望了裘禾邦一眼，低低的道：

“大哥，以敖大侠的身手犹不能胜他，普天之下，还有谁胜得了他？”

裘禾邦咽了口唾沫，疑惑的道：

“应该胜得了，不过，老夫担心敖少侠的旧伤并未痊愈……”

文风采在一旁勉强笑笑，道：

“以小弟的看法，敖兄斗志极高，他的特性遇强则更强，打赢这一场大约没有问题，付出代价那是难免的……”

在这时——

场中传来一阵惊天动地的金铁交击之声，只见敖子青脚步现出踉跄的退出五步……

敖子青没有迟疑，以脚尖为轴，连连闪挪滑移，手中的断刃已与金兀的铁锤相触，一串耀目的火星四溅中，长剑又猝然滑进，可以说到前后的动作是同一时间，微微一黏后又骤而分开，金兀已脚步不稳的退出三尺，而敖子青却悬空翻滚了五六个转，肩头的血不断的流下。

仿佛是幻影梦魅，双方的险厉拼斗在一眨眼间开始，又在一眨眼间完成，这段短暂的时间，还不足以人们的一次呼吸。

声如裂帛穿金，高昂壮厉，敖子青身驱猛而横起，他起身的同时，一片浩烈的光河绕身而起，似是怒江决堤，浪涛滚滚，令人生起一股束手无策的无助感觉。

金兀猛退倏进，长剑宝芒旋绕，有如显胜翻滚，搅海戏浪，铁锤连击连砸，滚滚不绝，仿佛乌云重重，巨雷神锤，一口气就是十九招二十七式。

周遭的空气呼轰，波荡汹涌，发出一阵阵尖锐得足以撕裂人们耳膜的啸声，强大的压力猝然排挤，宛如寰宇间的重量一下子全已集中于此。

很快的，又过了六招……

双方攻守之间，完全都是辣心毒手，丝毫不留余地，每一转身出手，都是要命的招式，每一回环动作，全为断魂的施展。

方圆五丈的幅度里，只可看见蒙蒙的剑气，掠闪的锤影，纵横的光芒，滚荡的尘灰中，看不见一条人影，足以可绝胆伤魂。

虽然阳光仍普照大地，只是偶而的叱喝夹杂着震耳的呼啸，在空气中传播缭绕，强烈的杀伐混合着凄厉的氤氲，予人一种深刻而难忘的可怖威胁。

现在，金兀似乎占了点上风。

秦平须忧虑的道：

“柴兄，你看会不有万一？”

柴造烈这个“阎王”望了斗场一眼，此刻更剧烈更恐怖了，每一件足以致人死命的兵刃都在咆哮，在呼啸，每一股旋舞的狂风劲气都在充斥，在哀号，只要明眼的人一看就知道，只要被任何一样纵横的兵器或劲力沾上一点，便足以碎人筋骨，大卸八块！

柴造烈有些失去信心的道：

“再打个几百招，应该不致于有问题！”

随着他的语声，一条瘦削的身影已如脱弦之矢般，带着一溜闪射的光彩，蓦而升空七丈之高，肉眼只能看见一股淡淡的白点在长空腾射。

在这一刹那——

敖子青的身驱腾空之后，手中的断刃已彷彿一道晶莹的，由天空中的群星组合而成的匹练，光芒闪耀，闪电波回，在炫目迷神的光辉中，形成了一度浩大的半弧，自天而降。

在这一刹那，这似千万年时光停顿於此的一刹那——

那断刃的颤动在它的光芒中是不易察觉的，但澎湃而迷蒙的劲气已形成了一团有实质的物体一样，那寒森森的白色气体在

刹那间已将周遭的空气排挤一空，四处滚荡呼啸，更有着无穷沉重的压力。

那快速不可言喻，声势令人惊悸欲绝，令每一双眼睛几乎都不敢正眼逼视……

敖子青石破天惊的怒喝一声，身躯在刹那间霍然缩成一团，断刃划过空气，曳起刺耳的嘶吼之声，他猝然倒转而出，他缩成一团的身躯又在骤然间暴长，两脚倾力蹬向金兀的铁锤，断刃砍向长剑——

于是——

全场没有一丁点静息，静得似一个深邃的湖底，但隐隐的，又带着浓重的寒瑟……

金兀怒吼连连，挥起铁锤狠格猛拒，长剑也施展得更加拚命了，但他还是硬生生的被逼退寻丈之外。

现在的情势已有了转变，在紧迫而厉烈的气氛中，在金兀波卷而竭力的抵抗下，又过了二十招。

双手击打进退，速度之快，宛如电光石火，一闪即逝，这是在一旁观战各人的感觉，对金兀而言，每一招式的经过与结果，都是何其漫长啊！

马威足脱口叫道：

“快了……”

随着他的语声，一阵阵间歇性的夺人魂魄的撕裂声又急剧传来，而各人眼中也在这刹那之间充满了大小，层层叠叠的闪亮银弧，甚至连空中的烈阳光辉，亦被这漫天飘射的银弧遮挡，投下的阳光都淡了。

终是——

当人们尚不及思索瞳孔闪的银光是怎么回事时，两条人影已蓦地腾空而起，直飞空中五丈之高，立即又宛如两只大鸟般倏然分两个方向落下，随着自空中溅洒而下的，尚有滴滴赤红的鲜血。

于是——

每一双眼睛顾不得尚在昏花，急忙转首瞧去，只看地下，金兀以他的铁锤依持着他半边的身子，他的面孔在恐怖中透着惨白，在愤怒不屈里，有一股看得出是强自忍耐后的巨大痛苦！

另一边看见敖子青挺立不动，俊俏的面庞上有着深沉的疲惫，手中的鬼箫微微垂直，断刃触着地面，嘴唇上那抹冷酷的嘲讽依旧，但是却没有一丝儿笑容。

两人有一个共同点，全身四处溅满了点点血渍，不过金兀的情形，模样要比敖子青狼狈得多。

空气是寂静了一刻，震破长天的欢呼声刹时响成一片，欢笑在飞，欣慰在流，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金兀，他仅存的一只眼睛比平常更加暗淡而颓丧。

大雷教的几位教头行到敖子青身前站住，裘禾邦深沉的道：“敖大侠，你的伤好像不轻，怎么在场中，老夫看不出你被击伤？”

敖子青苦笑了一下，道：

“实在太快了，有时连在下都不知道怎么被沾上的，我想，至少有三锤、五剑、两腿在我身上招呼过，他也不好受，少说也有九刃、三掌、六腿被在下往他身上回敬过去。”

闻言之下，个个目瞪口呆，惊讶不已，山神田星叹了一口气，道：

“在你面前，我们倒像刚才习武的初学者，才皮毛都及不上。”

敖子青疲倦的一笑，道：

“二当家，言重了。”

金兀狼狈的一言不发，沉默的凝注着敖子青，良久，都没有出声。

秦平须宏声道：

“敖大侠，金兀已败，我们要杀了他，一绝后患！”

敖子青摇摇头，道：

“不，让在下来处理。”

敖子青舐舐嘴唇，回首望向金兀，而金兀已能勉强站起，他的眉头、大腿及腋下，血迹隐隐，透着衣衫沁出！

敖子青语声十分平和的道：

“前辈，你对在下有恩，在下不会杀你，但是希望你放弃你的野心，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你曾是天下无敌，今日也败了，何必追求那么空泛的名利呢？”

金兀冷冷一笑，紧跟着又是几声干咳，他沙哑着声音：

“我一生心血被这样毁了，敖子青你不必施恩给我，我不领情，我是野心若死，便表示我心已死，一具空壳又有何生存的意义。”

秦平须面色一寒，厉声道：

“既然如此，你干脆死了算了。”

金兀的面孔肌肉痛苦的痉挛一下，勉强提起中气，道：

“人生至此，已无生趣！”

敖子青诚挚的道：

“前辈，除了名利之外，人生还有其它更值得追寻的，你何必执迷不悟。”

金兀憋住一口气，淡淡的道：

“人各有志，我的志就是成为武林霸主，我败给你，你又比我年轻，这表示我的人生完了。”

敖子青平静的道：

“胜负乃兵家常事，前辈不必耿耿于怀，而且前辈身手的确非凡，在江湖中已难再觅敌手，前辈千万不可丧志。”

金兀蓦地仰天大笑，笑得他全身抽搐，剧烈的咳嗽，半晌，他暴烈的道：

“敖子青，我的志向就是成为天下第一人，我不能败，我一败希望就完了，整个美梦都破碎了，我能不丧志吗？敖子青，你不要用自己的心情来衡量别人。”

柴造烈暴吼一声，怪叫道：

“要你活命，你再噜嗦，老夫一棍打死你！”

金兀神色惨白的哼了哼，道：

“凭你们这种角色还不配与我说话！”

秦平须尖锐的道：

“你现在又如何？”

金兀愣了一愣，狠毒的道：

“敖子青，我算服了，以黄龙堡主迟囚妄想与你争夺武林盟主，在二十招之内，我就将他打死，我却败在你手上，我还有什么话吗？”

微微一怔，敖子青随即笑道：

“迟囚死了，这倒省了在下费力了。”

金兀喘息了一阵，冷冷的道：

“久闻鬼箫影大名，我却从不放在心上，不过，刚才一动手，我就知道有麻烦，好、好，我金兀真的输了。”

敖子青缓和的道：

“前辈，你是在下出道以来，所遇到第一个强劲的对手，在下也吃了不少亏。”

金兀面孔上的肌肉又抽搐了一下，喃喃的道：

“那又何用，输到底还是输了……”

蓦地——

敖子青觉得有异，叫道：

“前辈——”

咬紧牙，顾不得身上的伤，冲到金兀的身边，他一把扶住这悲痛逾恒的老人，缓缓的，金兀已寂然不动了……

裘禾邦问道：

“金兀，怎么啦？”

敖子青叹息的道：

“他咬断舌根自尽了……”

秦平须高兴的喝彩道：

“好，死得好，从此武林中就可太平，老夫也可以高枕无忧了……”

敖子青愤怒的睁开双眼，用手指着秦平须及柴造烈，咬牙切齿的道：

“你们两个老匹夫给我听着，从今后如果再让我听到你们的恶名，我会叫你们死得比金兀更惨，你们别以为金兀死了，没有人治得了你们，还有我，听到了没有？还不快给我滚——”

秦平须与柴造烈一见金兀被杀，兴奋的过头，忘了他们与敖子青一向不合，现在又亲眼看到敖子青的武功，自己避犹不及，还是快走好。

敖子青的尾声尚在空气里回荡，两人的身形已电射而起，很快的，消失了踪影。

裘禾邦低沉的道：

“敖少侠，金兀救过你，你此刻的心情老夫了解，你不要太自责，身子要紧。”

他微微一顿，又道：

“少侠，我们先回客栈，等你养好了伤，老夫等人也要回大雷教了，迟囚已死，白尊在我们手上，大敌已经可以算肃清了，那个小角色也成不了大气候，我们也不去管他了。”

敖子青艰涩的道：

“在下对金兀有一歉疚，未能报答他的救命之恩，偏偏我的立场又与他不同，人生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无奈，唉！”

文风采淡淡的道：

“敖兄，你对金兀手下留情，已算报答了恩情，你的确是个大仁大勇大义，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马威足道：

“大侠的伤不轻，我们快回客栈吧！季姑娘她们一定很着急了。”

古大狐口中嘀咕道：

“来了老半天，一顿也没吃，又要回去了，真他妈的，搞什么吗？”

他们此时才想到本地的主人青鸟山庄包封沙，原来，敖子青

与金兀才一开始拼斗，他就吓了过去，到现在还没有醒呢！

庄主犹是如此，其它的人更不用说，早就躲得不见一个人影了。

马威足又道：

“我们走吧！包封沙让他再多睡一会儿。”

于是，七条人影迅速飞掠，一下子不见了踪影，留下的，只是两个躺在地上的身躯，一个活的，一个是死的。

半个月后。

芙蓉山上，邵亦虹的坟墓前。

两个人静静的站在墓碑前，皆双手合十在哀悼着，一个男的，那就是敖子青，一个女的，就是美丽的季梦寒。

良久，季梦寒安祥而深情的转头看敖子青，柔声道：

“我们回去吧，我们该说的话都对亦虹姐姐说了，她应该都听到了。”

敖子青低沉的道：

“梦寒，你对亦虹说了些什么？”

季梦寒轻轻的道：

“我告诉姐姐，我会代替她照顾你，又告诉她我们两个都想念她，希望她在另一边过的很好，还请她不要吃醋，不要怪我……”

敖子青感动的上前拉住她的手，道：

“你太好了，梦寒……亦虹会喜欢你的……”

季梦寒低回的道：

“但愿如此，子青，你要告诉我，亦虹怎么对你的，我会跟她学习，努力做得跟她一样好，子青，你一定要帮我。”

敖子青闭上眼睛，好一阵，他才道：

“你已经太好了，我太满足了，我不会再有过份的要求……”

季梦寒怯生生的道：

“真的，你没有骗我？”

敖子青脸上突然一变，季梦寒大惊，不知自己哪里说错了，正想开口问，敖子青静静的道：

“有人来了……”

两人沉默了下来，回头注视着来时路，终于，有一条人影出现在他们眼里，敖子青一看，脱口叫道：

“怡人……”

怡人慢慢的走近他们，她含着两滴泪水，在亦虹坟前跪了下来，哽咽的道：

“小姐，我下不了手，我怕你怪我，我下不了手……”

敖子青望望怡人，又看看季梦寒，两人都不解其意，敖子青缓缓的道：

“怡人……”

怡人喃喃的道：

“小姐，我说过我要为你报仇，我要杀了你那个狼心狗肺的父亲，然后我到处寻你，你要怪我，骂我，我都可以忍受，但是，小姐，我从小跟着你，老爷看着我长大，我下不了手，有几次机会，我都下不了手，我对不起你……”

敖子青轻轻的道：

“怡人，亦虹了解你，她不会怪你……”

怡人并不回答他，口里又念到：

“小姐，我嫁人，我嫁给包仪心的父亲包封沙，你不要怪我，我不是爱慕虚荣，我是要为你报仇，昨天……包封沙已经找人把老爷……杀了……”

敖子青有些吃惊的叫道：

“怡人……你说什么……”

怡人又哭着道：

“当初我嫁给包封沙就已经说好了条件，我要他杀了老爷，他现在办到了，老爷死了，但是我不能遵守我的诺言去找你，因为包封沙对我很好，为了叫他杀你爹，我也发誓不离开他，小姐，我不去陪你，你一定要原谅我……”

季梦寒眼泪掉了下来，她上前扶起怡人，抽抽噎噎的道：

“怡人姐姐，我感动，亦虹姐姐在天之灵也会很感动……”

怡人忽然伤感的一笑，道：

“希望小姐在地下有人侍奉她，否则她太孤单了，她爹去了，不知道会不会去找她，又虐待她……”

敖子青低沉的道：

“不会的，亦虹是人好人，她会过得很好。”

怡人点点头，低细的道：

“那就好，我走了，敖公子，祝福你们，只要你过得好，小姐就会很高兴。”

说完，转头就走，很快的就不见了她窈窕的身影。

季梦寒温驯的偎在敖子青怀里，将身、将心，一辈子托付给这个人，一个已去的女孩，默默为他们的感情做见证。